

何文德返鄉紀實
福建的台灣天寶蕉園

人間

王拓 在北京



人間 29

王拓在北京 / 福建的台灣蕉園

77

第3卷第

FUJICOLOR



歡樂就是富士

就像暢飲狂歡
富士軟片帶來歡樂

暢快的歡樂
不是啤酒的專利
盡興的口味
也不只單純的在杯軌上交錯……

將年輕最美的滋味
盡收心底
富士軟片，正是無限歡樂的最佳詮釋



富士彩色軟片



代理商 / 恆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台北市孫逸仙路20號(02)2597-1166(20線)
台中營業處：台中市文心路三段143號(04)2555123
高雄營業處：高雄市民族一路970號(07)3621168

1:100

爲什麼胃痛的時候， 你要選擇100倍制酸能力的健胃仙？

怎麼了？胃又不舒服了嗎？是不是最近三餐不大正常，有一頓沒一頓的，還是工作忙碌，一急胃就痛了呢！其實，大部份胃痛最初都是胃酸過多造成的！

胃酸過多，會傷害胃壁，造成胃的不適

胃酸由胃壁所分泌，幫助消化我們吃的食物但是過多的胃酸，輕者會傷害胃壁，致使胃部疼痛；重則引發胃潰瘍或十二指腸潰瘍。所以對於胃酸，我們實在不能掉以輕心。

通常生活緊張，情緒亢奮都會刺激胃壁分泌大量胃酸。暴飲暴食、酒精、咖啡等也容易造成胃酸分泌過量。所以飲食正常、鬆弛心情都是避免胃酸分泌過多的好方法。一旦胃酸分泌過多時，就要選擇好的制酸劑。

選擇好的胃藥，請考慮胃藥的制酸能力

胃藥，和制酸能力有很大的相關性。

根據 Goodman and Gilman's "The Pharmacological Basis of Therapeutics" 6th Edition, Chap 42, P996-997 所述，選擇胃藥的準則之一是“選用經證實具有高度制酸(或中和胃酸)能力的製劑”。

體外胃酸中和能力的模擬測驗

由於我們無法在人體內進行“胃酸中和能力”的測驗，所以通常在體外模擬狀況下進行，把標準鹽酸溶液 (INHCl) 當做胃酸，以測驗各種胃藥(制酸劑)對標準鹽酸溶液的中和能力大小。

健胃仙經實驗證明，能中和100倍胃酸， 治療胃痛

健胃仙於體外模擬實驗中，證明一粒小小的健胃仙(重1.2gm)可以中和121ml的胃酸(重143gm)，亦即一粒健胃仙能中和100倍的胃酸。

正因為健胃仙具有這種制酸能力，可以迅速吸收100倍胃酸，因此能有效地解除胃痛。

所以說，健胃仙是理想的制酸劑。像你現在的狀況，服用一粒健胃仙，嚼在口裡，清涼涼的迅速解除胃的不適。還有，如果你的生活形態、工作壓力無法立即改善的話，你更應該特別照顧自己的胃，要隨時攜帶健胃仙喔！

 **PARKE-DAVIS**
派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桃園縣中壢市自強路3-1號 電話：(03) 4520500



 **Frisian Flag** 
From Holland



多喝牛奶有益健康
有了健康才有希望

每一天對我都是新的挑戰
在分秒必爭的忙碌中
我深深體會健康的身體有多重要
所以在工作的空檔
我會喝杯菲仕蘭牛奶來補充營養
菲仕蘭全脂全蛋白奶粉
營養完整·沖泡簡單
是隨時補充營養和體力
最經濟自然的方式

菲仕蘭全脂全蛋白奶粉

Frisian Flag 

※營養專家調配，百分之百整罐荷蘭原裝進口

菲仕蘭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江路129號10樓
TEL: (02) 561 5006~9



900公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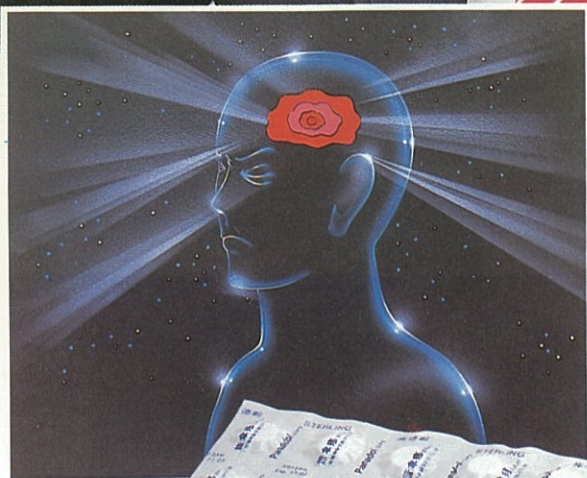
1800公克

400公克

止痛普拿疼·醫界享盛名



頭痛的時候·請服用醫生指示
止痛有效的普拿疼



不含阿斯匹靈 (Aspirin) 的普拿疼 Panadol，
能有效地緩解頭痛的症狀。
當您頭痛的時候，建議您服用止痛有效的
普拿疼 Panadol。

* 全省各大西藥房均售 *

普拿疼[®]錠
Panadol Tablets



美國溫莎大藥廠 台灣分公司總經銷
施德齡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

衛署藥製字第281209
省衛藥廣字第770113

發行人 / 陳永善 (陳映真)
編輯總顧問 / 高信疆 (高上秦)

人間

29

社長 / 王拓
編輯顧問 / 高信疆 詹宏志 蔣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楓 尉天聰 王禎和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鑫 徐國士 韓韓
馬以工 梁正居

編輯部
總編輯 / 陳映真
文字編輯 / 陸傳傑
圖片編輯 / 蔡明德
攝影採訪 / 廖嘉展 李文吉
顏新珠 賴春標 蔡雅琴
文字採訪 / 藍博洲 曾淑美
王墨林
特約採訪 / 陳列 林柏樑 鍾俊陞
資料管理 / 李翠瑩
管理部
經理 / 王拓
副理 / 曾伯堯
發行副理 / 廖為民
辦事員 / 郭娟靜 戴銀芬
廣告部
代表 / 陳映三 吳明達
黃曼娜 陳瓊姬
出版部 / 姜靜繪 賴明烈 陳世昌
會計部 / 吳文娜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鈺

讀者投書

民族自我認同的大工程

再三細讀《人間》第27期有關台南頭社部落西拉雅族祭典儀式和信仰之後，很為他們喝采、歡呼！且，他們一心要暢揚本族的「民族自我認同」及為文化存育而努力的精神，實在可敬又可佩！從書面上所見的邊歌邊舞和淳樸的面孔，以及「向水」、「向術」和語言（如Bavia——豬，跟我們阿美族的音義相同。）頗有親切之感。畢竟他們也是我們最親愛的同胞的呀！不過，之所痛惜的是未能看到原有的傳統服飾，可否根據史料及遺物來重新縫製？

無疑的，語言的保存及使之「生活化」是件猶待努力的大工程，有些埔里的平埔族（百色族）年輕人都有這種認識及覺醒。不知荷蘭人編成的平埔語字典和所譯成的聖經可還保存否？（或在荷蘭大圖書館典藏裡？）

台灣的平埔族除了「西拉雅族」外，還有八個族，希望《人間》多多報導並攝影那些被冷落的族群，以激揚族人的自尊，並討回公道。其實，我們根本莫須有此「自卑」的權利，因為，到底我們所有台灣土著民族（包括平埔族）是極優秀、又可愛的民族的呢！

花蓮太巴望部落 阿道·巴辣

來自海峽彼岸的迴響

我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偶

從台灣同學借得《人間》看過後，便一直是你們的忠實讀者。你們的圖片真實而美，文字深入又帶感情！我真羨慕海峽那邊的同胞有那可貴的自由，而孕育了一部真真為他們說話的期刊，這是人民的福氣。相比下，大陸上的老百姓往往有很多很深很痛的枉苦是無法傳訴的。偶而得有劉賓雁般為民請命的青天大人，但都沒有一部像《人間》的期刊。

大陸上過去30年不堪回首的慘痛深深烙在十億人心中；十億受創的靈魂啊，這些傷痕正等著你們去探錄下來。希望你們以後多派記者如②期那位報導王曼同志遭遇的那位施叔青同志採訪。而⑨期那篇「海峽隔離後遺症」中報導郭明復在國內家人「5個小孩在大陸都受了高等教育……還是醫生，也算不錯……小孫女鋼琴比賽第一名……他們的父親是共產黨的戰犯啊！可是，現在他們卻一個一個都成家立業了。」就似乎被溫情美化了，把共產黨說得那麼好，不是郭明復或你們的記者天真，就是共黨的樣板和統戰成功了。

所有來自中國大陸的人看到這樣的報導都會搖頭，誠然，多年的封鎖令報導比較困難，但望你們秉著你們一貫的深入和批判性的報導精神，以後多採訪點大陸上的民間疾苦，使貴刊以後不單是台灣人民的喉舌，更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喉舌！

改為「板斧」

④135頁前言第二段「聖地牙哥多」應是「聖地牙哥」。

28期：①50頁附註第二條第3行「五月號」應改為「元月號」

②66頁左欄圖說第3行「仕具腐敗」

預祝成功！

紐約 鄭向東

編按：郭明復是國民黨員，並且是台灣公務員，因此編輯部沒有理由懷疑郭先生的天真或被「統戰」所惑。謝謝您的來信。

是森林，不是伐木場；是同胞，不是青蕃仔

我寫這封信的目的有二：（一）我性愛自然，也就愛山水，山而無林並非盡屬人為，但就台灣之山岳而言，其無林，盡為人類所造之惡果。今暑走過中台四次，感觸就如同楊憲宏所寫的書名一樣：「走過傷心地」。為此我也去過林務局幾次，也通了幾次電話，回答都說：「政策已由伐林改為國土保安」云云。（二）我很想深入瞭解原住民問題，當我還是大學生時，我的朋友說：「我們的祖先把他們的祖先趕上山，而我們的父兄卻把他們年輕貌美的少女拐入火坑」——「我們」指漢人，「他們」指原住民（我少不更事，當時是用「青蕃仔」這辭句）。

我在異域白了少年頭，返台途中，近鄉固然情怯，返鄉更屬茫然——山川變了，人事改了，但我在近四分之一世紀前說的那句話依然適用於現在，只是「我們的父兄」變成「我們的同輩，或年輕的一代」。族群大的壓迫族群少的，似乎是人類歷史的通則。

林太榮

應改為「任其腐敗」。

③145頁左下欄「撰文」誤植為「攝文」，「施叔青」誤植為「施淑青」。特此更正，並向讀者與作者致歉。

編輯室手札



這一年來，台灣在政治上的變化太快了。一年前無法逆料的事，如今卻幾乎成了日常習見的事。

本刊社長作家王拓，在今年元月中旬，隨「外省人返鄉探親團」去了中國大陸，做為期三個禮拜的訪問。他成了海峽封禁40年後，第一個訪問中國大陸的台灣作家，在北京文藝界引起了很大的波紋。在北京，王拓和劉賓雁、劉再復等大陸文學重鎮會了面，和北京許多作家、詩人、散文家、劇作家聚集一堂，就有關台灣文學和中國文學諸問題做了精采、熱情的交談。大陸作家曉蓉女士，為《人間》雜誌寫了一篇充滿情感的側記（《王拓在北京》，頁16），紀錄了海峽兩岸文學戰後40年的第一次會合。

此外，王拓在北京也遇見了200多位滯留大陸回不了故鄉的台灣人。思鄉之心，兩岸皆同。王拓為《人間》讀者採訪了這些思鄉之心與歲月而俱增的滯台台灣人心聲（《我還沒死，我還活著呀》，頁24），讀之淒然！

「外省人返鄉探親團」的何文德也接受了本刊訪問，談到他這歷史性的返鄉給予他極端複雜的情感；返鄉團在蘆溝橋、在黃土高原上的黃帝陵、在返回故里後的家族前，他們痛哭和流淚。有些人看到自己留在大陸的親人受到10年文革的巨大衝擊而餘悸猶存的樣子……回到台灣，他們的心中翻滾著歷史和戰亂留下來的複雜萬端的感慨。（《好複雜的心情》，頁10）。

鍾俊陞大陸行腳，引起讀者廣泛的興趣和愛讀。這一期，他報導了福建漳州天寶鎮，60年前由台灣引進的香蕉種樹，如今已成為一片片蕉林，以「天寶香蕉」之名，聞名全中國。《天寶蕉農沈全木》（頁54）報導天寶一個典型的個體戶蕉農的生活、勞動和經濟收入。此外，鍾俊陞居然訪到60年前渡台營商，把台灣香蕉種樹引進天寶鎮的老人——沈章髮。文革後「以糧為綱」的政策一度幾乎使台灣蕉樹全毀。「改革開放」以後，在個體戶經濟下，台灣蕉樹，又蔚然成林，

供不應求，活絡了天寶的經濟；而老人沈章髮卻獨自老去，乏人間問（《沈章髮的故事》，頁62）。

深刻關心台灣農村生活的廖嘉展，登上環山部落，報導了這個一度因種植果樹而興旺，因組織到平地資本主義體制而迅速改變了物質和精神面貌，社會解體、道德崩壞、高利貸資本和美國水果的傾銷，環山結束了它的「黃金」歲月，面臨破滅、衰落的命運（《次高山下，一個民族的衰落》，頁36）

揭發台灣森林駭然聽聞的破壞與黑暗，是本刊一以貫之，堅定不移的使命。由於森林地處深山，其殘酷破壞，鮮為人知，我們才越覺得我們有嚴肅的傳播責任，向國民報知。這一期，賴春標揭發了林田山伐木



跡地上長期來偽報造林，造林帳冊上有樹200萬棵，然而20年來現場卻是一片荒蕪，只有極為稀少的造林遺跡，其餘皆從未造林的荒蕪之地，2、3億造林經費不知用在何處（《200萬棵幽靈之樹》，頁84）？

另外，賴春標發現在林田山、丹大林區，目前仍然進行著超限砍伐（《一隻手能遮多少林政弊端？》頁96），令人悲忿。另李剛先生的《台灣森林沈疴急診病歷》（頁102），從豐富的統計數字，說明光復40年來，在政府允許下，伐木業已高達4,000萬立方公尺，嚴重破壞台灣的水土、生態的保持與保育。李剛並緊急條列十條最後的建言，要求全面暫停台灣森林之恣意砂伐，使我森林可以休養生息。

今後《人間》將以更開闊、豐富的內容，為讀者服務。隨著海峽的解凍，我們將逐步豐富我們大陸報導的內容。對於台灣東部的調查與報導，也將成為今年我們的主要工作之一。

在讀者熱情的支持下，《人間》一期又一期的出刊。我們需要您為《人間》進一步擴大訂戶和讀者。您們的訂閱和續訂，是對《人間》每一位同仁和《人間》事業最直接有力的支援。

錯誤更正

27期：①145頁右欄數第3行「我指的特別是……」應改為「我指的特別不是……」

②145頁右欄倒數第18行的括弧不需要。

③143頁右欄倒數第1行「釜」應



封面說明：外省人返鄉探親團何文德在長城上留影。

10 《人間灯火》
攝影■鍾欣 口述■何文德
撰文■林小含
好複雜的心情
何文德返鄉探親去來

16 《北京看王拓》
撰文■曉蓉
王拓在北京
作家王拓，
隨著「外省人返鄉探親團」訪問大陸，
在北京文壇，由文學、民族親情所匯集的
熱風，烘暖了初冬的北京。



24 《王拓大陸探遊筆記》之一
撰文■王拓 攝影■李應傑
《我還活著，我没有死呀！》
記北京的探親懇談會
海峽分斷40年離散的同胞，
第一次公開、自發地，以人道倫常的力量
頭一次在中國土地上相聚在一起。

36 《人間農業》
攝影■顏新珠 撰文■廖嘉展
次高山下，
一個民族的衰落……

30多年前，環山開始種溫帶水果。肥大的利潤，
迅速地改變了環山部落的物質和精神面貌；
而今，環山結束了傳奇和惡夢似的「黃金時代」，
留下絕望、解體和破滅的危機……



54 《鍾俊陞大陸採訪實錄》之一
攝影／撰文■鍾俊陞
天寶蕉農 沈全木
大陸農改後，小資產階級個體戶農民木訥
勤勉的沈全木是鮮活的寫照，
他們太像台灣今日的農民了……



62 《鍾俊陞大陸採訪實錄》之二
攝影／撰文■鍾俊陞
沈章髮的故事
23歲那年，他第一次到台灣
「到處走走，到處看看」。
把十株台蕉苗樹引進到漳州，
60年後的今天，台蕉在漳州天寶繁殖了千萬株。

66 《鍾俊陞大陸採訪實錄》之三
攝影／撰文■鍾俊陞
出土的「十里窖場」
千餘年來馳名中西的陝西省耀州窯遺址，
終於重見天日，這是台灣記者
第一手親歷歷史現場的報告！



84 《搶救台灣原始森林報告》之一
攝影／撰文■賴春標
200萬棵幽靈之樹
台灣東部木瓜林區高登線
林務局造林檔案上有200萬棵造林成活。
但是在現場上，却滿目荒廢……

96 《搶救台灣原始森林報告》之二
攝影／撰文■賴春標
一隻手能遮蔽
多少林政弊端？
賴春標在人倫林道、西林林道和萬榮林道現場
發現林務局違法超坡度進行皆伐。
林務局斷然拒絕我們查閱檔案，
想要以紙包火、隻手遮天……

102 《搶救台灣原始森林報告》之三
撰文／攝影■李剛
台灣森林沈疴急診病歷
保持台灣森林生機最後的十點呼籲

114 《人間灯火》
撰文■曾淑美 攝影■蔡雅琴
海角夫妻
《我們中國人，夫妻間講的是情義。
當初人家沒嫌我老，
今天我能嫌人家瘋了？》王金瑞說。



124 《人間Album》
攝影／撰文■梁國龍
百歲人瑞圖

133 《副刊人間》
撰文■劉賓雁
什麼是報告文學
報告文學向何處去
和奧維奇金在一起的日子

本刊圖文版權所有
未經同意轉載者依法追究

出版者／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4880號
社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 7091920~3
廣告部專線／(02) 7008113
中華郵政北字第1726號執照
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印刷所／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裝訂廠：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2519704
照相打字：宇農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7006133·7034165
直銷總代理：文盈文化事業公司 TEL：3123157

零售／新台幣148元
長期訂閱／全年新台幣1480元
半年新台幣750元
歐美全年：(空運) 新台幣2872元
美金102.6元
(海運) 新台幣1900元
美金68元
亞洲全年：(空運) 新台幣2644元
美金94.4元
(海運) 新台幣1900元
美金68元
港澳全年：(空運) 新台幣2404元
美金86元
(海運) 新台幣1696元
美金60.6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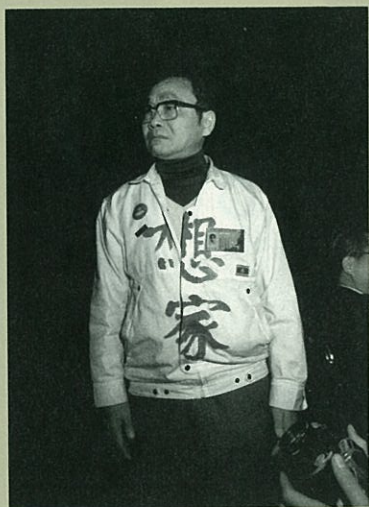
國外經銷處：
加州：長青書局 TEL：818-2849066
芝加哥：士林書苑 TEL：312-2886565
香港：田園書屋 TEL：3-858031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
國內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國內郵資如有調整，國外訂費將隨著調整。
(國外訂費，均含銀行代收手續費)

好複雜的 心情

何文德
返鄉探親去來



在與大陸台胞的懇談會上，何文德幾度不禁潸然淚下。

去年，何文德與他的老兵弟兄
穿著「媽媽，想家啊！」的背心、夾克，
穿街走街，鼓舞和爭取
回到禁斷四十年的大陸故鄉…
今年元月十七號他終於進入大陸，
流淚祭告黃帝之陵；
和滯留北京的台灣人開懇談會；
回到親娘早已物故的故鄉…
激盪的歷史所殘留下來的世界，
使他的內心湧著十分複雜的情緒…

攝影■鍾欣
口述■何文德
撰文■林小含



何文德和姐姐、
弟弟、妹妹等，
在房縣故宅前合
影。
(攝影■花悅)



何文德回湖北省房縣掃墓，跪在爹媽墳前喊道：「媽，兒回來了，回來看您老人家了，您在那裡啊！」（攝影■花悅）

今年元月17日進廣州。廣州是高樓大廈，車水馬龍。除了有時看到幾個退了伍的「解放軍」穿著軍裝，其餘直如身在香港、台灣。因此，廣州雖是我進入大陸的頭一站，但心情上一直不覺得到了大陸，總覺得離老家遠著哪。

元月18日，西安

西安呀！整個風土人情，全不一樣了。這才覺得，這可不就是大陸嗎？

一大片黃土呀，朔風吹的，大嫂子、大姑娘、小娃兒，兩個臉頰叫風吹的，全紅通通，像蘋果那麼樣。老百姓就立風寒裡幹活。勤勞、堅毅。我想了：怪不得咱們中國秦漢、隋唐王都都挑西安。為什麼？你瞧那老百姓，勤奮、樸直、勇敢……這是立國的

重要精神。

黃陵離西安還好幾百里路。黃陵傍有個碑，文武百官，到這兒祭拜全得下馬。黃陵背後是一片白樟樹林，漂亮。祭黃帝陵有一定儀式。他們一一告訴我了。我是團長，當主祭。楊祖塔當司儀。我們把從台灣帶來的菠菜、水、檳榔和一把台灣的泥土供上。我讀祭文。唉，讀到——天旋地轉，萬劫順來；今遂夙願，探親返鄉；鬢髮雖衰，鄉音未改；滾滾黃河，悠悠江水；巍巍五嶽，

晚上，200多位留在大陸回不來台灣的在京台灣人出面，辦了一個懇談會。幾個在京台灣人講了話。他們是光復後當國民黨的兵，不久，就調到大陸打內戰，1949年回不來，留到今天。有人拿國民黨的補助到大陸讀書，有的到大陸觀光、做生意；你曉得，全回不來。

聽他們6、7個台灣同鄉在會上講話，我才明白，我們在一頭，苦苦地想家，想親朋爹娘，想了40年。在那一頭，回不了家的台灣人，也想家、想爹娘，也想了40年，想得哭，想得頭髮白。這我才震驚了：鄉心鄉愁，普天之下，千古以來，莫不相同。我聽他們在講、在哭，我和老兵也哭，他們講的，句句都打進我們心坎兒。為什麼？想家的心，四十年來，兩邊就是一模一樣。我們老兵想大陸，他們也想台灣。什麼叫「共鳴」，這回我真懂了。

在台灣的外省老兵和北京的台灣「老兵」，一樣是當年給國民黨當兵，一樣是四十年天涯阻隔，回不了家……

在北京的台灣人，1949年以後，當老百姓，過好過壞，現在好歹個個有兒有孫。我們台灣老兵，狀況就很不一樣，他們混了幾十年，連回大陸探親的路費都沒有，你知道的。這一餐飯吃下來，我們老兵心情就不好了。怎麼怪人家？怎麼叫人沒有感觸？

元月24日，武漢

去看了辛亥革命史料館，看了武漢大橋。別的不說，他們有些建設，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有利於民族後代的，該肯定，我都肯定。

在武漢一天，偷空去看立委胡

秋原先生尊翁蓋的「前川中學」。

這是個重點中學，辦校成績好，目前考大學及第率首屈一指。但校舍老了，甚至是凌亂的。我到教室去看，燈光不足，桌子又小。可是我看見學生們埋首看書，桌子上落著半尺高的書——每個學生都是。

我有點難過，他們教育投資太少，這還是個重點中學呢。

我們在武漢解散，各自回鄉。我打武漢坐火車趕回老家房縣。



何文德在房縣探親時，參觀他當年擔水的水井。

這我才看到大陸老百姓搭火車的緊張。

「緊張」的交通

火車是午夜兩點那一趟。月台上擠滿了密密麻麻的老百姓。車到了，呵，大家車箱早已擠得滿滿的。我看見那些善良的老百姓

大地蒼茫；泰山崑崙，黑水白山；土泥芬芳，乃原鄉！……我老何就哭了。老兵團員也跟著哭。這種情感，你們不知道。內戰、國家分裂，家庭離散，兩地相隔。想起半輩子我們個人和老百姓吃的苦……這回我們幾個老兵弟兄回來，都還沒回各自的家，就先到中國人的老始祖黃帝這兒，上個香，說，孩子們回來了……（咽嚥）

元月21日，北京

，蒼蒼惶惶在月台上奔走，找門兒上車。我想起四十年前我們後撤的情況。心痛啊……

輾臥車箱是空的。只下來一個女車掌，在門口一站，就沒有一個焦急的老百姓敢衝上輾臥。一天就等這一班呀。後來我告訴他們記者，這在台灣，非把車翻了不可。我呀，當然人家幫我們買了票。否則就只一個月不到的時間，我們怎麼回家？

這我又看出他們在交通上的投資不足。一天多開 10 班、5 班，問題就不一樣。

26 日一大早，天還沒亮，我到了十堰市。我妹妹一家早在車站上等著。看過照片，一眼就認出來了。「大哥」，她喊我。我上去就抱著妹妹，兩個人哭成了一團。離散四十年後，她是我頭一回，頭一個見到的親骨肉。

到我妹妹家，下一碗麵胡亂吃過，立刻驅車趕回房縣。

啊，家鄉！

變化大不大？大！老房子更老了，認不得。新房新樓，怎麼會認得。可我認得山，認得水（笑）。就是山和水怎麼也難得變。有好些廟呀、古蹟呀，又是在文革時代全毀了。傷心呀。那是胡鬧，令人生氣。我家有四幅板橋的畫，全是真蹟呀。紅衛兵逼著我媽交出來燒掉……。

大姊在家等著。弟弟還沒趕回來。

我走的時候，弟弟才 13 歲。1949 年後。就仗著他到山上砍柴挑下山來賣，養活了我媽媽。你問我的家世嗎？祖父那一代討飯到房縣。後來發達了，買了房，買了大片地。民國 20 年，共產黨就對上我家。我走了，弟弟還是讀完師範，畢了業，當教員

兒。文革開始不久，人家指責他搞「白專」路線，專校專業，我媽媽覺得不對頭，叫他辭了教員。嗣後他到鄉下山區（一個生態自然保護區）去管人家的福利社。人在深山，文革他總算躲過了。

第二天，我弟弟回來。他沈默，出奇的沈默。我急了，「你們這是不歡迎我回來嘛。再不說話，我馬上回台灣，再不回來！」我說。兩兄弟這才抱著大哭了一場（拭淚）。

那一段日子，他們受到折磨。他們不說，但那沈默却說了一籬筐。1967 年，我從軍中退下來，到中興大學混了四年。想家呀！偷偷託了一個僑生為我捎了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回家。1967 年，是文革末年，我媽媽因為我那封信，惹了麻煩。這不就說明她有「台灣關係」嗎？不得了！可是我媽媽多勇敢，她老人家還到照相去拍了一張照，輾轉寄到我僑生同學家。我那僑生同學又轉寄到台灣給我，却叫有關方面截了去，這是我那僑生朋友度過暑假回台灣時比對出來的。這叫我火大了。這回，我出來搞探親團，當年思親收不到照片的刺激，雖然是個起因。想家嘛！冥冥之中，是我媽媽支持，啟發了我這回義無反顧地出來，和老兵弟兄搞返鄉團的。

這是什麼悲劇？

我弟弟在嚴酷的政治中變得沈默了。我親娘死時，是對過兒老嫂子們幫著淨身穿衣，我特意過去致謝。我說，我不孝離家，親死不在，多虧老嫂子幫忙。老嫂子哭了。「要是你沒寄相片、寄沒回來，她對你也不生盼頭，也不會遭人家折磨，說不定今天她

何文德在黃帝陵
即席揮毫「中華
民族萬歲」，送
給軒轅廟。



還能活著見到你……」她說（泣啞不成聲）。

這是什麼悲劇？我的心情好複雜……。

我把我搞老兵探親團的事，一五一十告訴我弟弟，問他會不會因我受累。「哥，我在深山裡，情況我不明白。但是只要你覺得對，你儘管去做，不用顧慮我。」他說。我妹妹臨送我走時，却一再叮嚀，要我回台灣不要亂說他們在大陸的情況，「你走了，乾脆。可我們都在大陸，走也走不了」我妹妹說。

複雜的歷史，複雜的感情

民國 38 年農曆正月 16 日離家，今年元月 17 日才又重新回到四十年前離開的大陸。你問我的心情，那太複雜了。朋友對我說，老何，你為返鄉奮鬥，終於也回了家，怎麼回到台灣來，你還是眉頭深鎖？我笑而不答。你說我怎麼答？像我方才說的，我妹妹，我媽媽，我弟弟，我大姊……房縣在建賀龍的銅像。對他們，賀龍是英雄。在房縣長期國共拉鋸戰的時候，賀龍也殺過房

縣人。

這是內戰的苦。連年內戰，38 年我離家那個舊曆年，我爹買了一小條母豬的肚皮肉。在房縣，我們算是大戶，雖然也只剩個空殼兒，別的貧窮人家怎麼過那個年，想想也知道。我們一定要統一，中國一定要強。可怎麼統一呢？誰統了統，我看未定能解決問題。這些問題，悶在心裡，好複雜的情感。

我有什麼能幹？你別戴我高帽兒了。我這一年來搞返鄉運動，一靠我媽媽冥中相助；二靠最先

支持我的陳春全、春妃兄妹倆和其他許多朋友，你比如說祖珺、曉波兄……的幫忙；三靠幾十年來為台灣民主運動、社會運動前仆後繼，吃苦受難的無數前輩。怎麼說？沒有他們闖出一條路，我老何這麼稀鬆平常就鬧得回去嗎？沒有這些，我什麼能耐也沒有。應該謝謝他們，這才是真話。

王拓 在北京

作家王拓，
隨著「外省人返鄉探親團」訪問大陸，
成爲40年海峽禁斷後，
第一個訪問大陸的台灣文學作家。
在北京文壇，
劉賓雁、劉再復和中青代
大陸作家、詩人、劇作家、散文家、青年學生…
圍繞著王拓，形成了一股
由文學、民族親情所滙集的熱風，
烘暖了初冬的北京。
這是北京作家曉蓉寫來的，
熱情洋溢的，
歷史上第一次大陸和台灣文學盛會側記。

攝影■鍾欣
撰文■曉蓉



遊覽明十三陵時，王拓在神道邊
的石翁仲前留影。



原台籍國民黨老兵黃清旺離家四十年。「苦啊！我要回家啊！」啼血般的呼喚令人肝腸欲斷。了解滯留大陸的台胞狀況是王拓此行的目的之一。

王拓，你來得好快啊！

去年青草剛剛發芽的時候，我正在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和呼倫貝爾草原一帶採訪。這裡是鄂溫克族著名青年作家烏熱爾圖的家鄉。

那天，在伊敏河畔，烏熱爾圖望著黃綠相間的原野對我說：「很快地，這裡就要變成一片五彩的地毯了，厚厚的，軟軟的，美得醉人。不少旅遊的海外僑胞高興得在上面打滾呢！」

就是這時，烏熱爾圖談起了王拓先生。他稱王拓為自己「在台灣的一位朋友，難忘的、難以相見的朋友」。1986年9月，他們相識於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朝夕相處了三個月。烏熱爾圖說，王拓「非常直爽，非常熱情，非常有朝氣」，和他在一起，簡直感覺不出有什麼隔膜。愛荷華期間，他們時常結伴而行，去給華人學生演講、

座談，聽文學講座和音樂會，到體育館去游泳。這種親密的友情，曾經引起過一些外國作家的不解和好奇，有人善意地問：「你們怎麼這麼親近，台灣和大陸不是……？」

王拓粗通一點英語，他把這話翻譯給烏熱爾圖，他倆對視後，就哈哈大笑起來。

分手那天，烏熱爾圖問王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面呢？」

王拓當時回答說：「很難。」但又抱著某種希望說：「也許會的，不知什麼時候。」

烏熱爾圖曾經是大興安嶺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的一位有名的獵手，槍法很準的。他希望大陸和台灣通航之後，王拓第一個來北京，然後，一起去看他故鄉的草原和森林。在烏熱爾圖的小說中，這裡的景色奇麗又壯觀。

烏熱爾圖憨厚地笑著告訴我：「王拓說，他一定要來的。不過，他願看到我是一個作家和獵手，而不是一個官僚。」

從那天起，我就在心裡描畫著王拓了。我想，十五年之內，也許會在北京見到王拓吧……。

今年元月中旬的一天，突然聽

人說：「王拓隨台灣首個『返鄉探親團』來大陸了！」第二天，又聽人說：「王拓明天就到北京！」第三天，更多的人說：「王拓到了！」

直爽、熱情、有朝氣的王拓！你來得好快啊！！

追尋王拓的行踪

從元月19日起，北京文化界熱衷於海峽兩岸對話的朋友開始尋找王拓了。

起初，像是捉迷藏一般。

一會兒，說他下飛機就去民族文化宮，聽台灣歌曲演唱會，第二天便離開北京。於是，一夥人冒著嚴寒在民族宮大門口等他，却撲了個空。

一會兒，又說他登臨了長城，在蘆溝橋奠祭了抗日英烈。之後，又聽說他將不再擔任返鄉探親團的顧問，要單獨留在北京訪問幾天。大夥便一陣高興：還有機會「逮」住他！

一會兒，說他跑到一位作家家裡去聽作品朗誦會，見到了他神交已久的大陸知名作家劉雁賓和學者劉再復。他們朗誦了自己的散文新作：《但願我生命的衰竭不要來得太早》和《尋找的心曲》，還有青年音樂家鋼琴伴奏。氣氛十分活躍、熱烈，王拓高興地說：「真快活！」這則消息，使找不著王拓又極想認識他的朋友眼饞得要命。

一會兒，又說王拓和一位台灣文學研究者一見如故，傾心暢談，以致通宵未眠。朋友們去問這位學者，他說：「是啊，是啊，我們談得連時間都忘記了，彼此好像非常理解。」唉，可現在王拓又不知到哪兒去了……

等到元月28日，王拓終於公開露了面。在大陸最有名的高等



學府——北京大學，兩千多名師生把北大飯廳擠得水洩不通。王拓做題為《文學與社會思潮》的講演。北大校園那天充溢著飽滿的熱情，那是對同樣熱情的王拓的回報。不少人表示，他們喜歡王拓，很喜歡！

這之前，我還陸續聽到王拓某天和某幾位作家見過面，吃過飯，進行小範圍的文學交流，但都沒有通知新聞界。我想，如果烏熱爾圖在北京，我也許早就可以見到王拓了。

用不著問王拓本人，我從追尋他的行踪多少猜出：王拓對這裡的新朋友印象可能不錯，他也許是真的快活。不然，他為什麼改變了原計劃，在北京待下去了呢？

「謝謝陳鼓應！謝謝戴晴！」

陳鼓應教授和戴晴女士都是少有的熱心人！他們自願為海峽兩

岸不相識的文友們牽線搭橋，使元月北京的文化界顯得非常活躍。

那天，電話鈴響了，傳來戴晴柔柔的聲音：「曉蓉，妳想見王拓嗎？」我當時就從坐椅上跳了起來，大聲叫著：「想呀，太想啦！」

戴晴告訴我，元月30日，中國文化書院和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假北京西郊的科學會堂，舉行海峽兩岸作家和學者文學座談會，王拓將出席並發言。她又興沖沖地補充說：「劉賓雁和方勵之也答應來啦！」

後面的消息，不如「王拓出席」對我誘惑力大。因為最近在北京公開場合見到他們較前容易，他們二位家中常常賓客盈門。前不久，採訪好幾個文學座談會，劉賓雁都出席並發了言。不過，方勵之教授元月28日接到中國科學院的通知，為他在天體物理科學方面的傑出貢獻，將他從四

台灣返鄉探親團一行人飛抵北京機場，王拓、楊祖璠受到陳鼓應、黃順興的熱烈擁抱。

級教授晉升為二級教授，這倒是最新的新聞，應當當面去祝賀；劉賓雁已獲准於三月去美國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公開講學三個月和一年，也應當當面問問讀者關心的一個問題：他將講什麼題目？

想想元月30日的活動可以一舉三得，實在划算得很，開心得很，禁不住要在心裡向陳鼓應教授和戴晴女士歡呼：感謝給我們創造了一個機會！

著名散文家、學者劉再復曾在一篇散文中說，他有一個「不會熄滅、不會彎曲的信念：人，應當具有孜孜噴發著光明的心，哪怕自己很弱小。」而「在人類記憶的星空中，唯有光明不會隕落。」

我想，心靈的溝通可以碰撞出智慧的光亮和愛的火花，它們也是「不會隕落」的。

科學會堂中論文學談友誼

想不到來了這麼多作家和學者！這是近四十年的隔絕之後，海峽兩岸的作家和學者第一次在大陸的北京公開聚會。新聞界的朋友總算「逮」著了王拓。主持座談會的北京大學客座教授、中國文化書院的導師陳鼓應顯得格外的忙碌和興奮。

戴晴女士是近幾年活躍在大陸學術界的知名記者和有個性的報告文學作家，前不久，她的傳記文學《梁漱溟與毛澤東》首次如實披露了1953年梁漱溟受到毛澤東嚴厲批判這一公案的始末。引起不小轟動。今天，她自動擔任起接待任務。王拓能一次見到北京文化界這麼多知名人士，實屬不易。

「這是胡風先生的夫人梅志先生。」

「這是北京大學知名教授金克木、謝冕、樂黛雲……。」

「這幾位是知名的作家林斤瀾、宗璞、邵燕祥、牛漢，青年作家陳建功、鄭萬隆，青年評論家黃子平、蘇煒、何志雲……」

「還有，劇作家劉樹綱、台灣文學研究者武治純、出版家沈昌文，文化書院的副主席王守長……」

不請自來的新聞記者也不少。方勵之夫婦是會議快結束時來的，他們的氣色都很好。

王拓後來告訴我：「除了詩人邵燕祥是1986年在愛荷華認識的，陳鼓應是老朋友了，其他，都是第一次見面。不過，劉再復和劉賓雁的作品，我在台灣就拜讀

過了。」

現在，兩位同姓的朋友傍著王拓的左右，他們談笑風生，興致很濃。

王拓作了題為《台灣鄉土文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學術報告。雖然，會議主席陳教授事先宣佈每人發言不得超過十五分鐘，但我情願他講得長一點，多一點。彷彿是海峽那邊的暖潮湧動喧嚷不息，此刻聽得更加真晰，也更覺親切了。我喜歡他那響亮的、熱情的略帶南方口音的國語（後來，我把錄音放給一位想見王拓的中學生聽，她快樂地拍起了手：「這就是台灣人嗎，和我的口音怎麼會這麼像！」）；喜歡他因急切想和聽眾溝通而做的各種非常富有感情的手勢，特別是兩臂同時豎在桌面上，兩掌相對，不斷前後晃動的動作——非常能體現他那想做什麼就想做成功的個性；我還喜歡他樸素大方的衣著，看上去並不經心，却很能體現自己的風度和氣質，那件厚厚的白毛衣，帶著淡淡的黃色，使我想起烏熱爾圖家鄉草原上的羊羣。這使王拓古銅色的臉膛透出健康的光彩。我想，假如大陸的作家能有機會去台灣，王拓說不定會帶著他們到他的家鄉基隆市郊去出海打漁呢！

當然，我更喜歡聽這位直接來自台灣本土的中年作家當面談自己的文學見解。我覺得我們彼此有許多文學共識。包括他會下的交談，我們聽上去一點不覺得陌生、隔膜。

比如，王拓說一個時代會有它自己的文學主流，但它絕對不是人為製造的，而是自然形成的。

比如，王拓說，文學應當根植于自己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作家的創作要以本土人民生活為基

礎。

比如，王拓說，真正的鄉土文學不該是單純以農林為背景的「鄉村文學」，也不該是一味懷舊的「鄉愁文學」，而應當是真實描寫本土不同行業不同階層人民生活的文學。

比如，王拓說，大陸和台灣的文學有共同的文化傳統，在生活風俗、價值觀念、思考方式等方面表現出某些保留下來的相同特點；但由於後來經濟政治方面的變化，海峽兩岸的文學相異之處也是明顯的。台灣作家的作品中少有大陸一些作品那種寬闊、博大的氣勢；而大陸作家又難以寫好像「華盛頓大樓」那樣的商業性社會生活。

……

大陸時下在經濟改革的大潮中，也有成千上萬的農民從偏僻的山村或富裕的田園流入城市，商品經濟以前所未有的勢頭在發展。台灣作家前一期思考過的一些問題，對大陸作家也有著寶貴的借鑑意義。

劉再復發言的主題是《主體性與新時期的文學精神》，他介紹了大陸作家這些年在理論界如何「打破了自己塑造又束縛了自己的觀念」。「爭取靈性的解放」一直是劉再復文學創作和研究執意爭取的目標。他的有關新時期文學主流的理論，有關性格組合論和文學主體性的理論，近年在大陸多次引起學術界的爭論。今天他說：「大陸的文學已經進入了多元化競賽的時代。目前的創作正從過去的普遍理性向個性轉化。同一個人，可以同時發出兩種聲音，並且都具有充分的理由，也都可能非常之精彩。這正是豐富個性的顯示。」

沒有講稿的劉再復顯然對於王



拓具有吸引力。王拓的眼睛在鏡片後閃著欣喜的光。十五分鐘到時，劉賓雁把陳教授遞過來的「警告條」私自壓了下來，未遞給劉再復。他悄悄對陳教授說：「再講十五分鐘都不會有有人嫌多！」這得到了大家一致的默許。

詩人謝冕講了《大陸的朦朧詩

論戰》，黃子平講了《文壇的無權威與多元化》之後，劉賓雁的發言是與會者最興趣的。這位著名報告文學家近一年正潛心讀書。哲學、經濟、歷史、文學……涉獵頗廣。他說，乘此機會，補上沒有讀大學的這一課，很值得。每周，他還抽一、兩次時間去學



在中國文化書院
舉辦文學座談會上，
王拓與劉賓雁交談。

跳「老年迪斯可」，覺得對身體頗有好處。一年半前，我曾就劉賓雁的文學主張和他交換過意見，我不贊成他當時對湖南作家韓少功的批評，我說：「你沒有讀過他的全部近作，怎麼可以下結論說他『遠離了現實，遠離了人民』呢？」那天劉賓雁的態度很令我感動，他拿出筆記本來，問我：「請告訴我，他還寫了哪些，我要找來看看。」一年過去了，他今天的發言，證實他的確是

北京年輕一代的傑出作家
在蘇煒家中朗誦劉再復與劉賓雁的
作品歡迎王拓。



王拓在北京大學演講後
反應熱烈，受到北大學生的包圍
並要求簽名。

補讀了一大批書；其中，就有韓少功的作品。因為他說：「中國大陸的作家和記者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在世界上是很難找到的。我與韓少功寫的東西在形式上完全不一樣，但在社會責任感上是相通一致的。「劉賓雁相信會有更多作家把自己的眼光轉向中國社會的現實，去『反映生活底層又驚又喜的變化。』」他再次聲稱：「我並不主張光是用陰暗的眼睛去暴露。我渴望了解中國社會的希望所在。我相信我們的民族不會滅亡，也不會倒退。」

陳教授此刻介紹說，王拓也寫了很多報告文學作品，在台灣社會引起過極大共鳴。我會下問王拓，由他任社長。陳映真主編的《人間》月刊是否以發表報告文學為主？銷路怎樣？他說，《人間》是紀實性的刊物，正設法在香港打開局面，然後，爭取能與更多大陸讀者直接見面的機會。

報告文學作品在海峽兩岸受到的同等關注，說明所有的炎黃子孫都渴望了解自己的民族，關心國家的命運，要求改變現狀，要求前進。

沒有什麼比這一點更能說明我們情同手足的根源了。

重見之日並不遙遠

座談會上發言的除了作家林斤瀾和劇作家劉樹綱外，還有兩位女士，一位是北大比較文學研究所的專家樂黛雲，一位是馮友蘭先生的女兒，作家宗璞。她們平日較少參加社交活動，發言更是難得。這次樂黛雲非常激動，她建議海峽兩岸的作家和學者，共同促成召開一次規模較大的會議，談一談如何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國文學，用中國的眼光看世界文學。

宗璞目前正致力於創作長篇小說《雙城鴻雪記》。第一卷的《方



王拓在黃帝陵與
當地的中學生合影。

近了。」

快分手時，大家都覺得彼此十分依戀。詩人邵燕祥的一首詩正在與會者中傳抄：

去留肝膽幾昆崙？
壯士心猶赤子心。
海內何妨存異己，
人間難得是知音。
文章久重春秋筆，
得失遙聽山水琴。
執手相期重見日，
為君舉酒祝銀婚。

這首詩，是1986年秋，邵燕祥在愛荷華贈給王拓的。當時他

們都以為下次相見為期遙遙，可能在1995年，那時正是王拓銀婚之時。邵燕祥今天高興地說：「真沒想到僅隔一年多，我們會重見在北京！」他環顧四周，對大家說：「看來，最後兩句要改寫了。」

王拓對他講：「這次改好後，你要用毛筆在宣紙上寫下，我要把它裱起來！」

我不知道燕祥會怎樣改那最後兩句，他那預計的下一重見之日會不會又太長了呢？

王拓唯一的遺憾，是沒有在北

京見到烏熱爾圖。我代表烏熱爾圖將一個鋼製的龍年香牌和成吉思汗的頭像銅牌送給王拓，對他說：「早知你能在北京待這麼多天，我就拍電報把烏熱爾圖從呼倫貝爾叫回來了——他正閉門謝客埋頭寫長篇小說呢，知道你來，會馬上放下筆的。」

這麼說著，我腦子裏已經在構畫王拓在大興安嶺森林打獵，烏熱爾圖在基隆漁村打漁的圖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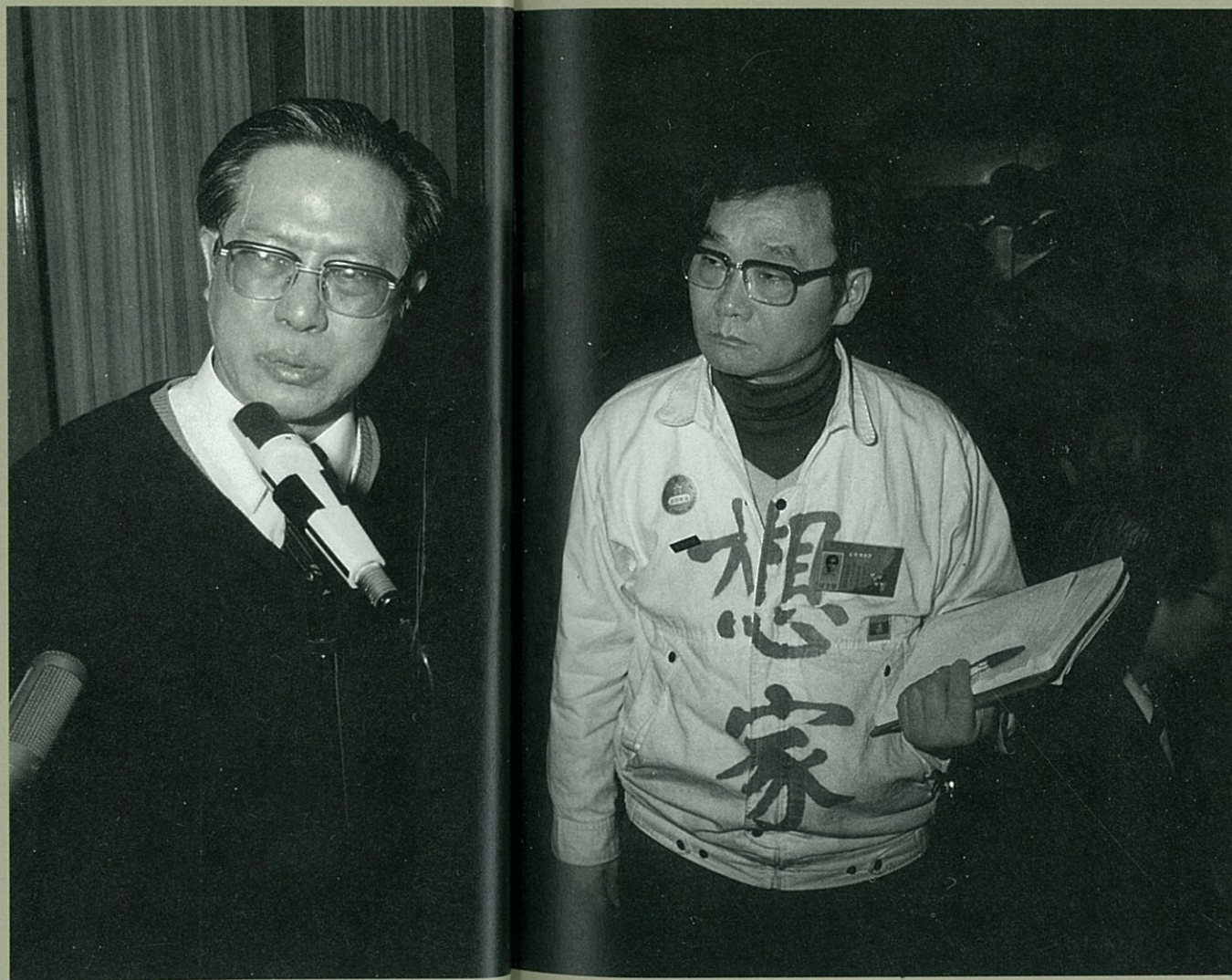
（1988年2月5日 匆匆寫于北京白雲路）

《我還活著，我沒有死呀！》

記北京的探親懇談會

元月19日，
何文德的「外省人返鄉探親團」從西安飛到北京。
當天晚上，在台籍老作家周青的主持下，
海峽分斷40年離散的同胞，
第一次公開、自發地，以人道倫常的力量
頭一次在中國土地上相聚在一起。
何文德說，《過去兩岸阻隔，我們只能心連心，
現在我們回來了，要進一步、手牽手，
共同爭取兩岸探親、定居，來往的自由！》
滯留大陸台籍苗栗老人黃清旺說，
《我在內心寫著同樣的兩個字：『想家』，
已經41年了。讓我回去，告訴我家人：
我還活著，我還沒有死呀！》

撰文■王 拓
攝影■李應傑



原籍高雄的大陸台胞
葉紀東老先生想起台灣的親人
淚水不禁奪眶而出。
他說：「我希望國民黨站在
人道倫常的立場，讓我們
回去看看吧！」

北京大街——冷冽的黃昏

1988年元月19日，我以顧問的身份跟隨台灣的「外省人返鄉探親團」從西安飛到北京。

北京下午5點多的天空呈現一片灰藍的顏色，旅行社的巴士從機場駛進市區，公路的兩邊整齊地排列著只剩下光禿枝桠的白楊樹，在北中國的嚴冬中顯得有點蕭瑟。騎著自行車的人群靜默地向我們的車後倒退流逝。

我打開車窗，深吸了一口清涼

的空氣。「啊，北京！」我心裡輕聲喊著。沒有預期的興奮和激動，反而有一種說不出的虛幻，不很真實的感覺，像做夢似的。

「你不怕冷啊？」導遊小姐操著滿口京片子關心地說，「前天才下了雪，小心著涼了。」

「真的下雪了嗎？」我的目光向窗外搜索著，突然想起許久以前看過的一本書——「北京最寒冷的冬天」。「也沒有想像中寒冷啊！」我說。

「你冷嗎？」我側臉望著坐在

旁邊只穿了單層夾克的王家法說：「冷了我就關窗。」

「沒什麼。」老王抹了抹已經凍紅的鼻子大聲說：「不冷，不冷！回來了還怕冷嗎？」

「別逞強了，老哥！」我拍了拍他的肩胛，還是把窗子關了起來。

「老哥」——我習慣這麼稱呼他——原是中共的「人民解放軍」士兵。1952年10月，中華民國軍隊突擊南日島（在金門附近）時被俘虜，在台灣坐了整整27年的

團員朱文貴登上長城後，興奮的揮舞起團旗。



牢，出獄後舉目無親，四處流浪了許久，最後跑到宜蘭五結鄉的山林裡做工，平時就睡在人家廢棄的、已經半塌了的豬寮裡。去年10月，聽說可以返鄉探親了，便辭了工作跑下山來等待消息。陳映真和他是獄中舊識，所以，我們便留他住在人間雜誌社裡。整整兩個月的相處，我對他有了比較多的認識和瞭解。平時，他總是默默地工作，很少說話；等大家都下班回家了，他便一個人留在社裡，默默地喝酒。喝了酒，他就會變得熱情洋溢，話也多了，逮住編輯部夜裡加班的同事，不斷重覆訴說他的故事。

「媽的！我是不回台灣了！死也要在自己的故鄉！」他說。

其實，他在安徽省合肥市的故鄉早已經沒有什麼親人了。但是，在台灣37個年頭，他除了受盡屈辱與折磨外，又有什麼值得留戀的記憶呢？

我不禁想起他從香港進入中國的第一站廣州時，當大家都紛紛

在拍照留念，興奮地與當地人們交談，他卻頭戴著剛剛從香港街上買來的一頂已經過時的解放軍帽，坐在白雲機場的欄杆上，仰頭望天，默默吸著煙。

「你在想什麼呢？」

「唉——！老了！」他嘆了一口氣，沈默了一會兒，突然憤憤地說：「他媽——的！已經這把老骨頭了，回來還有什麼用呢？——包袱啊！老弟，包袱啊！」

「不會的，不會的！」我握了握他粗糙冰冷的手，感到一陣無言的傷慟。

這個返鄉探親團的成員，主要是由退伍老兵與老政治犯所組成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有一段悲痛、坎坷、不堪回首的故事。例如57歲的陳水清，湖南湘陰縣人。18歲時在上海被抓壯丁，糊里糊塗就跟著國軍到處跑，連與父母親人告別的機會都沒有。後來被中共俘虜，做了解放軍；不久又在戰場上被國民政府俘虜了去，又成為中華民國的軍人。命運這樣作弄他，好像他根本不是屬於他自己的。

他是個愛講話的人，尤其是喝了酒以後，嘰哩呱啦可以說上一籬筐。而就因為他這個脾性，在軍隊的檢討會裡說了一點牢騷話，先被關了一年，後來又被誣「叛亂」，關了十二年，出獄後連工作都找不到。

蘇兆元是團員中受教育比較多的一位，山東昌邑縣人，據說現在國民黨裡的一些大官，在當流亡學生時都與他同過學。也因為政治的原因坐過20年的牢。但這所謂政治的原因，也不過是因為想家想得發瘋了，偷渡沒有成功而已。另一位老政治犯叫黃廣海，是這個團的領隊，也是因為在軍隊發了幾句牢騷話而被關了21年的老兵，現年已經60歲了，



元月21日，探親團登上八達嶺一段的萬里長城。



原住民同胞張澄生，代表大陸同胞收下來自家鄉的禮物——檳榔和泥土。

目前住在北京的台灣原住民張澄生抱着何文德慟哭失聲的說：「我回不去啊！」

看起來卻像個50歲出頭的人。性格穩定，思想細密，是一個很會安排自己生活的人，也是一個熱心助人的人。還有朱文貴、魏慈英、覃彪、王燦金等人，平均年齡都已經超過63歲了，當了一輩子的兵，仍然孑然一身。為了爭取返鄉探親的權利，穿上寫了「想家」的白衣，一年來冒著被毆打、逮捕的危險，在台北街頭派發傳單。這些人，除了蘇兆元以外，父母都已過世了。這時回到故鄉，是什麼樣的心情呢？身處亂世，人命不過是政治鬥爭中被悲慘地犧牲玩弄的芻狗罷了。

「請各位注意，前面就是天安門廣場了。」導遊小姐又一次以道地的京片子，輕柔地向大家說明：「這是全世界最大的廣場。西邊是人民大會堂，中間是人民英雄紀念碑，東邊是歷史博物館，北邊就是天安門了。」

「天安門在哪裡？讓我看！」坐在東側的人大聲喊著。

「天安門上面那張掛像不是毛澤東嗎？」

天安門廣場在昏靄的暮色中已亮起一盞盞金黃色的燈光，一座高大壯偉的碑塔，挺直地雄踞在廣場的中央，毛澤東的掛像在燈

光下沈默地注視著廣場上身影模糊的人群。不知誰打開了車窗，讓我突然感到一陣難抑的寒意。巴士很快馳過廣場，把天安門、把毛澤東、把所有已經模糊的人群都拋落身後，消逝在濃厚的暮色裡。

北京的人們——「大家好，大家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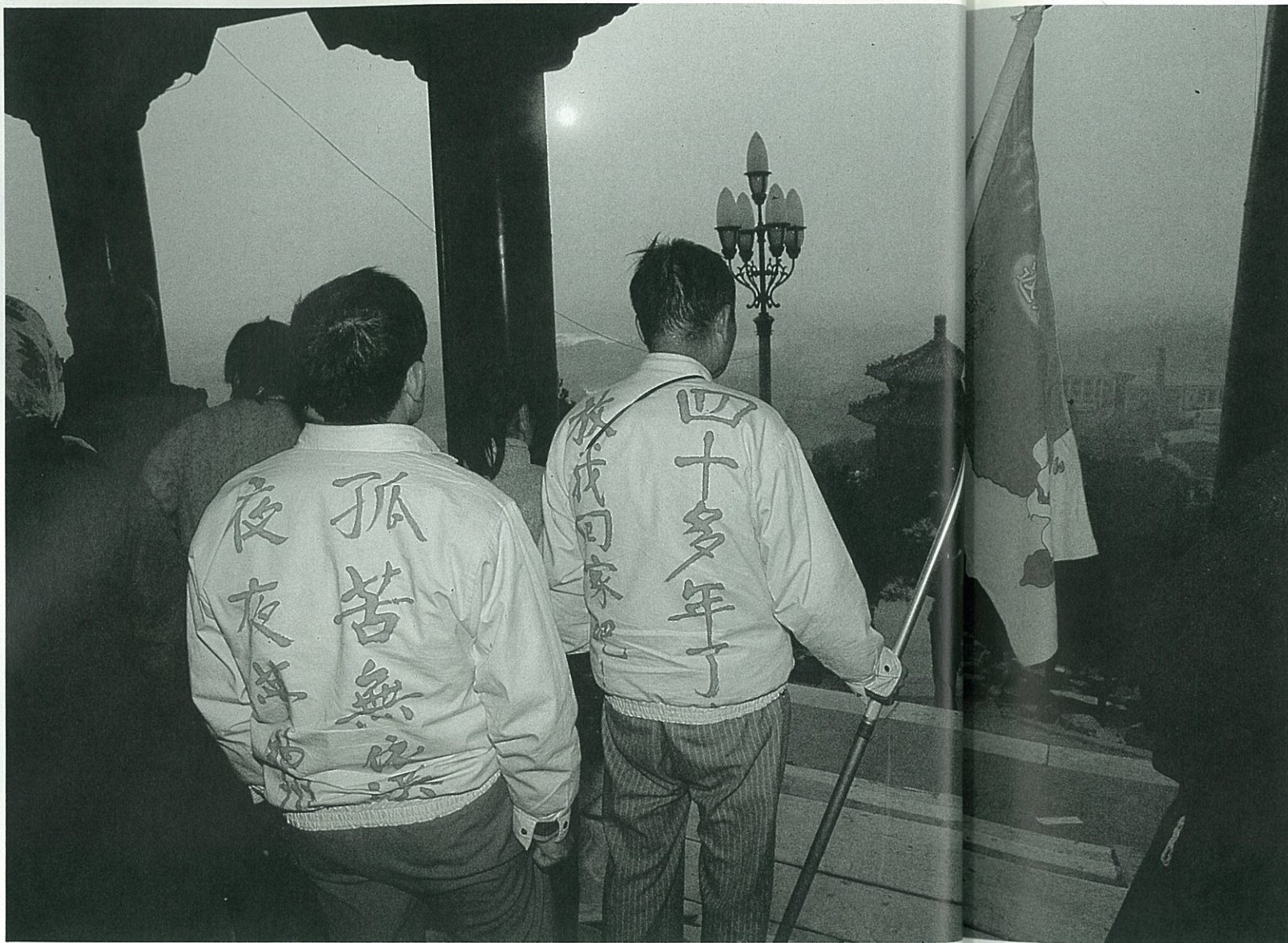
元月20日上午9點，返鄉探親團的全體團員在隊長何文德的率領下，到達了北京市的國際俱樂部。在台灣，就與何文德一起穿起寫了「想家」衣服，在台北街頭為爭取返鄉探親的權利而奮鬥的湖南籍老兵朱文貴，雖然已經65歲了，精神卻旺盛得一如年輕小伙子，撐著探親團的旗走在最前面。黃色的團旗在北京街上強勁的冷風下飄動，旗上畫著雄偉的地圖，一群藍色的燕子從地圖上台灣的頂端飛過藍色的大海，飛向中國大陸遼闊的原野。後面是四個在衣服上也都寫了「想家」兩個大字的何文德（湖北人），魏慈英（湖南人）、覃彪（廣西人）、王燦金（江蘇人），以及其他團員，每個人手上都拿了一面小型的團旗。今天北京的天氣特別冷，據說夜晚最低達到零下17°C，白天最高也在零下3°C；風很強勁，人們嘴裡不停地冒著白氣。國際俱樂部的廣場四週站滿了人，好奇地望著這群從台灣擎旗返鄉的隊伍。我聽見他們議論紛紛：

「想家嗎？想什麼家？」

「想家就回家嘛，誰還攔了他們不成？」

「噯呀，你不懂！他們是台灣來的，台灣跟我們這邊不能自由來往啊！」

「你看，衣服後面還寫了字啦？」有人指著朱文貴衣服後面的字大



聲唸：「抓我來當兵，送我回家去！」

「是國民黨的退伍軍人啦，回來探親的。」

「西望鄉關何處是，夢裡家園路迢迢！」一個中年模樣的人為旁邊的少女解說：「意思是：向西望著家鄉，怎麼也看不到；夢裡看見了，路途卻非常非常遙遠。」

「歡迎你們回來！」圍觀的人群裡有人這樣大聲喊著。

「謝謝，謝謝！」何文德雙手抱拳，高舉到頭向大家作揖。「台

灣的鄉親向各位大陸同胞問好！」

「大家好，大家好！」人群裡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

兩岸人民的聚會——「我們回來了，希望你們也能回去！」

這是海峽兩岸人民在國共兩黨長達四十年內戰下，再加上50年代以後國際政治的人為的因素被長期隔絕後，第一次公開的、自發的，以人道的、人倫的理由，在中國的土地上相聚在一起的懇

談會。主持人是1947年2·28事件後就來到大陸的台籍老一代作家周青先生。懇談會在主持人簡單講了幾句話，代表現在生活在大陸的27,000名台胞，向來自故鄉的探親團表示熱烈歡迎的心意後，就正式開始了。首先由何文德把每一位團員逐一向與會人士做了介紹，並把台灣「外省人返鄉促進會」成立的宗旨、經過與奮鬥過程中的遭遇做了簡要的說明。

「美國人為了到月球去，不斷地研究、也不過等待了十七年；

夕日餘暉下，探親團登上煤山的最高處，俯瞰霧色蒼茫的紫禁城。



而我們這些為國共兩黨打內戰的老兵們，為了回家看看自己的親人。為了觸摸故鄉的土地，卻苦苦等待了四十年！」他努力控制著情緒，卻抑不住漸漸高亢起來的聲音。「我們的返鄉運動是台灣社會運動的一部份。如果台灣過去沒有像在座各位前輩那樣，一批又一批為台灣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台灣人民的幸福做了重大努力和犧牲，那麼，台灣的社會運動不可能有今天這樣開放進步的局面。如果台灣的社會運動沒有向前開展，我們返鄉促進會也絕不可能在這個時刻，在這個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古都與各位鄉親見面。因此，我們在台灣從事街頭運動，不論是演講，或分發傳單，一直都沒有忘記和我們這些外省老兵命運相同、際遇相同，一樣是有家歸不得，有親不能認的大陸台籍鄉親們。我們的心是和你們一樣的，和你們緊緊連繫在一起的。現在，我們已經可以從台灣回來大陸了，希望你們也很快能從大陸回到台灣的故鄉。以前，因為大海的隔絕，政治因素的阻撓，我們只能心連心，現在，我們回來了，就要更進一步，大家手牽手。全中國同胞，團結

探親團員王燦金在慈恩寺前向大陸同胞說明返鄉情形。

一志，心連心，手牽手，共同爭取返鄉探親、定居，自由來往的權利！……」

老何的講話，幾次被熱情的掌聲打斷。老何幾次聲音哽咽，滿眶熱淚。

在這個懇談會裡，我們看到了許許多多40年前來自台灣的同胞，聽了、體會了他們40多年來，苦苦想家，念家的心情。何文德的一席話，立刻在會場裡引起廣泛的共鳴。一位出生在苗栗縣的黃清旺先生，今年已經60歲了，略顯瘦小的個子，兩鬢都已花白了，在北京40年，雖然講的已是一口標準的北京話，卻仍聽得出幾許台灣鄉音。他說：

「看到來自台灣的鄉親在衣服的前胸寫著「想家」兩個大字，我真想抱著你們大哭一場。我在內心裡寫著同樣的字——想家，已經41年了。41年，人生有幾個41年呢？為了人為的因素，使我有家歸不得……」他哽咽著，強忍住眼眶裡的淚水繼續說：「我



鳳梨、檳榔、泥土……
是探親團祭拜黃帝的台灣特產。

是台灣省苗栗縣人，原是糖廠的工人，台灣光復的時候，我們都是滿腔熱情的，要愛國家，再也不要做亡國奴了。所以，當國民黨告訴我，當兵是愛國的具體表現，我相信了。毅然決定加入軍隊。但是，一進入軍營就像入了監牢，再也出不去了。他們連夜把我們從嘉義訓練營送去基隆碼頭，送到冰天雪地的華北戰場打內戰時，都沒有讓我們和父母告別。家裡人完全不知我的死活，只聽國民黨說我已經犧牲了，就在大廳為我設了神主牌位。我急切希望國民黨能讓我回家。把我送來當兵，為什麼不准我回家呢？我要回去把我的神主牌摘下，我要告訴我的親人，我還活著，我沒有死呀！……」他說著說著，止不住又激動起來。

「再過一個月就要過春節了，依據我們台灣人的風俗，全家人要一起圍爐團圓，不在家裡的人也要替他留個位置，擺上一副碗筷。已經41年了，我多麼希望能回家去，坐在那個已經空了41年的位置上……」黃清旺的話觸動

了。在場許多遊子們的心，只見那些頭髮已經花白的老人，頻頻擦拭著眼淚。「對不起，我的話講多了，我實在忍不住，……忍不住……」黃清旺老先生說。

他回過身去，站在後面的何文德立刻抱住他，兩個初老的遊子激動得哭了起來。

目前住在北京台灣原住民同胞張澄生說：「我們山地人有個習慣，父母在時要常回家去探望，父母不在了，每到豐收節，子女要去墳上叩頭燒香。而40年來我卻沒有機會。不久前，我在新加坡與台灣的姊姊通了電話，姊姊說，她也76歲了，母親已經去世，問我為什麼不回去掃墓呢？姊姊的責怪令我非常內疚，可是，我回不去啊！」

人生在世，誰無父母親人？這些遠離台灣故土的遊子都已經垂垂老矣，在世的時間也不會太久了，卻由於政治的原因，使他們有家歸不得。「國民黨政府以安全的理由，拒我們於家鄉之外，是沒有道理的。我們這些人，有的是國民黨徵來當兵的，有的是被當年國民黨選派來大陸上大學的，也有一些是因為2·28事件，為了逃亂來大陸的。國民黨於情、於理都應該讓我們回台灣。我們



回去，只想探親掃墓，盡一點人倫孝道，國民黨為什麼那麼沒有自信呢？我們這些人都這麼老了，能在台灣造成什麼安全問題呢？」原籍台灣高雄市的葉紀東老先生說：「我們希望國民黨站在人道倫常的立場，讓我們回去看看吧，不要再在歷史的恩怨上糾纏纏了。允許兩邊的人民有來往，只會使整個民族更進步、更和諧！……」

主持人周青先生也在懇談會結束時，公開呼籲：「國民黨基於人道理由開放在台的大陸人回來探親，這是值得讚揚的。既然已經開了半邊門，我們希望，另外的半邊門也能很快地打開，使我

探親團全體團員
在蘆溝橋頭舉行
儀式，向兩岸抗
日死難同胞致敬。

們在大陸的27,000多名台胞很快地回去台灣。」

會議結束後，探親團的發言人楊祖珺宣佈，台灣的「外省人返鄉促進會」決定邀請兩位大陸同胞返回台灣探親，一切費用由促進會提供，接著，探親團的團長何文德把一支隊旗、一包剛犁過的台灣泥土，及一包檳榔送給大陸的台灣鄉親。這個簡單隆重，且充滿豐富象徵意義的邀請與贈與儀式，立刻帶動了會場的高潮。掌聲與人聲就匯成一股溫暖的熱流，流過每一個人顫動的心房。

一位在場的老鄉親鄭鴻溪先生即席擬了一副對聯：

「四十年，恩恩怨怨，風風雨

雨；從此後，說說笑笑，來來去去。」

但是，這群飛離台灣土地已40年的燕子，真能在有生之年飛越海峽，飛回台灣嗎？

我的觀察與隱憂

在這個返鄉團還沒有出發之前，台灣的報業、雜誌對大陸的現況早已做了許多報導，尤其是對於返鄉探親的各種細節，報導得更詳盡。關於北京政府對於來自台灣的人刻意地給予各種方便和優待，也是我們事先就明白，但是我們心裡卻十分不能同意的。所以，團員之間事先曾有過約定——絕不接受北京所給予的特權！我



探親團在蘆溝橋上，點燃團旗，向兩岸抗日獻給海峽雙方在抗日民族戰爭死難的英靈。

們希望能夠在旅行期間與大陸同胞過相同的生活。猶記得台灣在每年的國慶日，對海外僑胞回台參加慶典時給予他們的種種優待與特權，曾在我們內心激起極大的不滿與憤怒！今天，我們組團到大陸探親，目的是為滿足人倫親情的渴望，也為了促進雙方人民彼此更多的瞭解與友好。若因為北京政府刻意給予的方便——在大陸人民心目中已被視為一種特權而造成大陸人民內心的不滿與怨憤，加深彼此的隔閡與敵意，不是反而弄巧成拙了嗎？

但是，我們這種主觀的、善意的想法，當我們到達大陸後，立刻發現是行不通的。因為在大陸旅行的車票與機票實在太難買了，如果不運用特別關係去買票，我們可能就地在廣州等個3、5天才能到西安，由西安到北京肯定也要等個幾天。特別是在春節快到的時候，說不定還必須等得更久。這一來，我們就無法在短短的3個星期內達到返鄉探親的目的。至於住的方面，由於大陸人多屋少，各種居住環境的條件相當落後，也會造成旅途中的種種適應問題，因此我們只好接受旅行社的安排。

但是，我擔心對於來自台灣返鄉探親的人，特別是對於像我們這個探親團的成員，在台灣社會，大部份都屬於極低收入的一群，在社會上長期處於被忽視，被踐踏的情況，現在一進入大陸，立刻被安排住在相對於大陸同胞的標準來看都是極為豪華的飯店，每到一地都有記者爭相關心訪問，兩相比較，我擔心對他們今後，不論是留在大陸定居或返回台灣，恐怕都會在心理上產生難於適應的問題。

先說少數有意留下定居的人吧，在初到大陸這些天所受的優待，肯定是不可能長久維持不變的。

當那些優待取消後，會不會使他們感到失望呢？而大陸的鄉親，由於在物質條件上普遍落後，對來自台灣的親人據說都抱著相當程度的寄望，希望能對他們的生活改善有所幫助。然而，這些人並非個個都有這種能力，大陸鄉親在希望落空後，是否會增加此後相處的困難呢？而且，大陸上的人，不論是吃的、住的、也並不是都有足夠的能力來安置親人，再加上40年的隔離，生活習慣已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彼此生活在一起，是否能保證安定融洽呢？北京政府要照顧十億五千萬人民的吃住問題已感吃力，若要再安置這些人的生活，不也是一件負擔嗎？

至於探完親後還要返回台灣的其他成員，由於過去在台灣的地位、收入均居於社會的最低層，他們甚至從來沒有在台灣住過飯店，對台灣社會現況的瞭解也實在有限得很，到了大陸以後，所受種種特殊的優待，固然滿足了他們過去所不曾有的重要感與尊嚴；但是，回到台灣後，當他們又重新過著與過去一樣的貧困孤獨的生活，是否會使他們覺得更加難於忍受呢？是否會使他們往後的生活倍覺辛苦呢？如果有人酒後抱怨，說些牢騷的話，會不會被安全單位視為因回大陸而「思想不穩」，加以完全不必要的壓迫呢？

返鄉探親是人倫之常，當然不應以政治的、人為的原因加以阻擾，但是，也不必因為政治的原因而刻意對返鄉探親的人予以種種優惠與特權。我們絕對支持海峽兩岸人民自由的、和平的來往，但卻反對以政治的考慮扼殺助長或著意壓殺！

♀

次高山下， 一個民族的衰落……

30多年前，梨山／環山開始種珍貴的溫帶水果。
1959年，橫貫公路宜蘭支線通了車，
這些溫帶水果首次進入台灣農業商品市場。
肥大的利潤，
迅速、鉅大、廣泛地改變了環山部落的物質和精神面貌：
部落共同體經濟；
組織到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瘋狂轉動的齒輪；
酗酒、放縱、浪費和享樂，
從根破壞了原住民傳統文化、道德與社會肌理。
肥料，農藥濫用；
漢人高利貸資本的蠶食；
進口蘋果傾銷台灣，
環山結束了傳奇和惡夢似的「黃金時代」，
留下絕望，解體和破滅的危機……

攝影 ■ 顏新珠
撰文 ■ 廖嘉展



黃金時代的環山，大量的人口外流，狗和老人們所組成的聚落，正是那時期的寫照。

環山開發史

環山，顧名思義，是個環繞在群山中的部落。其北有次高山，東有中央尖山，東北有南湖大山，東南有碧祿山，西有大雪山，西北有火石山，這些都是台灣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環山位於斯介蘭溪和七家灣溪合流的附近，海拔約1500公尺的河岸段，丘上日據時稱平岩山，光復初改稱今名。

事實上，經長年的部落戰亂和播遷，環山的泰雅人系統已十分複雜。清朝時期，在其原有的4個舊部落中，有因巫術引起的部落內戰爭，Piyabong社整個社群被消滅；民前1年（1912年）5月，日軍由宜蘭經大同侵襲Skauyau時，Tskalagan社派了16名壯丁前往伏擊，全部壯烈成仁，但也殺死了不少日軍。日軍惱羞成怒，到部落中將未逃走的人全部逮捕，男人悉數殺死，Tskalagan社全毀……

之後，日本人為便於控制，便在此設立了「平岩山駐在所」。

部落中的長老說，日據時代生活很艱辛，壯丁們常被日警差去當挑夫。那時候對外交通僅有約1公尺寬的「理蕃道路」，挑著重擔，非常難走，從環山到東勢來回一趟要4天的時間，所得的工資僅6、7毛錢。族人仍以傳統的狩獵和游耕的農作方式過日。

因為日本人發現，環山一帶的氣候和日本相似，應該適合種植蘋果、梨和水蜜桃等溫帶水果，因此紛紛從日本帶來果苗試種。少數的環山族人獲得日人贈送的

果苗，大抵也跟日本人一樣，種成的只是自己吃著玩，沒有什麼經濟價值。

民國38年左右，和平鄉公所曾在村民大會中鼓勵民眾種植溫帶水果，但大都因技術不良，而沒有太多的收穫。

民國44年到46年間，中興大學教授黃弼臣和朱長志，在當時的農復會資助下，在梨山和環山地區作資源調查，結果認為梨山、環山一帶山區適合種植溫帶水果，並在民國47年引進果苗，大力推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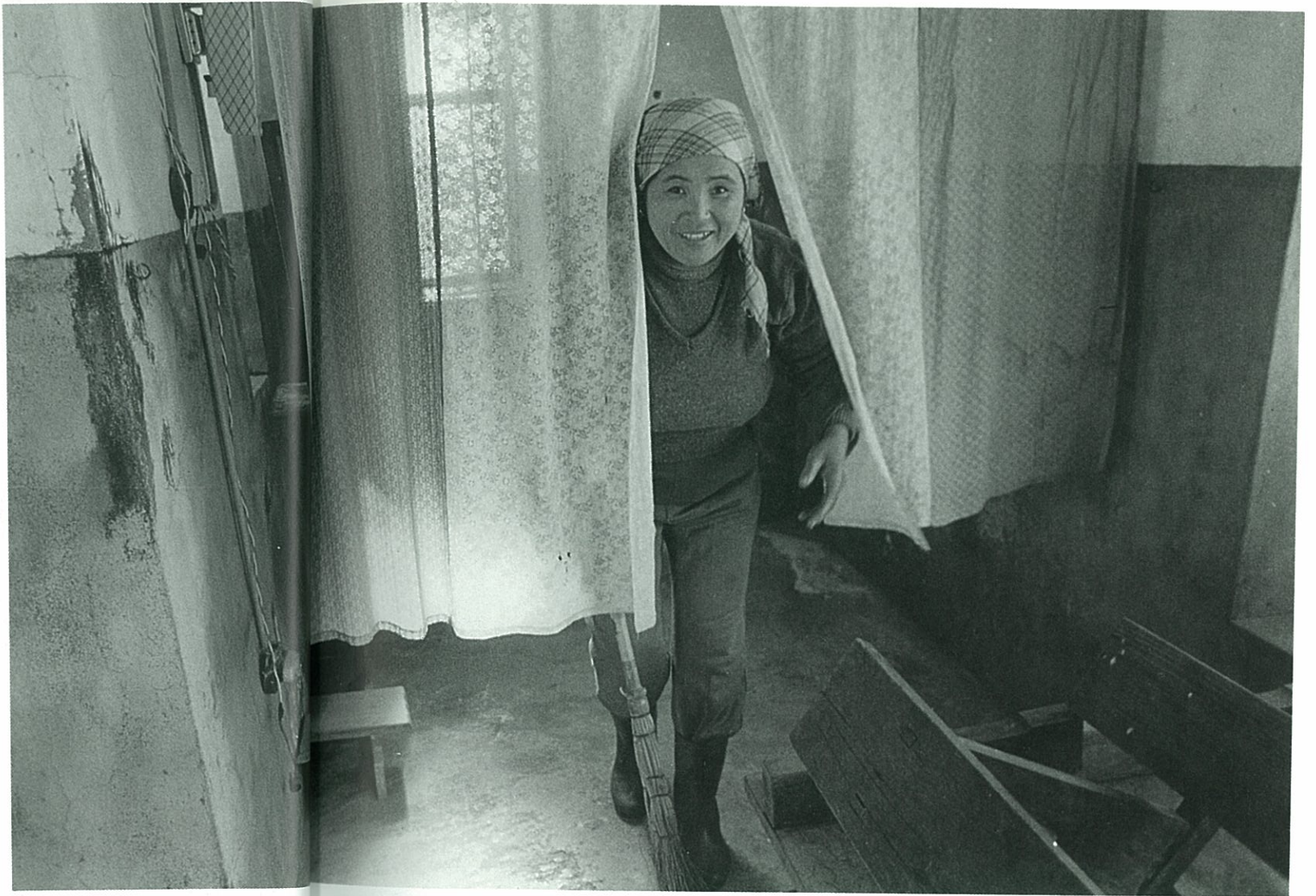
當時年輕的Watan-Malai，早在民國38年時，就開始種植，他因懂得接枝的技術。在1958年時就已經結實得不錯了，但因交通不便，無法銷售，只好自己吃掉。民國48年，橫貫公路的宜蘭支線已快開到部落了，他將300多棵梨子採收後，背負到公路上，再用卡車運到平地銷售，29年前的當時就賣了4萬多元新台幣。

在尚未大量種植溫帶水果以前，環山的泰雅人金錢的來源，最早是靠到山下販賣獵物、野味和山產，他們用售得現金，只夠買些日常用品和生產工具。

對一個從沒有看過這麼多錢的



去年的耶誕節，天主教友們利用買豬後的餘錢，買些日用品，大家一起均分，當作耶誕的禮物。



民族來說，誰不想跟別人一樣，種果樹發大財？於是民國56年前後，整個環山、梨山一帶的山坡地，進入全面墾植的時期。在缺少競爭和當時地利甚好的情況下，環山和距其15公里外的梨山，開始進入了種植溫帶水果的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

現在要是問起「黃金時代」的生活，大多數的環山人都不太愛提了。

在環山承包十幾年的包商，家住霧峰的平地農民吳清桂說，那

時候，大多數的山胞年收入都在100萬以上。農民在平地辛苦種田，那裡有這種的收入，「那時候，他們都到平地來買房子或是租房子，200多戶的人家，估計有100輛左右的轎車，他們很會享受……」正在忙著剪枝的吳清桂說。

據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助理研究員余光弘的調查顯示，在1975年時，每月收入在8、9萬元的環山人民，已經算是當地的「貧民戶」了！（1975年，國民平均年收入是26,594元）

長滿鬍鬚，粗壯的棒球選手「海豬」說，10年前，他家有2甲多的

教會的婦女們，每星期都會到教堂做義務清掃。



蘋果園出租，一年可得租金70萬元，總共包了7年，得款490萬元。「我們錢多到了不知怎麼花的地步，忽然暴富起來，我們沒有一點心理準備。」他也同意當時固然有人拼命學漢人，買房子、買車子，但也有不少錢是花在改善生活環境的花費上，例如：整修山上的房子，購買新型的家電製品……「另外，我們山地的男人，也有一些人，試著去嘗試平地女人的味道。」一位年輕少女說。那時候由於大都把果園租出去，

留在山上的人也就變得游手好閒，無所事事。於是，很多人到平地去了，「59年到62年之間，環山真是淒涼，很少看到人影，只看見一隻隻的狗。」曾世永說。很多人因為在平地買了房子，所以戶口就遷下山去，很多小孩也跟著到台中地區求學；另外也有一些人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到平地買或租房子（環山的平等國小學童從早期的一百多名，降到目前的22名。）而學習環境的劇變，無法調適平地生活和學業的

小朋友，輕者被學校退學，重者在平地染上各種惡習。陳永光（假名）說，「講起來，這都是錢在作怪。那時候，我就是不喜歡花錢，可是媽媽卻硬要拿錢給我花，因此，我養成許多壞習慣。山地父母很愛孩子，但是不懂得教育孩子……」一位到過平地求學失敗回來的青年，表情嚴肅地對我說。

有些在平地看顧孩子的妻子，因無法抗拒都市中五光十色的誘惑，失節淪落；而在山上的丈夫，

因妻子不在身邊，也有了外遇，「10年前，就有許多家庭因而破裂了。」基督教安息日會的傳教士王榮居說。

潛藏的危機

「發了！發了！」對這個不曾擁有過大量貨幣的民族來說，民國64年以前，從果苗到收成的6、7年間，一甲地投資約70萬元左右，而只要一年就可撈回全部的「帳面投資」成本。金錢帶來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陡然巨變。民國65年

去年的耶誕節，環山的天主教教友們，每戶出資500元買了兩頭豬，在共食豬雜碎後，族人們手足舞蹈，唱起「Skauyau（環山舊稱）之歌」。



婦女們正準備參加耶誕晚會的表演。

時，只要帶兩箱35斤的「五爪蘋果」到山下去，就能賣到八、九千元，足夠在城裡花天酒地兩個星期。

民國49年，橫貫公路通車之後，先總統 蔣中正做過這指示：「為開發山地經濟，安插榮民工作，改善山胞生活，開發梨山為國防、觀光勝地。」這最高指示，加上民國52年，省地政局測量總隊，在劃定環山每戶原住民的耕作面積和界線時，對於林地和旱地的區分，並未按照確實的坡度計算。此外屬於原墾者所擁有的休耕地，不論宜林或宜農，一律報為農地。蘋果、梨子的價錢蒸蒸日上，本來「兩瓶米酒可換一甲地的山坡旱田」，一下子身價百倍。幾年之間環山周圍被粗糙規劃出來的

唱首「平安夜」做為耶誕晚會的開始。





700多公頃土地，完全被開發起來（含整個梨山地區共約4760餘公頃）。

同一時期，平地漢人的資本也迅速大量地湧進環山。民國50年到59年之間，平地人和退伍老兵千方百計地在此買地（其實按規定只是買使用權）。他們有的用酒把原住民灌醉，趁機說服；有的放高利貸，等原住民無力償還時，要他們以土地抵押巧取豪奪。再加上平地包商的縱橫捭闔，使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第八條所規定：「土地不得轉租，違者撤銷該筆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完全失效。

在經營成本逐年提高和技術比不上平地人的情況下，幾乎所有的環山人都把自己的土地或多或少地租出去。平地包商在暴利引誘之下，「租地」的競爭十分激烈。包商在付出龐大的租金後（但總還有2~3倍的利潤），為了保證和提高產量，化學肥料就被大量使用了；正和林俊義博士在「科技文明的反省」一書中所談到的：「跨國公司為了逃避母國的法規，就把自己國家禁賣的農藥化整為

有些果園的材料和果子須靠流籠來運送，因此經營的成本也相對提高。

在進口蘋果的壓力下，平地包商已節節撤退。正在剪枝的平地包商吳清桂說，去年連種梨子的商人也有一半賠本。

山地一年農藥和化學肥料的使用量分別是90公噸和1,400公噸。梨山地區（包括環山）若以5,000公頃來計算其農藥和肥料每年每公頃的使用量，則分別是：18公斤和280公斤。如果這項統計無誤的話，梨山一個地區農藥的使用量就要比全台灣省的農藥使用量還要高了。梨山和環山屬大甲溪的水源頭，水源農藥汙染，關係著大台中地區300萬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

在環保意識逐步普遍的現在，環山、梨山山坡地的過度開墾和因而衍生的農藥和肥料的不當使用，似乎早已成為台灣各媒體和民眾的眾矢之的了。而這個問題在民國63年達見（後改名為德基）水庫完成，開始蓄水後更突顯了出來。原本預估有120年壽命的水庫，因為每年100餘萬立方公尺的淤砂，使水庫壽命減短為50年。因此水庫當局把影響水庫壽命的大量淤砂，都歸咎於梨山／環山的「土地超限利用」，還發動了學者撰寫研究報告，主張超過28°以上和所謂到了「衰退期」的果園1,228公頃全數砍伐。於是整個環山／梨山籠罩在不安的疑雲當中。

其實，在水庫尚未興建以前，台電在民國57年所做調查指出，達見水文站記載近10年河川的年平均輸砂總量為2.15百萬公噸；而且有1,028公頃的崩坍地，有半數以上屬於非安定者；該報告也發現，橫貫公路完成後兩三年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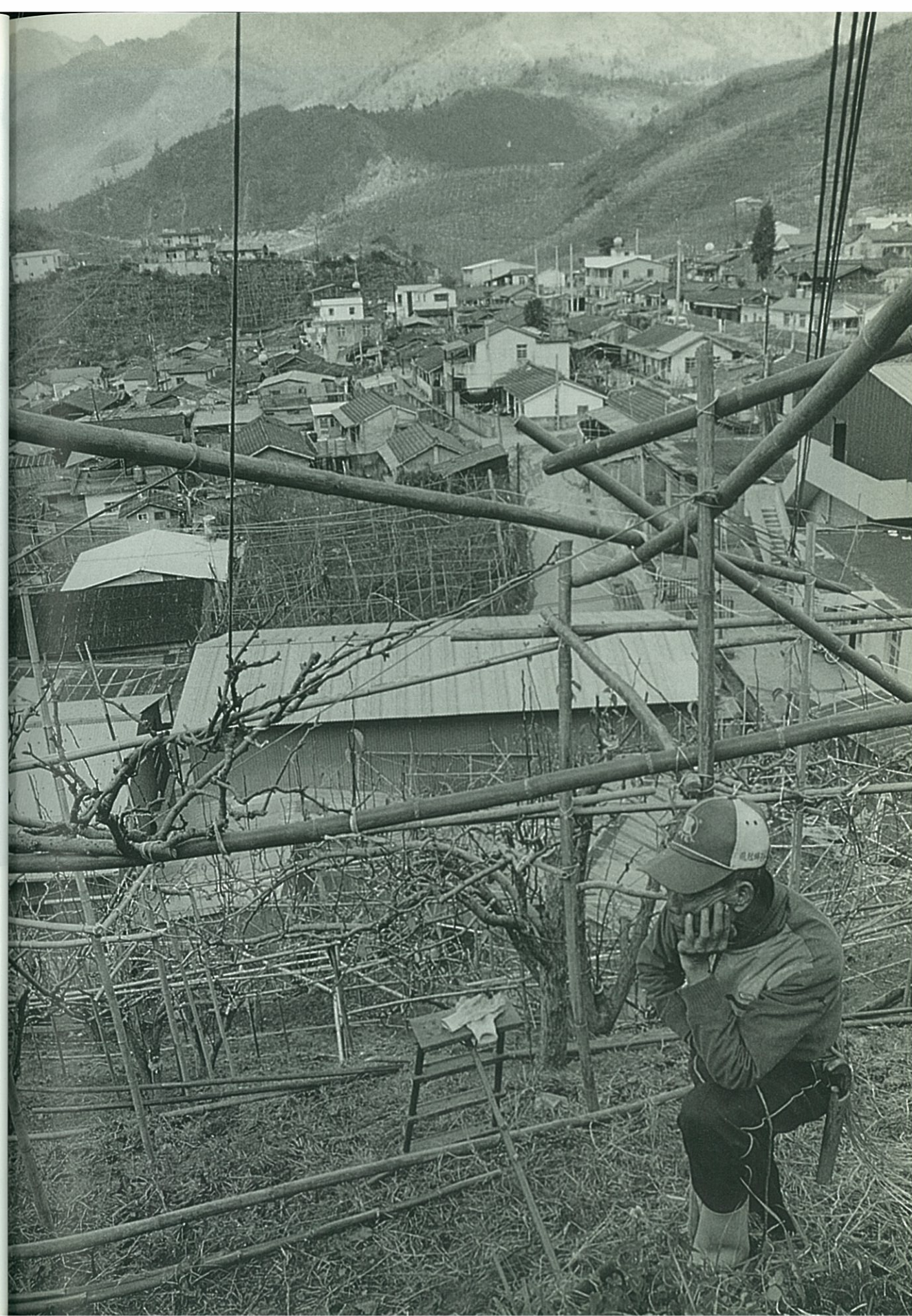
零，把成份拆開分別輸出至第三世界國家，然後在第三世界國家設立所謂『裝配工廠』，便『合法』地製造出售。

10幾年來，環山、梨山的果園，也和台灣地區其他的農村一樣，農作物病蟲害年年增加，在沒有農業專家指導的情況下，經唯利是圖的農藥商舌燦蓮花的鼓動之下，大量地使用有害人體和生態環境的農藥，似乎是無法避免了。

據統計指出，全省農民花在購買農藥的金錢，從民國51年的200萬，到民國74年驟升到52億元，短短的23年間，農民購買農藥的金錢數額足足成長2,600倍。以74年來說，平均每位省民分攤近300元，而每公頃農地的有效成份用藥量約為10公斤。

前環保局局長莊進源曾在一項演說中指出：據民國70年的一項統計，台灣地區每年農藥銷售量高達三萬四千多公噸，台灣地區居民幾乎每人平均可得2公斤，遙遙領先其他先進國家5~6倍。

又據今年元月7日，德基水庫管理委員會所發佈的消息指出，梨



溪流的懸移質含量異常增加；另外還有伐木的林地破壞等等的因素，這些都是除了開墾果園之外的大量泥沙的來源。

民國72年，在德基水庫集水區水土保持第二期整體規劃報告書中，做出結論，很坦白的指出，崩坍地為集水區泥沙之最主要來源。據台大森林系教授陳信雄的研究，當年開發橫貫公路的棄土，也是水庫淤砂的主要來源之一。

困境

在德基水庫淤砂問題年年告急的情況下，有關單位紛紛找學者專家開會，終於先決定以進口蘋果來打擊環山。梨山地區的蘋果，最後讓他們這些果農自生自滅。民國68年（其實68年以前即有少量進口），台灣進口35,292公噸的蘋果，到了72年進口量高達76,938公噸。從此環山、梨山的經濟開始步入晦暗的時期。陳信雄教授認為，若不考慮其他的淤砂因素，完全怪罪於大部份水土保持工作做得很好的梨山地區的果農從而進口外國蘋果來打擊他們，是一件很殘忍的事。

這種經濟來源完全依賴果園的獨特收益，賺了錢又不知轉投資的環山人民，完全應驗了余光弘在民國65年所做的預測：「倘若客觀環境有了改變，恐怕這種太過特化的經濟，會有崩潰的危險。」

外國水果進口後，台灣果農的投資成本居高不下（每公頃視交通、地利、樹齡……各種因素，每年成本約在70萬元~90萬元之間）的情況下，蘋果產地價格最上品一箱從3,000多元節節下降到今年最底的150元。「單單是採收時的包裝費、運輸費都要160元左右，採收前的肥料、農藥、人工等費用都沒算呢！」去年從12月22日晚上，我再度來到了環山。

5、6位環山的年輕果農，迫不及待地就在村長梁一正的家聊了起來。

梁村長感嘆地說，在環山現在有存款的人家大概只有1、2位，其他的人，大都已債台高築，「沒辦法，幾年下來，大家都被這沈重的資金拖垮了，連我都一樣，有多少債主在逼我們呀！」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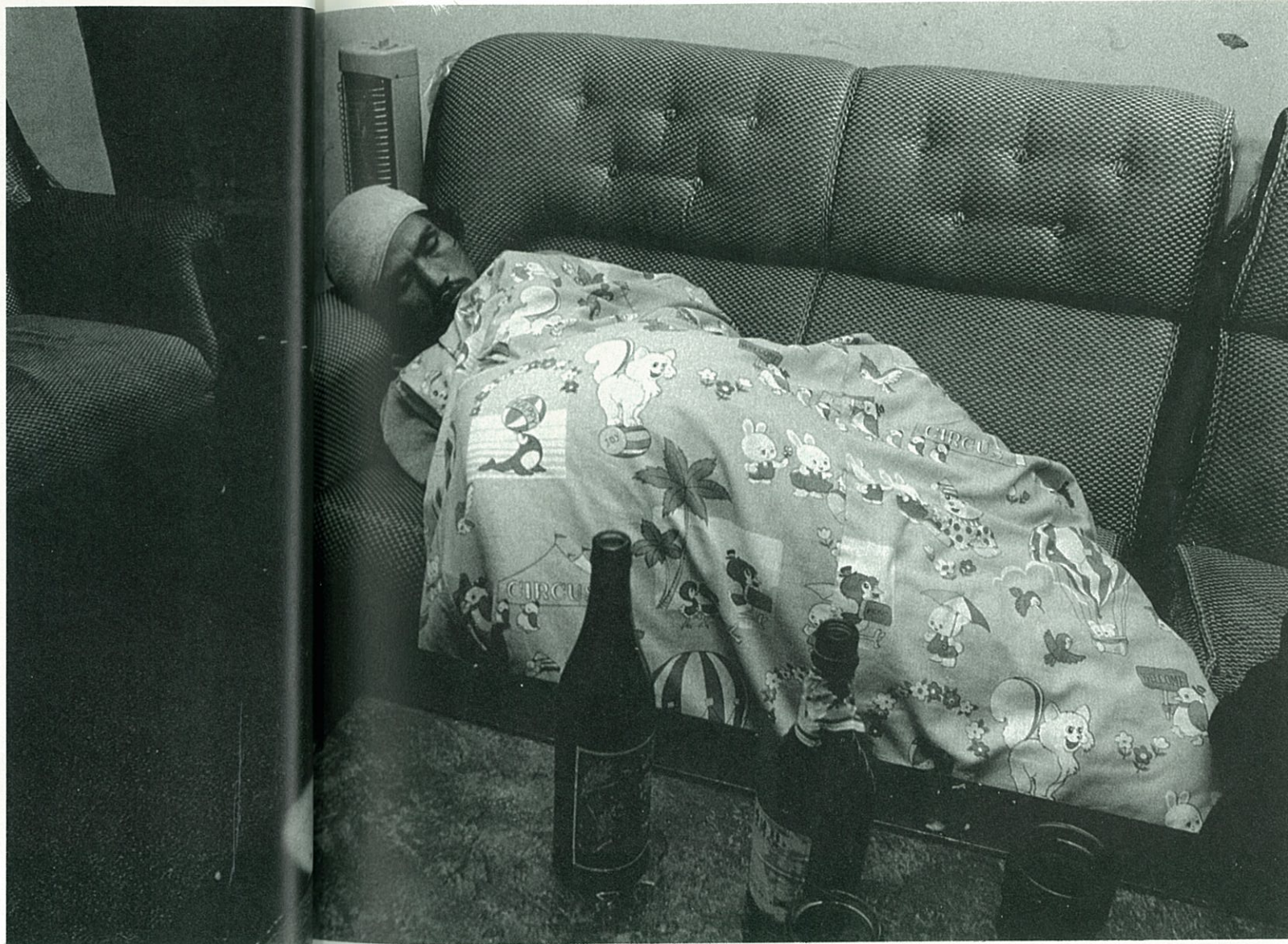
「十幾年來，我們的錢其實都是包商和行口賺走了。保守估計，利潤正高的時候，包商一甲地可賺300萬到400萬元，」這位30幾歲的年輕農民接著說，「可是自從蘋果開放進口後，包商紛紛撤退了，留下的苦果卻讓我們在承擔，我們告貸無門，年輕人大都志氣消沈，現在我們的蘋果園大多任其荒蕪了。」

在他們正需要資金週轉的時候，原住民所擁有的山地保留地依規定偏又不能用來抵押貸款，於是他們只有求助於漢人地下錢莊和行口（水果商）高利貸資本，而橫遭盤剝。

另一位林姓的果農又說，六年前，他當兵回來時，向地下錢莊借了50萬元，可是3分的利息錢先付，實際上只拿了35萬元。倒楣的是，往後幾年不是遇到颱風，就是大旱，直到去年，才把錢還完，光利息就付掉了90萬，「如果我們能向銀行借錢，我要付那麼多利息嗎？」他說。

這種以債養債的經營方式，已成為此地的常見現象。而說到這被他們稱為「吃人不吐骨頭」的行口，大家的苦水全吐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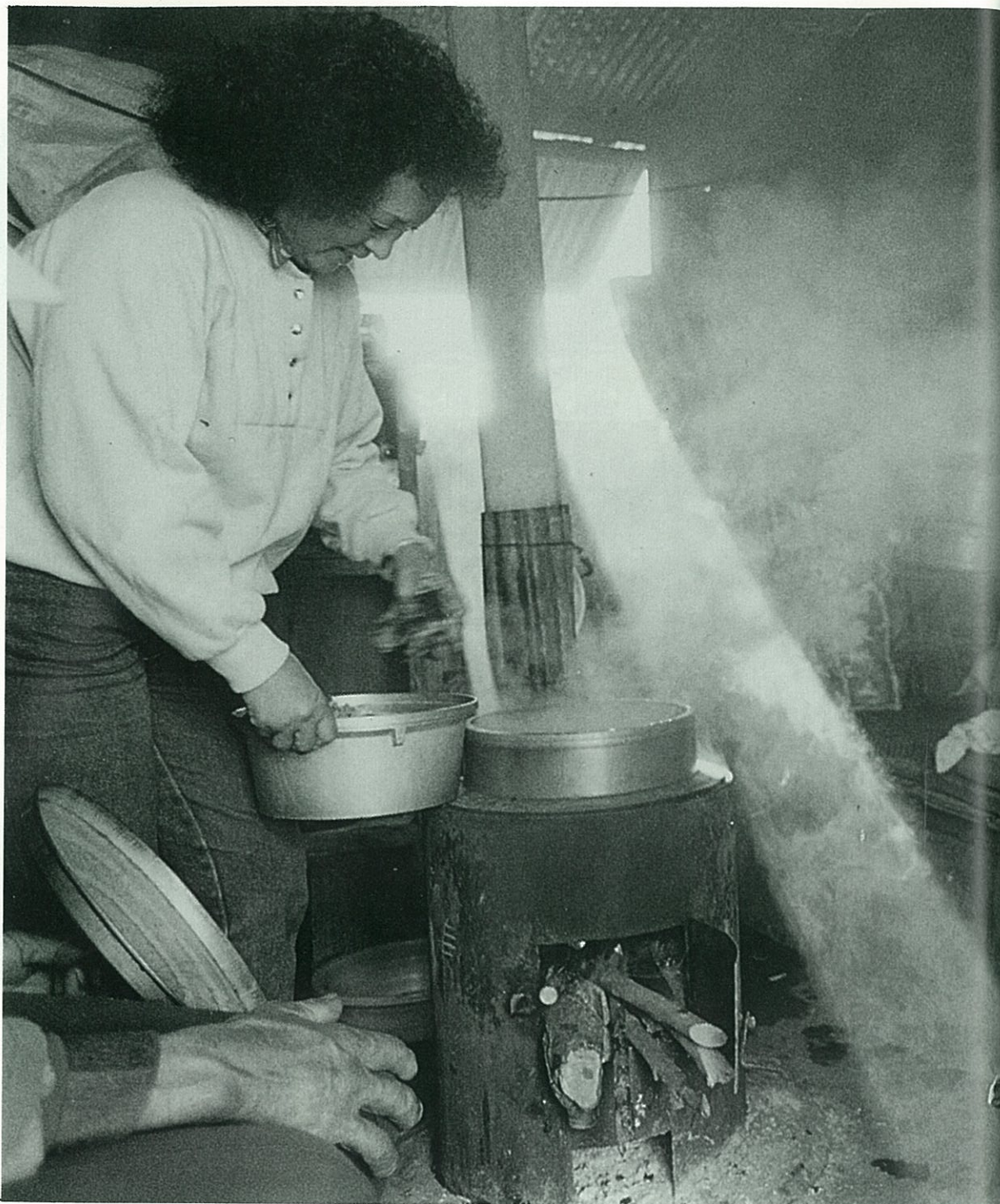
梁村長以蘋果價格還算合理的時代來說，假如向行口借30萬元，一箱蘋果以500元賣給行口的話也要600箱才夠還債。可是同樣500元一箱的蘋果，沒良心的行口寄來的拍賣單卻只有400元、350元不等，再加上每箱扣掉3斤（實際



只有2斤)的紙箱重量和10%的行沖(傭金)，層層剝削下來，果農常常弄到借的錢無法還清，還得四處為明年的資本奔波。

前任的鄉代林茂祥說，現在向人借錢真難，儘管信用不錯，也得向人陪笑說好話。農民買肥料和農藥不得不賒帳，好幾家雜貨店因農民都來賒帳，周轉不靈而倒閉了。而且賒來的農藥品質都比較差，又比較貴，而劣質農藥按照良質農藥的比例使用，根本沒有效果，「自然地又得加重了

經不起長期的賒債負擔，環山的雜貨店有的已倒閉。
喝完酒，倒頭大睡的環山青年。
(攝影■廖嘉展)



份量，結果錢也沒了，果樹也長不好，我們果農的遭遇，八成都是這樣。」

林茂祥又說，二十多年前，環山的果樹根本不用噴藥，也不用下肥料。現在果樹有一大堆黑心病、銹病、紅蜘蛛、赤心病等，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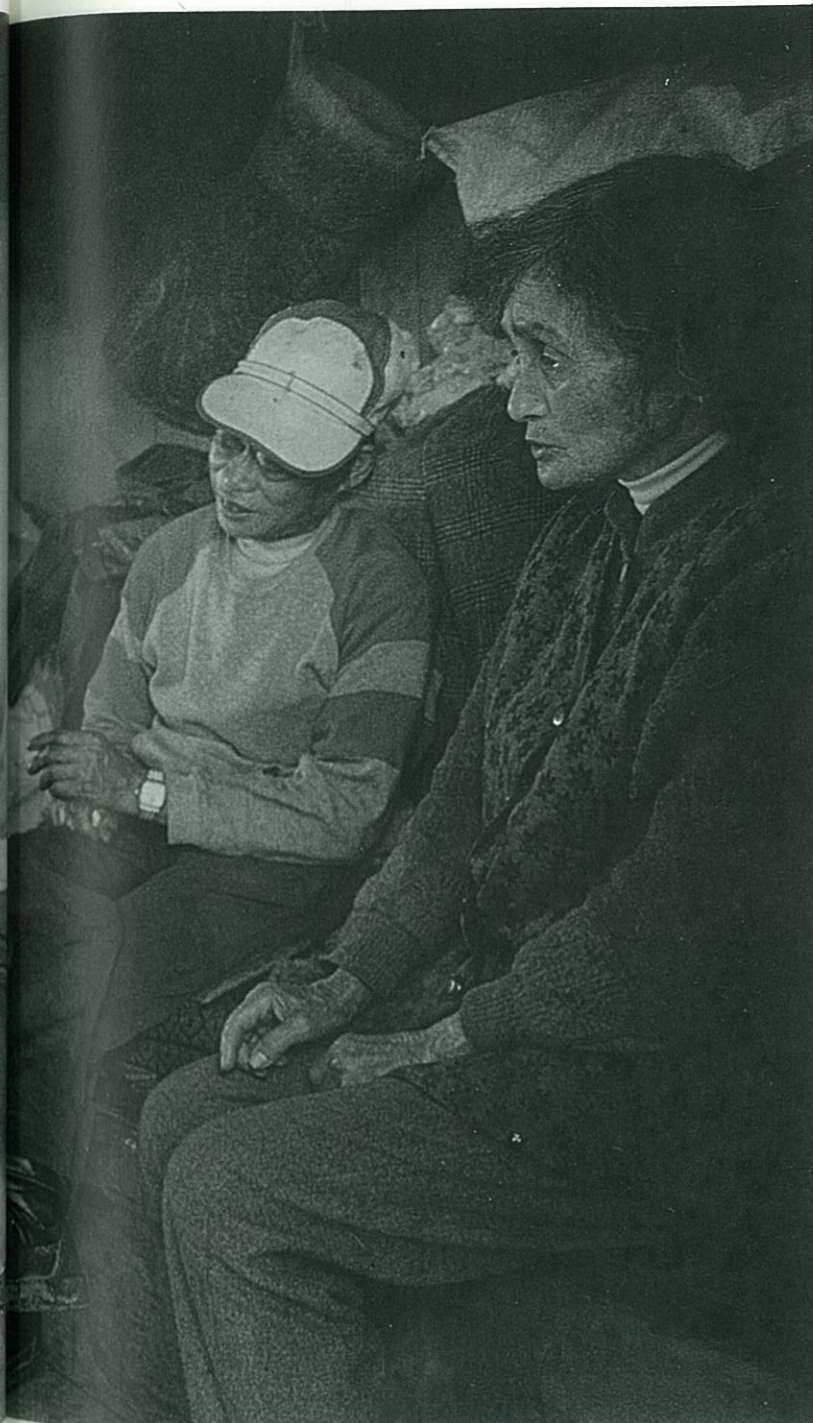
噴了10幾種的藥也治不好。目前環山地區的水果連年都在減產當中。

「果農們雖然缺乏農藥的專業知識，但政府有哪個機構來輔導過我們？又是誰讓農藥商這樣目無法紀地賣偽劣農藥？如果說，

梨山、環山一帶，是全世界用農藥量最多的地區，我想也不為過。」村長梁一正說。

絕境

在這靜靜的深山中，即使是氣溫零下3度的夜裡，也抵擋不住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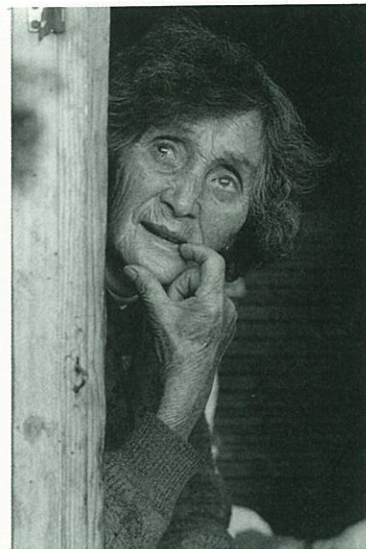


場每個人發言的激情，而我的心卻是異常的冰冷。識盡環山的繁華與衰落，思緒真是錯綜複雜。這時又讓我想起在去年3月間驚動全國的大新聞：農藥「巫」走了環山少年郎……

報導指出，民國75年一整年，

《環山部落共死亡50餘人……平均每星期死一個人……農藥遺毒最後成了最可能解釋密集死亡的原因……》

可是距離我去年3月間，第一次到環山的時間，至今已有十個月之久。環山同樣的環境，照樣打



海拔1500公尺的環山，每戶人家都有烤火的小屋，他們在此閒聊、喝酒……。

78年砍樹的大限即將來臨，這陰影一直籠罩在環山每個人的心中。

過一期的農藥，照樣沒有自來水喝，但是卻只病死了兩個老人。「我不敢說我們的水源沒受到汙染，但如果飲水中有農藥殘毒的話，那麼我們的小孩、婦女、老人為何不會出問題，單單只是這些少年郎會死亡？」基督教安息日會的傳教士王榮居說，「我敢以傳教士的人格保證，民國73年到75年間總共在環山死亡的，不論是本地或外地人，大概在28人左右。」「如果一星期死一個人，那麼現在只有200多人居住的環山，不用多久就會死光光了。」王教士說。

其實，每個環山人人都知道，當時在各媒體的記者尚未到達以前，有一天一大早，村長梁一正就向村子裡廣播，說如果有記者來採訪，不要說我們的人是喝酒喝死的……

因此，部落中不滿當時大眾傳播不當報導的人紛紛起來在村民大會中攻擊村長操縱輿論的不當。村長也因此揚言要辭職。



一位熟知內情的村人說，其實，這事件最大的受害者，可能就是村長自己了。他為了爭取延宕8年的自來水工程能趕快供水，而說了水源有問題的話，本來做事很積極的他，打這以後，他抓部落的工作再沒有過去的熱呼勁兒了。

走過不少山地部落，我知道，「酗酒」已經成為今日山地部落中一個嚴重的問題。但在環山的特殊環境中，誰也不敢斷言，農藥殘毒在水中、在空氣中，對生活在這裡的人沒有絲毫的影響。

我們也衷心的期盼，政府有關的衛生、環保單位，能長期的在環山從事困難的有關農藥汙染的科學研究，並且把真相公諸於世，這樣或許能對台灣現在嚴重的農藥濫用問題，讓全國人民有個警覺、反省以致尋求解決的方法……對於沒有農藥和毒物學知識的我來說，只能從酗酒方面加以瞭解。

34歲的蔣正雄說，他噴過五、六年的農藥，而且每次噴完藥回來，就馬上喝酒。他很正經地說，那些死亡的年輕人都是「酒鬼」，而且大都又是不肯到田裡勞動、噴藥的人。「狗改不了吃屎」，有人到了肺病第二期，吐了三桶血後還是照樣喝酒，最後肝也出了問題，前年才去逝。

戒了酒的徐克勤說，詹×良，喝得身體發紫，住院回來又喝，27歲時，還是被酒帶走了。「照理說，我們山上人要比平地人長壽，但是五臟六腑全部泡在酒中，這樣怎麼不會有問題，」他又說，「喝酒的人都希望把公賣局喝垮，現在喝的人都是執迷不悟，有一天——。」他歎息了。

詹雅各，過年就25歲了，但是喝起酒來，發了酒瘋，就在家裡打打鬧鬧，甚至常到派出所去報到。「已經沒辦法勸了，別人罵

也不會難過了，爸媽都管不動了……」他自己說。每當果園收成後，他就喜歡到台中去，在台中夜市喝個痛快，再回旅社中睡個兩、三天，醒了再繼續喝……「我沒有一技之長，我也沒想到繼續喝會怎樣，想到死去的同伴，想戒也戒不起來……」那天沒喝酒，尚能清醒說話的雅各說。

黃靖信，個子不高，今年54歲。他的兒子黃明也是因酗酒死亡。「黃明的身體很棒，有力量，但就是不肯工作。他讀過高中，可是回來後喝酒喝到腦筋不清楚，不會認人，甚至講不出話來，」他又說，「有時候我不給他錢，可是酒伴會拿酒給他喝；給他錢，我又怕他拿去買酒喝，不給他錢，他會很生氣地對我說：『以後我會有辦法，我不會死。』他不聽我的話，我能怎麼辦？」他悲傷地說。

62歲的吳桂月（中），仍經常幫人做工，她說，用頭背負3、40斤的物品是件容易的事。

為了保存環山的風土文物，詹秀美女士特地請頭目詹豐義（中）等人，為一座舊屋蓋上石板；並且還要興建一座山地文物館。



「自從有了公賣局以後，我們都輸了。」帶著我認識酒友的徐克勤下結論說，「或許這麼多人喝酒死亡，跟毒玉米釀毒米酒有關係吧！」這正在美國打官司的案子，在我們國內卻被公賣局用「毒玉米釀的米酒無毒」的說詞來搪塞。廣大的消費者和研究化驗單位，卻沒有任何抗議和責難。政府衛生單位的毒物學專家，也無法提出充份的證據來解釋環山青年的死亡。

回到台北後，我到中研院民族所，請教曾在環山做過研究的余光弘先生。當我想用環山青年早期的富裕的經濟環境和社會調適的困難，試圖去「理解」環山青年的酗酒問題時，余光弘直接了當地說：「理解是一回事，可是民族滅亡又是一回事。」這當頭棒喝，使我恍然大悟了山地人民酗酒問題的嚴重性。

據台大醫院副教授鄭泰安在74年的研究與林憲在38年至42年間所做的研究比較指出，近40年間，泰雅族和阿美族的酒癮盛行率皆有顯著增加的跡象：泰雅族從0.11%增加為5.8%；阿美族從0.16%增加為2.0%，增加幅度在20~50倍之間。而這兩族的酒癮盛

行率，比漢族的0.2%，皆高出很多。

另外，據鄭泰安在民國73年對全省各地泰雅族的死亡統計抽樣研究分析，因喝酒而造成意外死亡和肝病死亡的，占死亡人數中的23.4%，而環山的死亡率和其它地區泰雅族的死亡率也相似。喝酒對山胞所造成的傷害顯然是十分嚴重的。

彰化基督教醫院戒酒團體心理治療主治醫師吳潮聰，沈痛地表示，山胞酗酒問題不僅嚴重影響到原住民的生命健康，甚至已經威脅到原住民的民族存亡續絕了。

反省

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許木柱和李亦園在民國67年發表的論文：「社會文化變遷高山族的青少年問題——以環山泰雅族為例」中的初步研究發現，被訪問的15個泰雅族青少年當中，53.33%的人每星期喝酒超過2次以上，73.33%的人一個月內酒醉2次以上。余光弘在64年的調查指出，受測的男性青少年有81.25%的酗酒率，可見這是一個普遍化的問題。

另外根據李亦園在「社會文化變遷中的台灣高山族青少年問題」，

在泰雅、阿美、布農、排灣、雅美5族5個部落的研究中，同是泰雅族的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的加灣部落，在66年度，每人每年喝了92.7瓶酒，平均消費每人每年花的酒錢計1,455.6元；67年度花了1,980.7元，推算下來，每人每年喝酒量已超過100瓶（公賣局缺67年之資料）。從資料中顯示，此地泰雅族人的喝酒量高居被研究調查的5個原住民部落喝酒量之首，比全省平均數約高出3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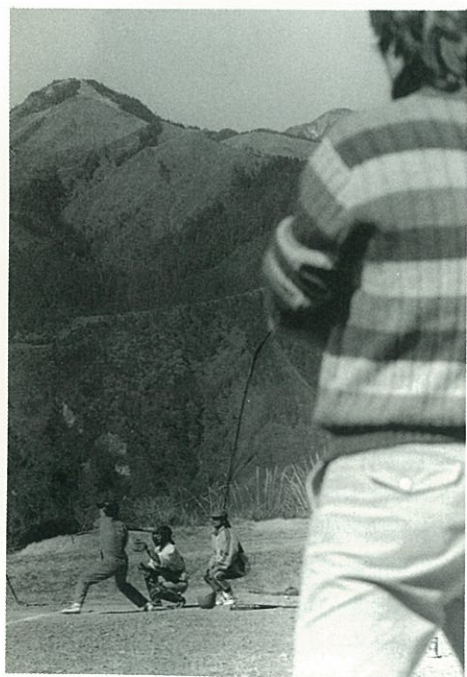
我想，我們已經很難用簡單的經濟變遷、社會調適來解釋環山，甚至整個山地部落的酗酒問題，背後潛藏著傳統文化的崩壞，價值觀的混亂、現行農業政策和山地行政長期的錯誤……這些複雜的因素湊在一起在環山爆發，造成嚴重的人和社會的被害，促成整個民族慢性的滅族。

中研院民族所助理研究員余光弘認為，原住民的文化歷經日本政府、國民政府和教會的共同「努力」之下，已被破壞得一乾二淨。更何況在山地的傳統經濟行為中，對貨幣的使用，資本的取得和累積是全然闕如的。所以，環山的泰雅人有了錢以後，學到的只是台灣漢族資本主義社會中最浮面

處理金錢的方式：買漂亮的衣服、購買房子、汽車、花天酒地……而環山正觸犯了開發中地區經濟發展的禁忌，那就是把初步的生產所得拿去做消費性的開銷，而不是從事生產性的投資，因此他對環山未來的發展，深感悲觀。

但他也呼籲，政府在整個山地政治、文化、教育方面，無法做有效地改革以前，「留在環山青年一代的自覺自救運動，是未來環山希望的轉機。」

嚴苛的事實已經向我們提出警告：台灣的少數民族政策，面臨著全面的結構性改革的時代。如



環山目前有30多位青年，警覺到酗酒的可怕，因此他們組成3支棒球隊，提供環山青年們一個正當的娛樂。

果長此以往，台灣少數民族，只有走上滅種的一途。從部落共同體經濟，直接跳入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所造成的經濟的、文化的、心理的強大休克，將使構成中國民族珍貴一員的台灣山地九族，在適應挫折中，遭到個人、家庭、社會的全面破滅，直到他們在地球上完全消失了他們幾千年的文化、歷史、種族、語言……的踪跡。

我們覺得，國家應給予台灣山地九族以一定的保留區域，為他們建設以各族語言、文化、歷史為主體的教育、重建民族主體性和自尊，從而在這民族主體性的基礎上，授以現代知識和技能。在疆界內，容許台灣山地九族有充份的自治權，並積極培養新一代具有強烈民族自覺和民族主體性的山地知識份子和領袖，由他們決定選擇自己民族發展的道路。國家應保障他們人口滋生，不受漢族資本經濟對他們橫加搜奪、詐欺，改進他們現代衛生知識及設施，並且在國民教育中，教育漢族少年與兒童，認識和尊重山地民族……目前盲目、欺罔的漢化教育和民族抹煞教育應該立刻停止，一切對山地人民在經濟、社會、文化、民族和教育、政治上的歧視，應該馬上糾正過來！

今天，環山的蘋果園裡，有人已經開始改種地瓜。「蘋果的黃金夢已經過去……從前，我們的生活一向就單純、親切……」年輕的果農梁中正說。有些很好地經營過來的人，眼看環山的沒落無法挽救，準備帶著資金和技術到美國，甚至到中國大陸去經營果園。去年12月環山憤怒的果農，在示威隊伍上喊出一句激烈的口號：「你們（指漢人，山地農業政策）砍我們一棵（果）樹，我們砍你們一個人頭！」



狗急跳牆，再馴服的動物，一旦被逼到亡滅的死角，沒有不作困獸之鬥的。1984年，政府取締80%由退伍老兵和平地人在山上濫墾種果，強迫毀園時，曾調動大軍強制執行，好幾個絕望的老兵自殺。這些，都還活生生地留在環山果農的記憶裡。

從環山回來，心中澎湃著，因為初步認識到台灣山地少數民族問題和進口水果所造成的嚴重農業問題，而深懷焦慮及憂愁。向

善意輿論和社會提出報告，進而促進改革，雖然艱難無比，但這豈不是我今後應努力的方向？——我這樣激勉自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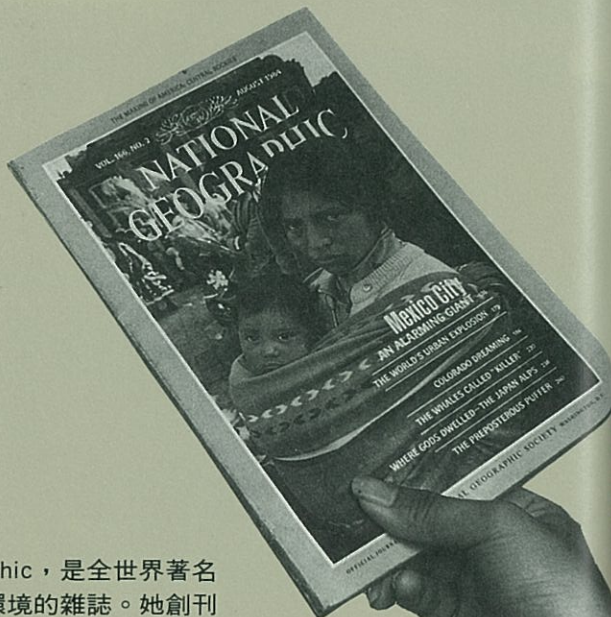
主要參考資料：

1. 余光弘：環山泰雅人的社會文化變遷與青少年調適。
2. 林俊義：科技文明的反省。
3. 葉元麗：台灣地區泰雅族、排灣族、雅美族山胞酒精濫用、酒酒精依賴之盛行率研究。

4. 台灣世界展望會家庭生活教育專案：戒酒不難——戒酒輔導手冊。
5. 台灣區菸酒事業統計年報，各鄉鎮菸酒配銷年報表。
6. 梨山地區原住民簡報。

董金生和他的表妹都在平地奮鬥，董金生說：「最後我還是會回到環山落葉歸根。」

美國：National Geographic 中國：人間雜誌



美國的National Geographic，是全世界著名報導地理、風土、人文和環境的雜誌。她創刊於1890年，現在已經是象徵美國極少數幾本人文文化標高的傑出雜誌之一，是美國人民和文化的驕傲。

人間雜誌是1985年11月才創刊的報導台灣人文、社會、環境和自然的雜誌。雖然創刊不久，她的攝影、報導、人文和文化水平，印刷和設計品質，不但迅速獲致台灣廣泛文化界、工商界的高度評價，也使日本和歐美文化界驚歎讚譽不止。

人間雜誌象徵著台灣反省的、進步的、參與的文化水平奇蹟般的標高。

您的訂閱，是您參與和支持人間雜誌最直接、最有力的途徑。

電話訂閱·專人送書

電話訂閱專線：(02) 7008113

大台北地區專人送書收款！

電話訂閱時，請說明所需期數、收款時間、詳細地址及電話即可。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人間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02) 7091920-3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

神通 **mitac**
贏得信賴，是榮譽也是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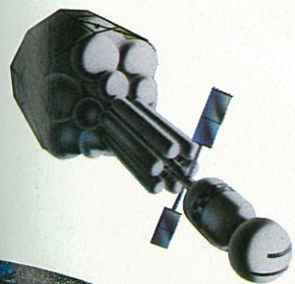
世界在你眼前 未來在你手中

使你的心跳與世界的脈動同步——

只要擁有它，世界瞬息萬變的資訊，就會在極短時間內呈現在您眼前，使您的思考跟上時代的軌跡，心跳與世界的脈動同步。它能為您提供下列服務：

- 資訊存取：包括證券、貿易、旅遊、氣象、新聞...等
- 訊息交換：與指定對象交換資訊
- 進行交易：進行交易活動，訂購物品
- 群內通信：具保密性，群外人無法獲知訊息
- 電傳軟體：可依您需要，取用電傳中心所有軟體

除以上這些服務外，它同時也是一部最親切的十六位元電腦，外型帥，品質好，功能強，體積小是一部最適合現代生活的中英文個人電腦。



神通 **小貴族**
電傳視訊專用機

神通 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585號9樓

神通電腦世界		網路申請可由經銷商代辦	
北區	北市民生東路530巷4號1F (02) 5020622	北市民權西路112號 (02) 5113109	北市民權東路122號1F (02) 5651456
	北市信義路四段138號8F (02) 7541766	北市八德路二段447號之一 (02) 7711191	北市重慶北路四段164號 (02) 8123666
	北市文林路487號 (02) 8363618	北士林文林路291號 (02) 8828211	中壢市元化路2-15號 (03) 4251915
		新竹市西大路92號 (035) 260261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622號 (035) 713561
		中區 台中市民族路18號 (04) 2261961	台中市互助街30號 (04) 2249781
		台中市錦中街10號 (04) 2321990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403號 (04) 2554285
		台中縣沙鹿鎮沙田路53號 (046) 352911	彰化市三民路9-1號 (047) 240471
		彰化縣員林鎮和平街16號之一 (048) 343965	南區 台南市民族路二段18號 (06) 2206151
		高市五福二路59-2號 (07) 251341	高市建工路452號 (07) 386652
		岡山鎮民族路71號 (07) 621446	東區 花蓮市中山路285號 (038) 33572

天寶

福建漳州薌城區山美村蕉農沈全木，從1979年開始種60株台灣香蕉。現在，沈全木的台灣香蕉擴大到750株，年收入從1979年的400人民幣，增加到1987年預估的7000元。《過去，土地和香蕉全歸公家，個人只按工分領薪水。現在勞動比過去辛苦，可是有盼頭呀，收成好了，可以按自己的意思發展…》大陸農改後，小資產階級個體戶農民木訥勤勉的沈全木是鮮活的寫照，他們太像台灣今日的農民了……

蕉農

沈全木

攝影 / 撰文 ■ 鍾俊陞

在「個體戶」經濟下種植起來的天寶香蕉，頗受到一般大陸青果市場的歡迎。





福建漳州的主要運河「九龍江」。

在福建漳州最大的河流九龍江兩岸，種滿了一片片粗壯肥綠的香蕉樹。以天寶鎮為主要出產地的「天寶香蕉」，據說年總產量已經超過三萬噸。主要是60年前從台灣引進的台蕉品種是漳州的重要經濟來源之一。10年文革時代，大搞「以糧為綱」的政策，把很多蕉樹砍了，蕉園改為稻田。到了1980年以後，大陸搞「農村改革」、「個體戶」農民又開始積極租地種蕉，如今文革以前「十里蕉香」的境況又再重現。由於「天寶蕉」廣受中國大陸青果市場的歡迎，種植香蕉地帶仍在不停地向沿海和山區發展，蕉香愈飄愈遠了。

我到漳州的秋天，正是出產香蕉的旺季，遠遠就瞧見蕉農們以扁擔挑著一串串成熟的香蕉，從公路兩旁的蕉園走出來。對岸的蕉農，則利用小舟，將成堆的香蕉運過九龍江的這邊岸上。他們擔著沈重的香蕉穿過竹林，再上山坡，順著長滿綠草的土堤，列隊往市集湧去。

薊城區山美村是種植天寶蕉的主要地方。30來歲的沈全木，他的蕉園就在香蕉市場後面，我看著他在園中割下一串串心血種成的香蕉，放在自備的人力拉車上，準備把他所收穫的香蕉運送到市場去。幸好他的蕉園離開天寶鎮市場很近，否則一個人拉那部車，可真不容易。

作為交易中心的天寶香蕉市場，開市期間，真可謂萬頭洶湧。從各家香蕉園運來的香蕉堆得滿地皆是，買主賣家過磅、議價、結賬、裝筐之聲，使市場成為充滿了嘈雜、亢奮、活力的地方，每個人都忙得不得了。

蕉農們告訴我，「天寶香蕉市場」的前身，是蕉園旁公路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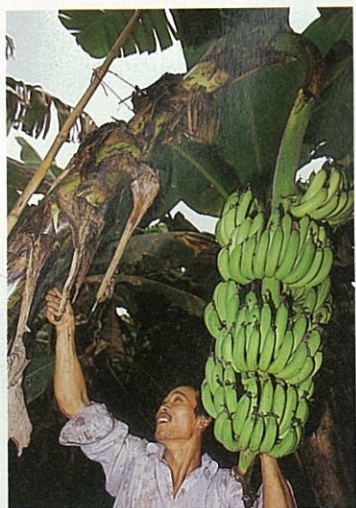


九龍江是天寶蕉的運銷管道。

一個個買賣散樓攤子。由於天寶鎮的香蕉種植業在這幾年來發展特別蓬勃，地方單位遂於1986年元旦設立「天寶香蕉市場」，把這些零散的買賣商集中起來，使之成為香蕉買賣的集散地。聽說由於天寶香蕉享有盛名，賣出價較優，有些其他省份種出來的台灣蕉，也賣到這天寶香蕉市場來。

年輕的蕉農沈全木在蕉園和香蕉市場之間來回忙了一天。當我在晚上再到他家中訪問時，他看來有點疲累了，但一談起他收成日漸豐盛的香蕉，他的精神就來了。

「由1979年到現在，我們一家8口，包括我和我的愛人、兩個孩子、60多歲的母親、同住的岳母、一個哥哥和一個去年才出嫁的妹妹，陸陸續續一共承包了6畝土地。79年我先種了60多株台灣香蕉樹，年收入是400多元人民幣。」沈全木說：「到1984年，蕉樹已發展到200株，那年的收入是1,600多元。去年，我的香蕉樹增至500多株，年收入4000多元。今年的750株，估計可以有7,000元收入吧。到目前的農曆九月為止，我的收入已經有5,000多元。」樸實木訥



文革前，「天寶蕉，十里香」是一個響亮的搶手貨。

的話語後面，是沈全木那一份付出了勞力獲得成果的滿足和喜悅。他說，蕉樹主要是由他照顧，他哥哥有時也會幫忙。

他另外種了不到半畝的水稻，補充自家食用；養了一頭母豬，希望夠肥大時可賣個好價錢。

1984年，收入穩定後，他同朋友合資在村內開設了一間小石灰加工廠，由兩家合夥人的妻子共同經營，每年每家大概可分800元人民幣。這樣一來，妻子也為家庭創業，增加收入，而他這個「老闆」，則可集中精力去照顧蕉園。我忽然想到，大陸搞經濟改革後，農村「小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個體戶農民，眼前這位樸拙勤奮的沈全木，不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嗎？他太像台灣許許多多吃苦勦勉、想辦法賺錢改善生活的農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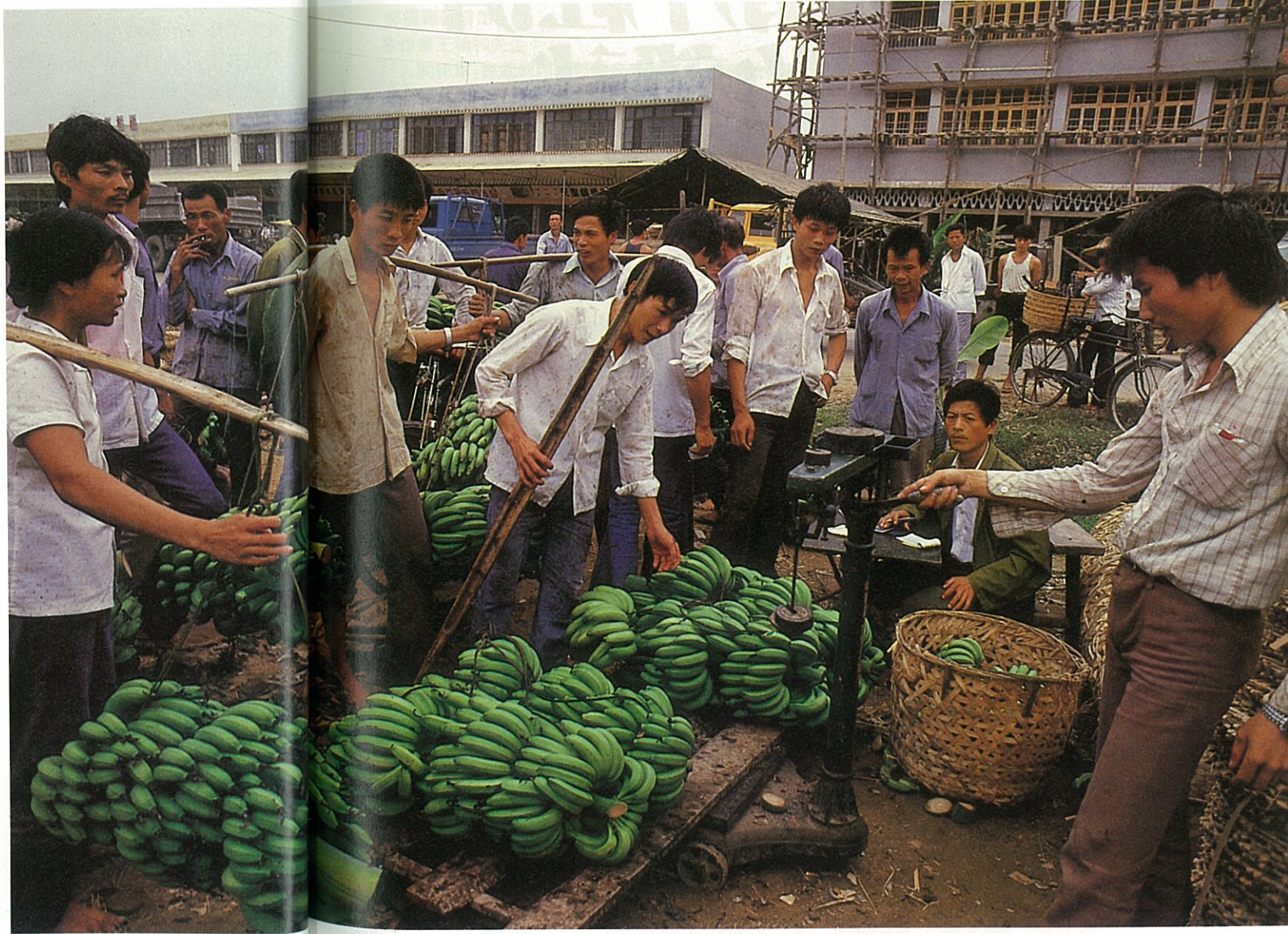
天寶鎮位於漳州薌城區九龍江沖積地帶，土層厚實而肥沃，加上水利灌溉條件好，而西北面的天寶大山，又能在冬季擋住南來的寒流，霜期極短，特別適宜種植香蕉。當地人民種蕉，已有1,200年歷史，經驗豐富，培育了優秀的品種。60多年前由台灣引進的「台蕉」，更是以其皮薄肉厚，大大改進了天寶香蕉的品質。目前，果實肥大，蕉皮薄嫩，色澤金黃、果肉香美的天寶香蕉，最近被一位日本農業專家讚譽說：「天寶香蕉，是世界最好吃的香蕉！」

一位老伯說，若非文革時號召「以糧為綱」，硬把無數蕉樹砍掉，改種水稻，今天這裡的種蕉情況必定還要更熱鬧。幸好現在逐漸恢復過來，目前的蕉園面積比文革還要多出很多。

在「以糧為綱」的日子裡，很多蕉林都被砍掉，但仍有部分被

保護下來。沈全木所屬的小隊，就負責十多畝蕉樹，因此，基本上他是保蕉的功臣，種蕉的老手了。

「那時候，土地和蕉樹全屬於國家所有，種了也是公有的，我們都只按工分取薪，收入很低。現在我自己出錢承包土地，雖然和過去一樣仍是種香蕉，可是除了洒水由大隊抽水機統一灌洒之外，其他施肥、除草、撐竹竿、以至夏天蓋蕉樹……全部都要自己花錢，自己動手勞動了。」沈全木說，「這樣是比較辛苦，但



天寶鎮的香蕉青果市場。

是有盼頭，收成好，可以按自己意思再發展。」

他一般每天早上8點或9點去蕉園，走路最多半小時就到達。中午回家吃飯後，3點左右再去。像我去天寶的10月份這種季節，是下午5、6點鐘回來，而夏天則較晚，往往要到7點才能回家吃晚飯。

除了在蕉園裡轉，由於香蕉長年有收成，沈全木每隔一段時間便要到香蕉市場跑一趟，好把辛苦種成的香蕉賣出去。在農曆3、4月的淡季裡，他大概十多二十天跑一次市場；但像現在的旺季，

平均每星期要跑一次。

「這陣子旺季，價錢就差些，供過於求嘛。今天每公斤只能賣七毛六分。若是在農曆3、4月，一斤香蕉有時可以賣到一元六毛人民幣呢。不過，旺季可以賣多一點，薄利多銷，這倒是真的。」沈全木說。

他希望今年（1987）7,000元的收入目標可以達到。如果成績好，他還會種多些，或者不久就可擁有蕉樹千株了。

訂閱「商業周刊」大陸經濟全貌，盡在您的掌握中！

基於今日海峽兩岸的經濟競爭現實，為保護甚至擴大台灣自身的經濟利益，企業家正紛紛介入大陸經濟發展的觀察和實際活動，您是否迫切需要一種專業的、即時的、最具前瞻性的資訊，助您研判海峽兩岸市場互動關係，並瞭解自身的利基所在？「商業周刊」探索海峽兩岸經濟最權威的報導，鮮鮮例證，最具參考價值！

探索海峽兩岸經濟 最權威的雜誌



■王光英：「大陸希望多進口高級品或者簡單加工創匯的」

◎我們在香港訪問了陳定國教授、中共商人王光英 (創刊號76、11、27)

◎大陸各省外商投資獎勵條件之評估 (第二期76、12、6)

◎我們在深圳實地訪問投資人談深圳勞工待遇、素質 (第三期76、12、14)

◎江西省開放外商投資 (第四期76、12、21)

◎大陸電子、資訊業高成長直追台灣 (第五期76、12、28)

◎大陸財界人士成立「俱樂部」 (第六期77、1、4)

◎海南島建省，開發計劃特別報導 (第七期77、1、11)

◎海南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第九期77、1、25)

◎利用大陸OEM最流行！ (第十期77、2、1)

◎台灣商標在大陸翻版 (十一期77、2、8)



動態的、資訊的，專業的一決策工具

商業周刊

25期1650元 50期3000元
訂閱專線：3122195・3122203
郵政帳號：1173141-9
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社址：台北市永康街13巷7號1F

共享「人間」的愛與希望...

精美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本

從74年11月創刊以來，至今2年又半，已近30期，「人間」以她真誠的人文關懷，透過報告攝影和文字，報導了台灣的人和生活中自有的尊嚴和力量。

●社會輿論清流是這樣看人間的：

台大法律系李鴻禧教授：

「……這兩年來，我常從『人間』雜誌所刊出的照片、旁白的簡潔文字裡，一樣悟出了人間的價值與哲理，那樣輕鬆自然。」

名作家王禎和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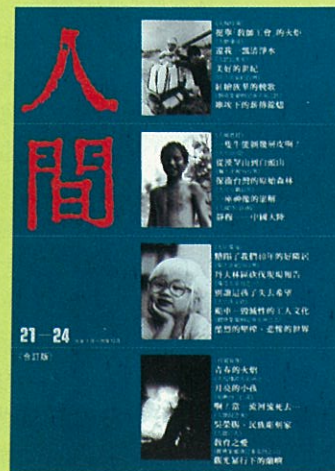
「『人間雜誌』每期的內容都叫我感動深思，每期的圖片都令我激賞動容。有這樣一本『良心』的雜誌，值得國人自豪，更值得我們大家熱心支持。……」

名編劇吳念真先生：

「當許多傳播媒體都已不自覺地淪為太平間的化粧師的現在，人間是少數的社會醫生之一。她以良知，以道德勇氣，以悲憫的心向知識份子報告人間的傷痕及病痛。……」

●合訂後一本值得典藏的好書

人間合訂本，依序分卷裝訂，使您珍愛的「人間」不因外借零置而散失、折損，有利於長期完好的保存，並極具參考價值。



精美典藏版「人間」合訂本

■時間：〈9~12〉〈13~16〉(現書供應)
〈17~20〉〈21~24〉(現書供應)

■價格：每卷定價600元
單卷優惠價：510元(8.5折優待)
2卷優惠價：1000元(8.3折優待)
4卷優惠價：1920元(8折優待)

■電話訂購：請撥(02)7008113林小姐，台北市
專人送書收款。

■郵撥帳號：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

■交寄：一律掛號瓦楞紙包裝寄書

■優待期限：即日起至3月31日止

人間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02)7091920-3

沈章髮

23歲那年，他在福州碰到四個台灣商人，第一次到台灣「到處走走，到處看看」。他看到台灣豐富的白糖、荔枝乾、龍眼乾，展開了大陸和台灣的進出口商貿；他在高雄旗山首次看到皮薄肉厚、清香可口的台灣香蕉，直接把十株台蕉苗樹引進到漳州。60年後的今天，台蕉在漳州天寶繁殖了千萬株，成為當地具有無限發展前景的經濟作物。無數個體戶蕉農收入迅速增加，而他，沈章髮老先生，卻孤單、寂寞、潦倒地在他度他的餘年……

的故事

六十年前，
把台灣香蕉引進
漳州生產的人

攝影 / 撰文 ■ 鍾俊陞

漳州薌城區天寶鎮，擁有超過千年的種植香蕉的歷史。但距今60多年前引進的「台灣蕉」，以其果肥皮薄，清香可口，深受大陸青果市場的歡迎，為天寶鎮蕉農改善生活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當年把「台蕉」由台灣帶來的沈章髮，現在該也垂垂老矣。眼看著在「農村改革」聲中，因「個體戶」經濟種蕉富裕起來的天寶香蕉農業，我迫切想尋訪這位60多年前的冒險家沈章髮。

我認為一個社會的物質改善，若換來良心的失落，人情的淡泊化，那是絕對得不償失的。故此雖然只是一個路過者，聽說這位沈老先生晚年淒涼落魄，我願意為這段大陸引進台蕉的歷史，作一點註記，讓中國農業史上的事實受到紀念，得到頌揚。

由於採訪行程匆迫，我只能利用晚上的時間，在來不及事先和沈老先生約定的情況下，冒昧而唐突地去敲沈老先生的門。在一片昏暗的陋巷中，尋找沈老先生家時，我真切的能體會老人沈章髮早已被歷史和社會所遺忘。我一直在想，86歲的老人，還能告訴我些什麼？對於那一段大陸、台灣兩邊跑的日子，他還能思想得起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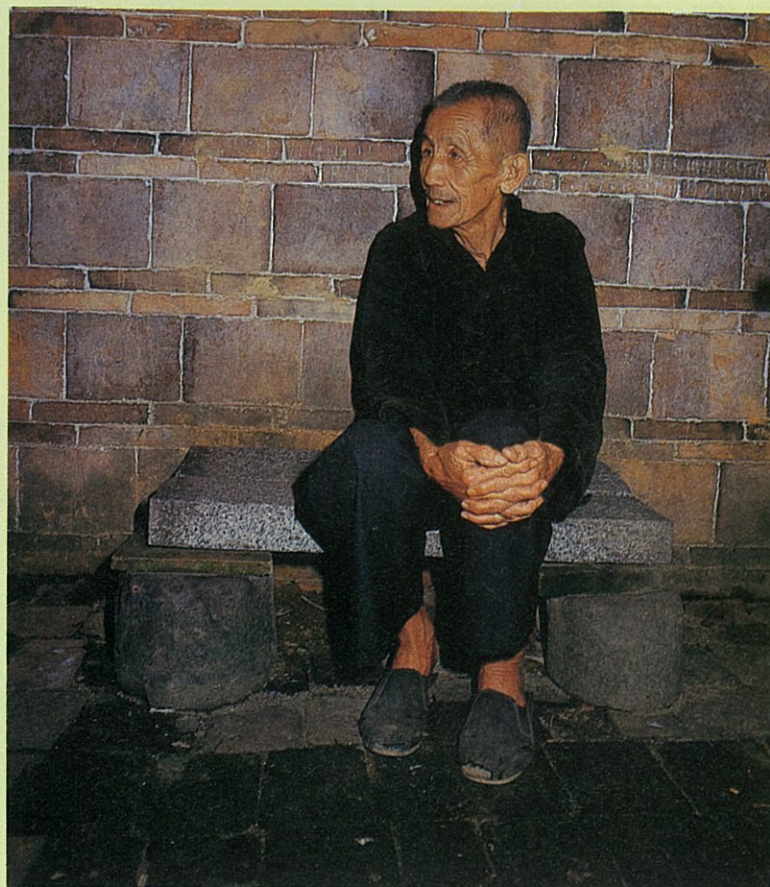
當我摸著黑，穿路插巷，終於步抵沈章髮的家時，一種走進一截孤單的歷史的感覺，帶領著我踏入他那狹窄陰暗的房間。老人正靜靜地躺在他陳舊的大床上，生命於他，此刻似乎只剩下一種淡漠而又坦然的休息。他已然經歷了那麼多。他沈默而孤獨地仰臥在這湮沈的、闌寂的角落，在細嚼回味？還是茫茫然地任時間飄流？然而，忽然跑來我們幾個陌生人，看來並沒有引起他的任何錯愕或驚奇。

「啊，你們來看我嗎？好，好！坐吧，坐！」他說。他只按著自己的節奏，平靜地披衣起床。沈老先生的家人把他扶出屋外的石板橋上，邀我們到那裡去坐。他神智清明，反應出奇地快。不久就與我聊起來了。

「我第一次去台灣時是23歲，」他說……「你問我什麼年？什麼年，我就不記得了。」

他說，年輕時候，他算盤打得很精，算是有名聲的會計人材。十幾歲上，他便到處「跑碼頭賺吃」。就在23歲那年，他記得可清楚，他為一個廈門華僑商人做工，為他到處奔跑，買辦南北雜貨。有一次，他跑到福州去，遇到四名完全不懂福州話的台灣人，便為他們充當起翻譯來。

「他們問我是那裡的人，我說



是漳州呀。他們說，啊，你也是漳州人？台灣人很多都是泉州、漳州移過去的呢。」沈老先生忙著說，「這回你又幫了我們這麼大忙，不如來台灣玩玩。」

沈章髮說，那時台灣是日本人在管。他問：日本仔管台灣，我還可以去玩嗎？「這四個台灣同胞拍著胸坎說，如果我被日本人扣留，他們會出面保我出來。」沈老先生說，「那時年輕，他們叫我去玩，我便憨憨傻傻地真跟著去了台灣。」沈章髮到了台灣，真讓日本警察問了一頓，幸好那幾個台灣朋友出面保我，說是他們邀請來台灣的，終於也過了關。「所以我便在台灣玩了10天，怎樣玩？到處看看、走一走，日子便過去了。」沈老先生說。

他遊台商販這一段記憶還是出

今年86歲的沈章髮，在日據時代默默而不自覺地做了大陸和台灣之間的貨物傳播者。60多年前，他所引進大陸的「旗山香蕉」，現在已經成為遠近馳名的「天寶蕉」。

奇地鮮明，聲音仍然雄亮，滔滔不絕地說著，一下子便跌進往昔的日子裡，好似60年前的一段，才只是昨天的事情。

沈章髮說，他到台灣之後，先只是到處走走；有一天他看見台灣竟然有白糖。那時候，漳州、廈門只有紅糖，沒有白糖。有銳利商貨嗅覺的沈章髮趕緊問白糖可不可以出口。「我在台灣看見還有荔枝乾、龍眼乾。在台灣，這些東西真多，我漳州、廈門較少。於是我回到廈門，立即向頭家報告。頭家說既然台灣可以出口白糖等，要我立刻去辦進口。從此我便大陸、台灣兩地跑來跑去了。」

當年足跡遍台灣的光景，漸漸回到面前，黑夜中，他那佈滿歲月印記的臉上，竟也有一種青春的煥發。

「那時候我跑了好多地方，台南、高雄、台中、台東我都很熟悉，台北就比較少去。我多數從上海、寧波、泉州、福州乘船出去。靠什麼碼頭？南是高雄，北是基隆，鹿港嗎？鹿港也少去。」他說。

在那一段日子中，每在台灣發現什麼新鮮東西，年輕的沈章髮便把它帶回來。他默默而不自覺地做了一個大陸和台灣間貨物、感情的傳播者。香蕉，其實也只是他從台灣帶回大陸的許多東西當中的一樣罷了，想不到台灣香蕉經他引進，幾十年來廣為推廣，替天寶鎮香蕉農業結出了豐盛的果實。

「『台蕉』是我去了台灣幾趟之後才帶回來的。我在台灣到處跑。有一次，在高雄旗山鎮，看見台灣的香蕉好，真正好啊。你看香蕉樹機就比我們的『度蕉』高大，香蕉肥、長得多，味道尤其清香可口，我便帶了10株台灣

香蕉苗回到漳州來。」

10株台蕉苗，在旅途中死了2株。他因為要忙著出外辦貨，就把那8株台蕉樹苗讓他二弟種在家裡的園子裡。過了一年，台灣香蕉不但長得好，結出來的香蕉更是與眾不同。有人走過沈家的園子，總是不禁停下來好奇地問：「嘩，怎麼你們的香蕉這麼長？這麼大？」問的人多了，漸漸便有人來要蕉苗。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傳到現在，60多年前的那8株台灣香蕉，也不知道已繁殖幾千萬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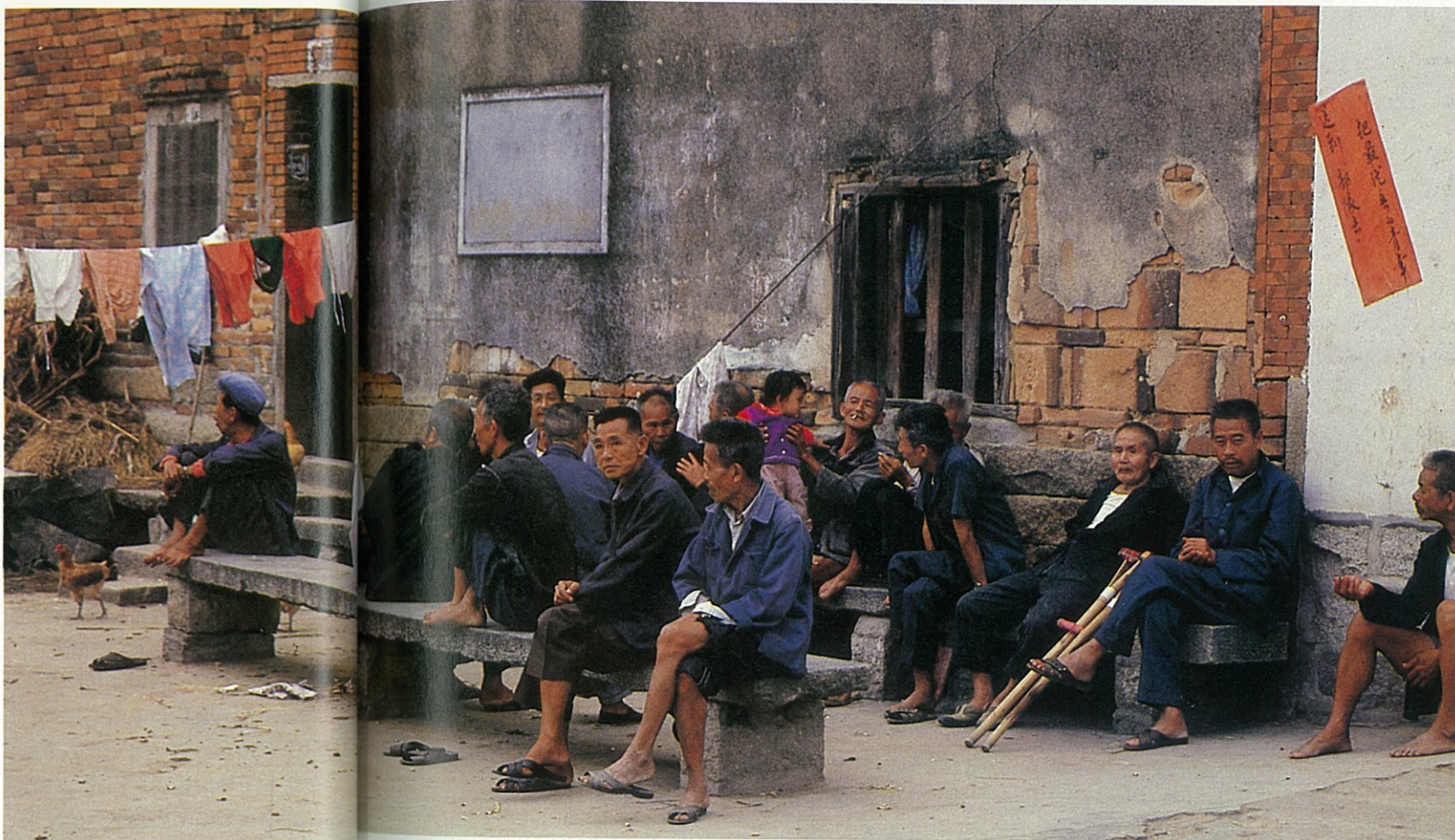
細細憶述台灣蕉如何在大陸蕉農中傳揚推廣開來的沈老伯，好似在訴說一件極為自然的往事。我問他，功勞這麼大，有沒有人回來感謝他。老人立即顯得不好意思起來，「沒有啦，我那算什麼功勞呀？」

可是，據沈章髮說，「很久很久以前」，的確是有人找他問起從台灣帶蕉苗過來的事情。「有很多人來，問過這段往事；福州的也有。有一次，有人請我出去，討論討論，請我吃了一頓飯，就完了。」沈老先生說，「也為我拍了幾張照片，登在報紙上，報上還印上我的名字呢。後來他們只送我兩張報紙，很多人借去看，傳來傳去，現在也不見了。」

沈章髮說，有些記者什麼的，也說過他在引進台灣香蕉上，多麼有功勞，要籌些錢給他，讓他度過比較困難的晚年，不過說說就完了。」他苦笑著說。

沈章髮是第一個把台灣香蕉帶到天寶鎮的人。但現在香蕉產業帶來的成果，已經廣泛地分潤了天寶多少蕉農。沈章髮的三個兒子也種蕉，但種的數量不多，收入不敷支出，所以都要再到外面做工賺吃，也種點田，才能度日。

可喜的是，沈老伯的三個兒子共有十多個兒女，整個家族陣容



龐大，說得上是「兒孫滿堂」了。我與老伯坐談時，他幾個孫兒孫女圍在一旁，聽著祖父細說當年。我真希望這些孫兒女中，有人出來為祖父寫傳，或者成為優秀的香蕉專家，也希望台灣有一天能請沈老伯或他的兒孫來台。

他尚健在的老妻，也有80高齡了。與他一起踏過漫長的生活河流後，至今仍陪伴在沈老先生的身旁，雖然我們在採訪沈老先生時她只是隔著老遠默默地坐著。我想或許她也會回想起沈老先生當年天南地北行賈各地時的過往歲月吧……。

沈章髮說，他年輕時跑的地方多，至今，在中國各地他有很多朋友。1949年後，他便沒有辦法再去台灣。「但我在台灣交的朋

友，至今還會通過香港轉信給我。」他說。這樣的友誼，我想就像他對台灣的感情，像他所曾作過的功績，雖已經慢慢湮遠，但卻永遠不會消失。

告別沈章髮老人家之後，我的思潮起伏不已。我想起天寶周近農村經濟因香蕉農業的個體經營而迅速暢旺發展，村子裡一片生機蓬蓬，令人喜悅。但是，像沈

漳州薌城區天寶鎮的老農人家。

章髮這樣一個「大陸——台灣」農業關係、農業改良和農技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任他貧老陋巷，在台灣這樣的社會毋寧是理所當然的；但在「社會主義」中國，就不能不叫人覺得突兀而甚至於「不可思議」了。沈章髮應該受到政府的生活保障，應該找來搞大陸與台灣貿易史、農業交流史的學生和學者，紀錄他的口述史料。天寶鎮的下一代，應該透過教育，更廣泛地理解沈老先生的功績和意義——而不應任他孤單地老死在繁華起來的天寶經濟背後一條陰溼愁暗的陋巷和破屋裡……。



天寶蕉與孩子。

出

唐代三彩龍頭套獸的出土對唐朝的建築有著極重要的研究價值。



千餘年來馳名中西的陝西省耀州窯遺址，經過八年的大面積科學挖掘，當年盛極五個朝代的，龐大的優秀瓷器生產作坊基地，

土

唐代黑釉獸面建築貼飾。



終於重見天日，根本改寫了中國古陶瓷的歷史。這是台灣記者親自現場採訪那佔地5000多平方米，歷經唐、五代、宋、金和元等五朝，

的

史書上美稱的「六大窯」之一；「北方青瓷」的產窯耀州窯，和領導這偉大考古挖掘工作的，杜葆仁、糕振西夫婦，第一手親歷歷史現場的報告！

「十里窯場」

攝影 / 撰文 ■ 鍾俊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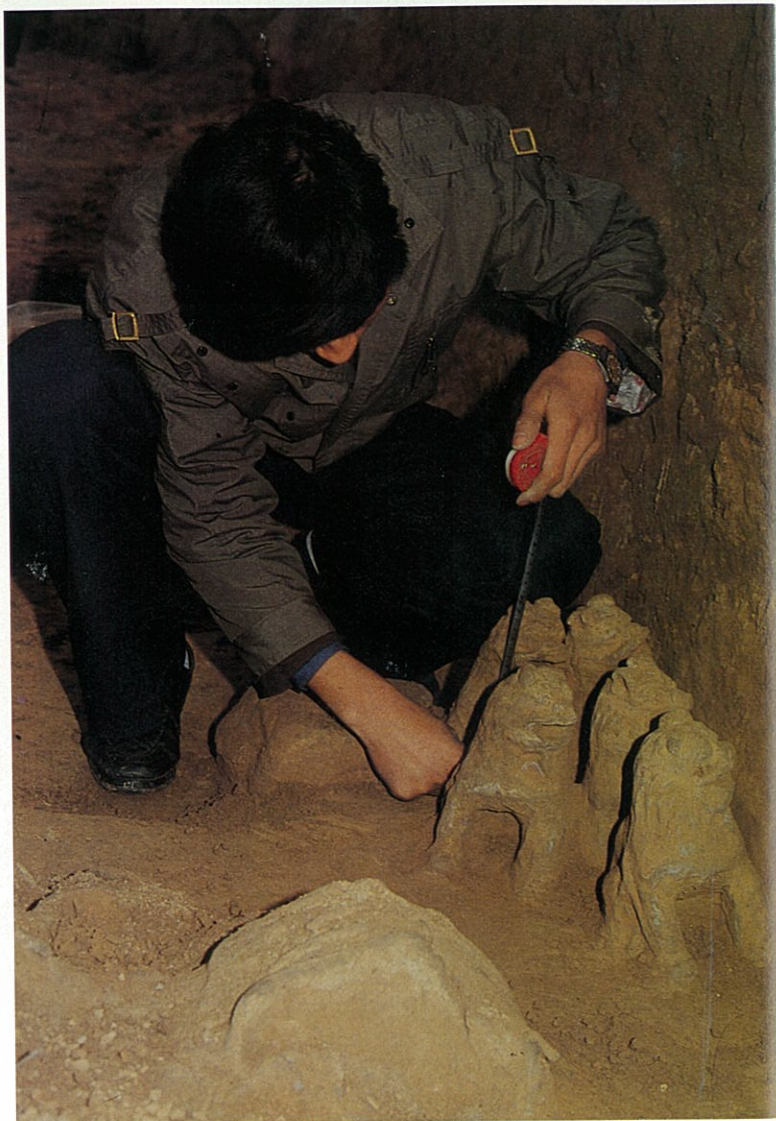
在耀州考古現場挖掘出來的陶瓷片已達數十萬件。

「CHINA」這個英文單字，在英文字裡，有兩種含義：一是指「中國」，另一是指「瓷器」。把「瓷器」與「中國」連起來使用一個china表現，其實揭示了一個重要的史實，即在當今人們的日常生活及工業、科技上佔據了重要地位的陶瓷，它的最早發源地是我們中國。陶瓷是我們中國人對世界文明所做重要而很大貢獻之一。

• 耀州故窯之謎 •

在中國陶瓷史上，耀州瓷和唐三彩分別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兩章，由於製陶瓷及交通地理之便，古都長安附近的耀州，便在盛唐時代中，開始形成它輝煌的陶瓷歷史。其鼎盛時代，在漆水沿岸，展開了竟夜窯火通明的，燦爛的「十里窯場」。耀州瓷的產品與定窯、汝窯、官窯、哥窯和鈞窯五大名窯的產品併列，尤以刻花、印花和青瓷揚名中外。耀州瓷造形美觀大方，圖案生動活潑，質地瑩潤如玉；特別是在北宋神宗時期被選入宮庭的刻花青瓷貢品，清淨淡雅、賞心悅目，堪稱世界一絕，有「巧如花金、精心琢玉」的讚頌之辭。在中國歷史上，耀州窯前後延續了唐、五代、宋、金、元五個朝代，被譽為中國古陶瓷北方流派的代表，甚至西陳一帶的陶瓷生產風格，也受耀州窯作品的影響。

然而，元代以後，耀州窯的作品和聲譽不知何故日漸消匿，耀州窯的刻花青瓷，幾成絕響，長久以後，後人對於一些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珍藏的耀州瓷產品的真偽，也開始產生了根本性的懷疑（因為沒有找到新的出土耀州窯作品）耀州瓷的真相究竟如何？元代之後逐漸成為學術公案。



同樣在中國古陶瓷史上有非凡光輝的唐三彩，在唐高祖獻陵陪葬墓、魏莊王李鳳墓中始有發現。在唐長安遺址附近，許多唐代墓葬中，都有大量唐三彩出土。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卻一直以為，唐三彩僅僅是在河南洛陽燒製的。那麼，在唐三彩需求量最大的首都長安的附近，是否也有燒製唐三彩的窯廠呢？

• 改寫中國古陶瓷史的發現 •

1986年9、10月間，中國大陸眾

唐代三彩作坊發現的獅子生坯。

在漆水旁的耀州考古現場。



多新聞媒體發佈了一條令中國和世界考古學界震撼的消息，即陝西耀州窯遺址考古，取得了重大發現與突破。聞訊趕來的學者專家，面對重見天日的眾多「耀瓷」產品和作坊遺址都驚讚不已，有的甚至斷言：「中國古陶瓷史的記載內容，將因耀州窯的發現而改寫。」發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唐三彩作坊和產品的出土。這次出土推翻了中外學術界向來有關「唐三彩只在洛陽燒製」的結論，在唐三彩的故鄉，第一次找到了

唐三彩的燒造地，從而把耀瓷和唐三彩聯貫了起來。

當我懷著一探祖國光輝博大的歷史文物的目的，從雲南來到西安後，一些專家就建議我去耀州窯看看。他們都說，「既使你這次回來只為了看耀州窯都值得一切代價。」

當我遵從他們的建議，來到位于當今陝西省銅川市黃堡鎮（與陝西耀州相鄰）的耀州窯遺址時，我遇到了幾年來帶領考古隊發掘和整理耀州窯遺址的杜葆仁先生和

糕(音拙)振西女士夫婦倆。他們分別擔任陝西省銅川市考古隊的正副隊長，又都是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員，糕振西還是中國古陶瓷研究會的理事。承兩位專家耐心熱情的幫助，我，一個對於考古、特別是陶瓷考古一竅不通的門外漢，開始對「耀瓷」產品的精妙和「耀瓷」在中國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有了粗淺的認識；也使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光輝，和我們先民對世界文明發展所做的偉大貢獻，有了更多的

認識和感動。

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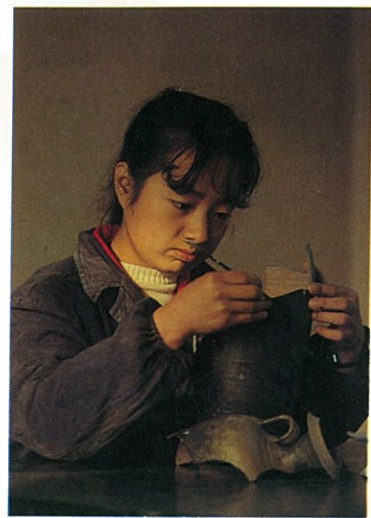
杜葆仁夫婦的帶引下，我在遺址現場，彷彿親臨當年耀瓷極盛時的「十里窯場」時代。在漆水此岸，目前已發掘的遺址現場，綿延好幾里長。剝離的土層展現了唐、宋年間陶瓷作坊和窯的輪廓來：碾磨、陶缸等，都歷歷在目。而古瓷碎片，更是俯拾皆是。在挖掘的土壤斷層剖面上，我還可明顯看出各個不同歷史時代的文化堆積物。

● 古陶瓷的智慧、創意和技術 ●

但在我所站立的遺址腳底下，卻是一片新覆蓋起來的黃土。杜葆仁先生看到我面有疑色，笑著說，「好東西呀，全都在下面呢。現在是冬季，為了保護那些珍貴的地下文物，我們用泥土把考古現場重新覆蓋了……」

我不免覺得失望，因為這個一睹耀瓷出土現場的機會，對我這個來自台灣的人來說，實在太難得了。如今要功虧一簣，令人飲恨。也許是心情太迫切，我向杜葆仁和糕振西老師一再詢問黃土下面，是什麼樣子？過了一日，不料兩位專家出於對我的厚愛，終於決定給我一次機會，一睹廬山真面目。杜葆仁老師笑著說：「你從台灣來，不容易，看你又這麼心切，我們決定打開一小塊考古現場，讓你看看地下的寶貝。」

幾位考古隊員和杜葆仁夫婦於是便忙碌起來，開始剝離覆蓋著的黃土。我看著他們小心翼翼，輕手輕腳的動作，內心感到十分興奮，也感到給別人添麻煩的愧疚。不久，漸漸地在黃土中出現了幾隻黃色並略為發白的泥胎坯料。我一看，不禁叫了起來：「啊，獅子！」那是唐代的獅坯，還沒進窯燒製。」杜葆仁老師告訴我；看著那幾件線條流暢、造型可愛逗人的捲毛獅子坯料，我深深被這一千多年前我們民族匠人們的高超手藝懾服了。「小鍾，瞧，這邊還有呢。這是碗坯，也是唐代的。」杜葆仁先生一邊指著距離獅坯約半公尺的地方。土層中開始顯露出一批批擺放整齊的碗坯，一邊說。我問杜葆仁老師這



楊新莉姑娘說：「現在要我不幹這工作還挺難的。」



工作人員因經費與器材的限制，只能用火的投影來模擬出與原物同比例的出土物再加以復原。

考古隊員正為出土古物上石膏，作復原之工作。

些碗坯還有多少件？他笑著說：「上千。」

看著這些先人的文化作品，我內心深深地為之震動，我更深刻地感到做為一個中國人的嚴肅與驕傲。

• 耀州窯存在的線索 •

當杜葆仁先生向我介紹他們考古隊的工作情況時，真是如數家珍，毫不掩飾其內心的喜悅。「我們這支考古隊呀，是在1980年10月組成的。至今，我們已發掘5,500平方公尺，挖出了23座耀州窯作



唐代的獅子生坯。

金代獅子印花把蓮紋青瓷盅。

坊、27座窯洞，採集了幾十萬件標本，其價值在中國陶瓷考古史中首屈一指。」他說。他說話幽默而又豪爽。「我們的工作，是挖掘歷史的鑰匙，不管歷史的遺物是在天堂，還是地獄，我們搞考古的都要去看個清楚。對考古學者而言，挖掘出來的東西，不管多古老，永遠都是新的。」他笑著說。

杜葆仁夫婦回顧耀州窯發現過程說：「耀州青瓷在唐朝排名全國第二。宋時，耀瓷中刻花青瓷就榮登榜首。金代以後產品粗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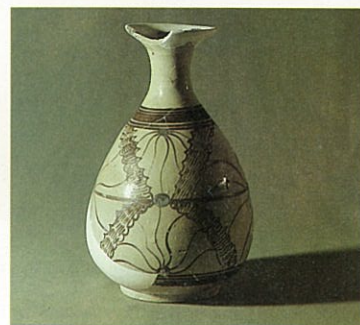
到了元代以後，瓷窯就漸漸遷出耀州，以致長期以來對耀州窯的具體地點不明，對其產品特徵辨識不清，而常有張冠李戴的情形發生。」杜葆仁先生說。1953年，北京興建廣安門火車站時，出土了大批青瓷。那時有人說是耀瓷，就來陝西耀州這一帶考察。1955年，在一所原址是窑神廟（後改為泰山廟）的中學裡，發現了一塊被當作餐桌的石碑，上頭記載著唐時耀州窯業興盛情況的「德應侯碑」，而這個德應侯，不僅是在中國北方，就是在日本，也被奉為「窑神」的。之後，陸續還有一些小規模的發掘和耀瓷出土，初步的明瞭耀窑確實存在過。專家又發現過去被世間後人認為汝窑或越窑的一部份產品，實際上就是耀州窑的產品。但耀窑整個的真實情況，是直到杜葆仁夫婦這一次全面發掘才真相大白於世。

耀 瓷有那些獨到的特點呢？杜葆仁笑嘻嘻地指著他的研究伴侶糕振西說：「我們這一位比我更有研究，你問她去……」糕振西女士把我領到展品室，指著一件唐三彩龍頭形建築標本說：「這可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中國國寶。它對幫助我們了解唐朝建築形式的作用，實在是太大了。」她又指著幾塊三角形的支燒墊說，「別看它不起眼，這上面滴滿的三彩釉，加上這些唐三彩產品，就證明耀州窯也是唐三彩的一個重要生產基地。」她還排出幾塊刻有蟠龍圖紋的青瓷片底部，帶「官」字款的青瓷碗底給我看。「這些都證明了耀瓷是供應給皇帝官家的……」她說。

我忽然萌發奇想：幾十年來，對耀州窯的發掘，前後有許多人搞過。為什麼唯獨這一次成績尤



宋代印花蓮花水波紋青瓷斗笠碗。



元代白釉褐彩玉壺春。

唐代三彩三角支燒墊。



五代青釉官字款碗底。



其輝煌？

「我們這次的發掘選點，個個都很準。表面上看，似乎出於巧合。但這幾年來，我和老杜走遍了這方圓幾十里的溝溝坎坎。」
 糕振西女士說，「在發掘時，一般見到生土層就停止了。而我卻發現生土層上有平行的多條裂縫，認為這些應是土層塌陷造成的，下面一定有文章。結果一掘下去，果然出了宋窖，後來又出了唐窖，當時真把我們高興壞了……」

杜葆仁和糕振西

晚餐時，為了歡迎我這個第一次來耀州窖的台灣同胞，杜葆仁先生取來家釀白酒，說是要與我好好暢飲一番。酒過三巡，杜老師的話更暢活了。他說他1962年在陝北，一天就走了145里路，一口氣吃了幾十個雞蛋。「幹考古這一行，餐風露宿是家常便飯。有一次他連走了兩天沒有吃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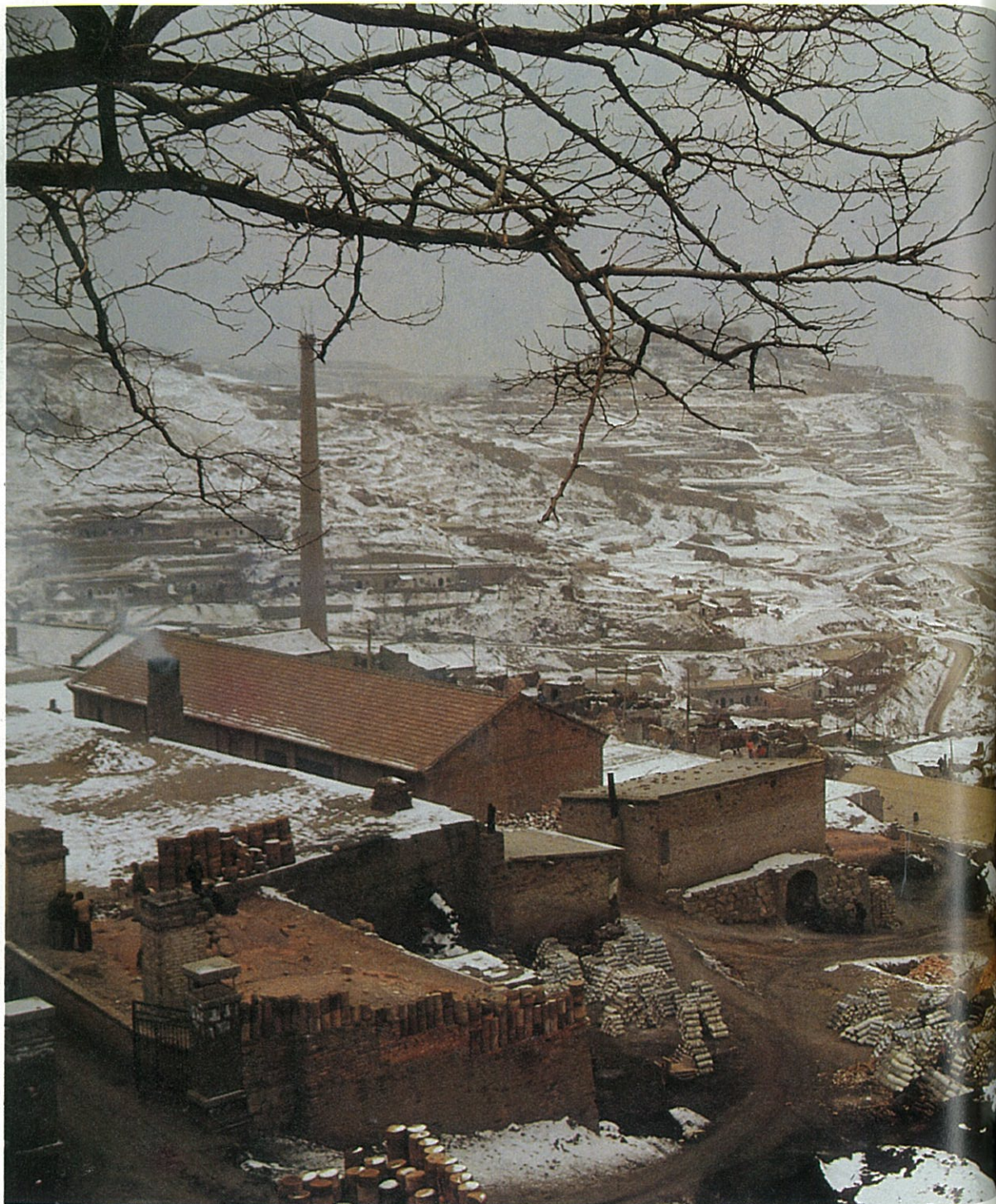
到第三天卻一連吃了兩升米飯……坐在一旁的糕老師看見她的「老杜」越講越得意，就和他抬上槓了，說他一喝酒話就多，滿嘴酒氣，劃根火柴都能燒著。然而，老師畢竟也忍不住的誇了杜老師：「老杜年輕時可真走過好些地方。他是個快腳，結婚前，有一次出門去，把一件我送給他的新衣服穿成一片片的回來。如今可老了。可不能比當年了……」老師說。

糕老師在1961年從西北大學歷史專科考古系畢業後，就幹上了這一行。而一參加工作，她就和杜葆仁認識了。「這人很有衝勁，走遍了八百里秦川。」糕老師說。一談起事業，她總是那樣熱情並且津津樂道。「考古是很引人入勝的。裡面有很多未知數要你去發現，考古研究常常會給人帶來意外驚喜。」她說，「自己已半輩子愛在外面亂跑，而一般婦女，年過半百，就變得『安份守己』

糕老師手中拿著模具說，「我們的祖先早就懂得用這玩意兒來大量生產。」



考古隊員們全體合影，前三位即杜葆仁、糕振西夫婦二人。



了。可我怎麼也捨不得考古事業。」在談到家庭、特別是孩子時，糕老師的話語中不時透露著某種愧疚。她說她和杜先生兩人長年在野外奔走，家裡的孩子只好托別人照顧。她回憶有一次大兒子腹

瀉，三天未進一滴水，一粒米。「我不能想這些事。我有時候覺得要培養孩子的獨立能力，但總感到給兩個孩子的母愛太少了。真是對不起他們。」她說。

杜葆仁夫婦告訴我，他們的長

子已從西安建築學院畢業。次子已讀高二，明年也要考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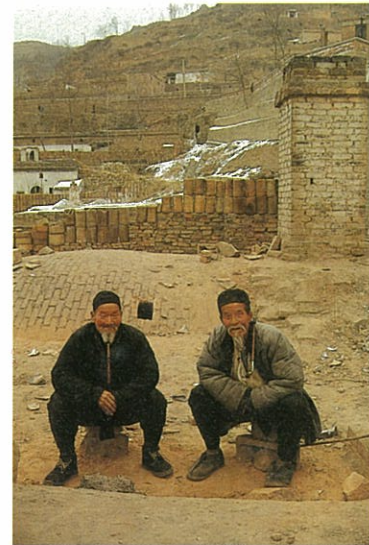
他們只要一談到他們的考古事業和古陶瓷時，他們總是那樣樂此不疲，津津樂道。談到未來時老師說，「我退休就開個小窯，



仿耀窯古瓷的陳爐窯場全景。

自己研究瓷的燒製方法，並加以復興，一定會很有意思吧。」

杜葆仁和糕振西兩位夫妻檔考古學家不時提到他們領導的考古隊員們。他們說這些青



退休的老人總喜歡在冬季時上窯頂烤饅、抽旱煙、聊天，他們管這兒叫「議事廳」。

年們都很勤勞敬業。就在耀瓷修復室，我見到一位叫楊新莉的姑娘。她是陝西扶風縣人，今年22歲，到這考古現場來工作已經5年了。在工作室裡，我看見她正細心地將一個破碎了的瓷花瓶給一片片耐心的加以組合，補上石膏。她告訴我說：「工作餘暇，我都在看書。今年，我即將由一個函授大學畢業。」我問她喜歡考古這一行嗎？「現在我還不幹這活，還挺難的。」她笑著說。

銅川陳爐仿古窯廠

耀窯古瓷在中國古代陶瓷史上，有著如此重要輝煌的地位，可是今天耀縣當地是否還有瓷器生產呢？我於是帶著濃厚的興趣，來到了銅川市的陳爐陶瓷廠。這是一個座落在山凹裡的瓷廠沿途山嶺間，都下滿了雪，公路上也結了冰，風景真是美極了。遠遠從山坡上往下望去，山坡底下，但見一個窯連著一個窯，一個窯疊著另一個窯。生產出來的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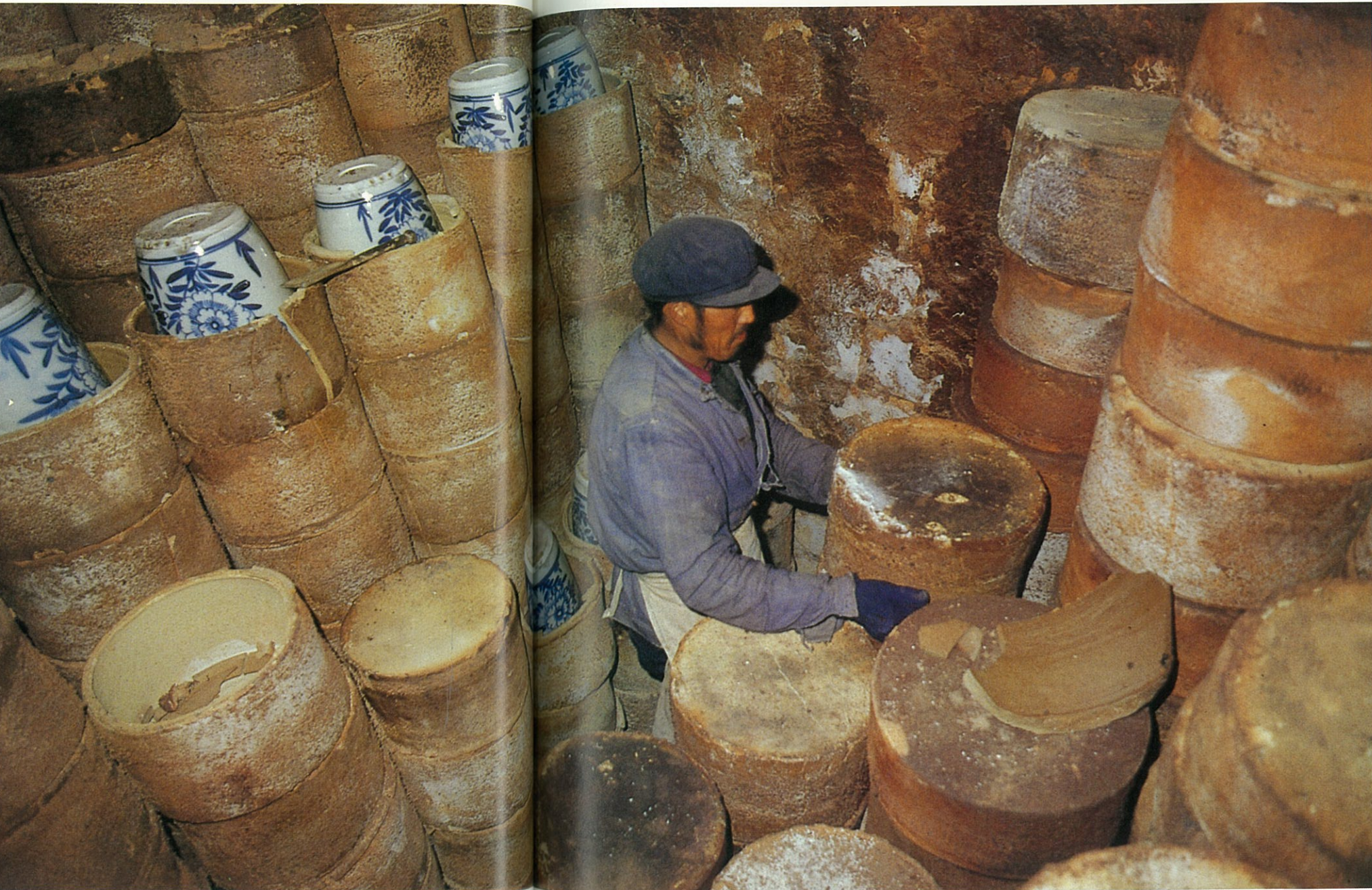
更是堆滿了整個村落。有不少住戶的圍牆，也是用「匣鉢」（一種燒製陶瓷用的盛器）疊起來的。

在工廠裡，我們遇到了被禡老師笑稱為「喬老爺」的喬廠長。他向我們介紹說，陳爐陶瓷廠，是陝西最大的一個陶瓷廠，有工人1,200人，年產1,200萬件，產品中尤以黑釉提花產品和仿古瓷產品，最受歡迎，每年出口約10萬件。他說：「陳爐這個地方在南宋時已經建窯，是耀州窯的一個重要支系，現在廠裡的工人都是當地居民。他們世代相傳，以燒陶製瓷為生，並還保傳統手工坊的特點，每日只吃兩餐，由家屬送飯來窯上的。1970年廠裡開



70餘歲的黃老太太說，「老人不出來活動活動，還反而容易害病呢。」

始試製仿古青瓷產品，1977年獲得初步成果。現在雖還未能與歷史上的青瓷媲美，但也具有一定水平，外銷日本、美國和西歐很受歡迎，銷量日增。」



• 民族技藝，人民傳承 •

在現場我看了工人從甩泥、拉坯、旋坯、到浸釉、彩繪、刻花等多種傳統工藝，禡老師說：「他們的製作過程裡，有不少保留著傳統製作方法。只是現在有一些動力設備，如電動機等，取代了過去的人工。」

就在告別窯場時，我看到幾位年歲很大的老人們，聚合在窯頂上。他們身著當地居民愛穿的黑布棉襖。一張張飽啣歲月風霜的臉上，飄著白鬚。他們是利用窯頂的溫熱、喜歡聚集在這兒閒聊、抽煙、烤饅（饅頭）吃。他們告訴我說這兒是他們老人

窯冷卻後，窯工正逐一的把燒好的瓷器搬出來。

家的「議事廳」。他們全是從長年製瓷勞動上退休下來的老人。「議事廳」是他們互相聯繫，交換資訊的地方。

我忽然看到一位關姓老人，現年已75歲了，他腳踩著隔熱的瓦片，獨自一人默默地凝視著遠方。他是在遙想未來，還是在回顧過去？我不得而知。但老人那曾經

挑過生活重擔的厚實的肩膀和背影，卻不知為什麼，在我的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在這些老人的身上，不正是集中了我們民族先人和前輩的一切勞苦、創造和傳承嗎？

上班時……下班後……



菁英的商業雜誌

統領 雜誌
LEADER

地址／台北市10568南京東路4段75號3F
電話／7171315-9 訂閱專線／7171339
劃撥帳號／0785721-1號 定價／120元

人間出版社歷史性的企劃／典藏版

陳映真作品集

全15卷

◎編輯委員會召集人／高信疆 ◎策劃／王拓 ◎總校定／陳映真
◎序文／姚一葦、葉石濤、南方朔、詹宏志、蔣勳、李歐梵、尉天驄等。

他纖細、銳敏、憂悒、溫靄的感性；
他揉合了中國三〇年代新文學、日語和西語的獨異的文體和語言；
他那隱秘著耽美、甚至頹廢的，清教主義和激進主義的靈魂；
他那於一世代台灣文壇中至為罕見的，
恢豁的歷史和社會格局；他的文學主題中所表現的
他的多向度的、備受爭議的思想與知性；
他三十年來的評論、訪談、雜文和隨想
曾經絕望、堅毅却孤獨地突破荒蕪凜冽的，
「冷戰—民族分裂」的意識型態，
越過捏造、白痴化和文化貧困的盲點…
都使小說家陳映真，成為
戰後台灣文壇中獨一無二的存在……



陳映真作品集全15卷的分卷內容



我的弟弟康雄
【小說卷：1959~1964】
雞籠／我的弟弟康雄／家／鄉村的教師／故鄉／死者／祖父和拿／貓牠們的租田／那麼衰老的眼淚／加略人猶大的故事／蘋果樹／文書／將軍族／凄慘的無言的禱

唐情的喜劇
【小說卷：1964~1967】



一綠色之候鳥／蠻人之死／兀自照耀著的太陽／眼！蘇珊娜／最後的夏日／唐情的喜劇／第一件差事

上班族的一日
【小說卷：1967~1979】

六月裏的玫瑰花／永恒的大地／某一個日午／雲霧／黃大哥／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



萬商帝君
【小說卷：1980~1982】

雲／萬商帝君
鈴璫花
【小說卷：1983~1987】
鈴璫花／山路／趙南棟／附錄：從浪漫的理想到冷靜的風刺／附錄：寫作年表

思想的貧困
【訪談卷：人訪陳映真】

詩與生活／訪陳映真談備置文學／論強權、人民和輕重／寫作是一個思想、批判和自我檢討的過程／溫暖流過我欲立的心／陳映真的自白／擁抱生活／關愛人間／在山路看雲／陳映真忠於自己的思想／文學、政治、意識型態／陳映真的自剖和反省／「鄉土文學」論戰十年回顧／由「出走」談起／思想的貧困／「台灣意識」與「台灣民族」／轉型期下的倫理



石破天驚
【訪談卷：陳映真訪人】

訪問許常惠、史惟亮、訪畫家吳耀忠／訪謝緯醫師、懷念蘭大強醫師／訪菲律賓作家阿奎諾／日籍攝影家三留理男攝影／鍾楚紅：人、女人、演員／日本白虎社社長，企畫訪談錄／訪壯年報人顏文門／訪日籍報告攝影家樋口健二／訪王浩博士／訪劉進慶教授，速寫大陸作家／附錄：看見是關心的開始



鳶山【隨筆卷】

期待一箇豐收的季節／現代主義底再開發／知識人的偏執／斷交後的隨想／關於十、三事件／答友人問／無盡的哀思／思想的索隱尼辛與文學的索隱尼辛／中國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之比較／從江文也的遭遇談起／綠島的風聲和浪聲／大眾



思想的貧困
消費社會和當前台灣文學的諸問題／「學院理想主義」的憂鬱／兩費開始佈雷／從台灣都市青少年崇拜日風向說起／我們做的還不夠／日本接觸：真相與虛相／鳶山／關於台灣文學的一島論／四十年來台灣文藝思潮之演變／唐情的敬意／你所愛的美國生病了／作為一個作家／歷史性的返鄉／悼念的方法……等三十九篇。



鞭子和提燈
【序文及書評卷】
在前進的歷史中巡遊徘徊的人們／試論陳映真／鞭子和提燈／懷抱一盞隱約的燈火／顛覆而困乏的腳步／企業下人的異化／一些論爭的參考架構／凝視白色的五〇年代／一面嚴重歪扭的鏡子／原鄉的失落／變遷中的台灣農村／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楊青矗文學的道德基礎／青年的孤獨和悲哀／試論施淑菁，再起台灣文學的藥石／日本軍閥的陰謀未散／最牢固的磐石／自尊心和人道愛／侵略和侵略歷史／台灣第一部第三世界電影／電影思想的開放／從一部日片談起／台灣內部的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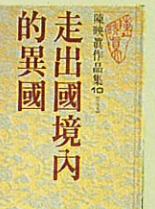
走出國境內的異國
【序文卷】

試評金水燭／台灣畫界三十年來的初春，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試論蔣勳的詩／試論施善繼／不朽的冠冕／試論吳晟的詩／詩放心下來／釣運的風化與愁緒／千年古塚／不怕寂寞的獨行者高華／走出國境內的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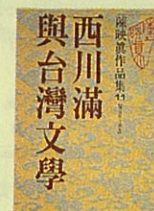
中國結【政論及批判卷】

鄉土文學的盲點／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關懷的人生觀／台灣長老教會的歧路／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致一群自由人／法西斯主義的幻想／中國文學的一條廣大的出路／思想的荒蕪／注視一件在逐漸株連擴大中的文字獄／讀七教授「坦白的建議」有感／向台家老屋公司勇猛進軍／路線思考的貧窮／向春更寬廣的歷史視野／為了民族的團結與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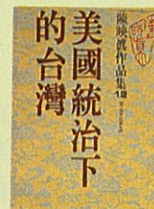
西川滿與台灣文學
【政論及批判卷】

嚴守抗議者的倫理操守／追究「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西川滿與台灣文學／反馮的反馮／「鬼影子知識份子」和「轉向症候群」／黨外重大敗北以後／停止爭論／加緊反省，從頭做起



美國統治下的台灣
【政論及批判卷】

台灣山地少數民族問題和黨外／建立真正獨立的產業公會／「炎黃子孫，靠那邊站」／悲劇與深重的帝國／美國統治下的台灣／世界體系下的「台灣自決論」／共同的探索／台灣的殖民地體質／解放神學與神學的解放／反對日本軍帝國主義復活／「台灣」分離主義「知識份子的盲點」／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何以我不同意台灣分離主義／戒嚴體制和戒嚴體質／國家分裂結構下的民族主義／台灣勞工必須組織自己的政黨／習以為常的荒謬



愛情的故事【陳映真論卷】

死亡與救贖／愛情的故事／陳映真的小說／一個「舊」鏡子／「知識份子」的心聲／一則故事兩種寫法／試析「夜行貨車」／偏執的真相／知識份子回歸鄉土與民族的問題／超越後遺症／尊嚴與資本機器的抗爭／海峽東西第一人／人性、社會、文學／從辦公室到工廠



文學的思考者
【陳映真論卷】

試評陳映真的「第一件差事」／在破滅中釀造新生的陳映真／文學的思考者／海外論陳映真／「山路」讀後隨想，拋擲上的斷痕／縫合這一道傷口／從山村小鎮到華盛頓大樓／憂鬱的台灣社會／評陳映真「山路」／欲言又止的傷口



陳映真作品集全15卷的6大特點

- 1 獨一無二的陳映真**
陳映真是戰後台灣文學和知性最獨特、深刻、溫柔、啟發而又批判的存在，陳映真作品集全15卷為讀書界所不能不知、不能不讀、不能不收藏。
- 2 蒐集最為完整**
陳映真作品集全15卷，編輯小組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在陳映真鑒定下，全面收集了陳映真的小說、訪談、評論、雜文、隨想、論戰和海外士林對他的評議文章，是陳映真作品集最完整的集子。
- 3 最準確的版本**
陳映真作品集全15卷、一百五十餘萬字，都經過陳映真親自校訂，編輯小組重複訂校，是當前陳映真文學、評論文字最新、最準確的版本。
- 4 完整呈現多向度的陳映真**
在著名編輯高信疆策劃下，以有系統、有體例的編輯工程，縱軸概括了自50年代到80年代小說藝術之嬗變，和他那以孤獨的烏托邦主義對戰後台灣生活所做的反省與批判；橫軸則依文類、文體整理陳映真的小說、論評、雜文和論戰，對具有多向度的陳映真做完整之呈現。
- 5 名家的解說**
台灣著名的文學界、理論界重鎮，姚一葦、葉石濤、南方朔、詹宏志等分別為陳映真作品集寫解說、寫序，有助對陳映真文字與思想的理解深度。
- 6 精美裝幀，益讀利藏**
陳映真的知友，人間雜誌美術構成總指導李男，特別為陳映真作品集精心做裝幀設計。陳映真作品集是李男重要的書本裝幀藝術作品之一，閱讀心曠，收藏神怡。

陳映真作品集全15卷收藏辦法

- 電話預約：(02)7091920林小姐 台北市地區專人收款，可免親自到郵局劃撥
- 直接寄面額2400元至台北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人間出版社
- 煩請到附近郵局劃撥預購。劃撥帳號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 收到書款後五日內，本社將寄去發票及預約保證書
- 預約優待明細如下：

售價	預約售價	節省	備註
3,000	2400	600	限量發行10,000套，前500套由作者親自簽名紀念。

- 預約優待期限：1988年2月1日起至3月31日止
- 出書日期：1988年4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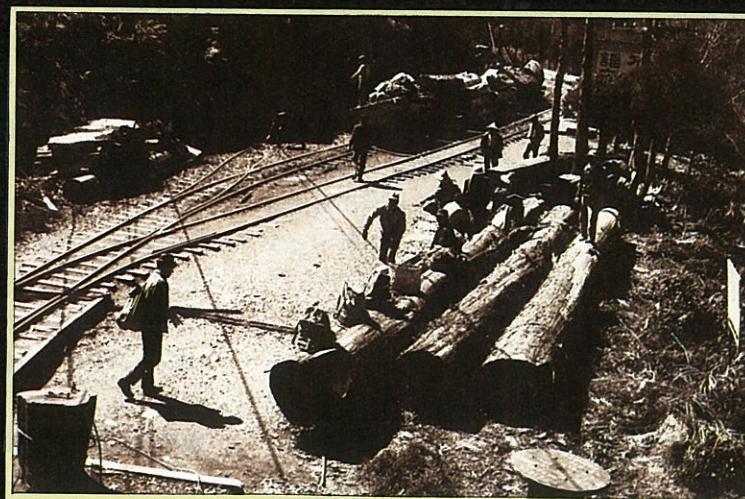


《搶救台灣原始森林報告》之一

200萬棵幽靈之樹

台灣東部木瓜林區高登線伐木跡地長34公里，面積1,803公頃。林務局造林檔案上有200萬棵二葉松、華山松、紅檜造林成活。但是在現場上，却滿目荒廢一片箭竹、芒草、伐餘樹頭和殘木。用偽造、虛構的造林花費新台幣2億3千萬造林撫育公帑。在大改革、大開放的今天，林務局可以隻手遮天到幾時啊！

攝影 / 撰文 ■ 賴春標



15年前，高登線伐木鐵路的忙碌現場。(本刊資料室)

從七彩湖往北望去，我們看到的是高登區96至99等四個林班千餘公頃的跡地造林現場。圖中穿截過山腰的路痕，即是高登鐵路。據林務局說：這裡已種植成活百萬株以上的人造森林。像嗎？



20年前，高登線尚未被砍伐的原始森林面貌。(本刊資料室)

現代化的森林管理，伐木和造林是分不開的。森林是一種可以「再生」的資源。為了使林木生生不息地再生，使我們寶貴的森林資源綿延不斷，伐木計劃和造林計劃不但要互相配套，甚至在伐木之前，就有一套造林之計劃，其中對造林的實際的考核監督，尤有嚴密的辦法，以保證「植伐密切配合」和「植伐平衡」的林業「保續經營」。上一期《人間》雜誌上，李剛先生已經清楚概括地揭發了，台灣林務帳面上每年「超額」造林 17,800 公頃，歷年來「造林」面積超過伐木面積高達 3 倍，而台灣原始森林伐木跡地却至今荒蕪殘敗的嚴重「虛構造林」問題。

淒涼的森林墳場

在林務局的資料檔案中，花蓮木瓜林區的高登鐵路伐木區，10 年前伐木後，全長 34 公里的「高登伐木跡地」，已「全部完成更新造林」。檔案上說，林田山第 96 至 102 林班，共完成造林 1803 公頃，經 6 年除草撫育，

「總計成活林木數共達 213 萬 8000 棵人工造林木」，平均每公頃成活的人工造林木有 1100 棵！

去年 12 月，自立晚報記者李疾爲了現地查證林務局的造林檔案，到林田山高登第 97、98 林班造林地的高處做辛苦的調查。雨過霧散，這兩個林班的造林地一覽無餘。李疾這樣寫道：

「……此時，我的心感到一陣愴痛。眼前那一片在林務局檔案上早已該是一片叢生的人工造林帶，事實上只是一片箭竹與芒草的荒嶺，舉目儘是枯黑的伐餘樹頭。我看到的，絕不是種樹 10 年每公頃成活 1100 棵的漂亮的人工森林，而是一座浩大淒楚的森林墳場。」(台北人雜誌元月號)

林務局造林假帳一角

去年 12 月，由筆者、李疾、王智章和呂廣林組成了高登線造林探勘小隊，對林務局的造林帳本，進行局部的核實查對。以下是我們的初步調查報告：

■林田山第 98 林班

• 林務局造林檔案：
造林面積 509 公頃，造林樹種：二葉松、紅檜。已造林時間：



9~12 年。成活株樹：63 萬 7000 棵。

• 現場勘查所見：

此林班造林地中荒無一木，僅在往七彩湖登山步徑東約 2700 公尺處天然草生地上有幾公頃排列整齊的二葉松人工造林，成活十分稀疏，總計不到 300 棵。除了這個地方，整個伐木跡地上看不見存造林前整地和縱橫坡造林痕跡。舉目皆滿山箭竹、伐餘樹頭與殘材。

■林田山第 99、100 林班

• 林務局造林檔案：

造林面積共 616 公頃造林樹種：二葉松、華山松、紅檜；已造林時間：8~20 年；成活株數一共 75 萬 7000 棵。

• 現場勘查所見：

在合計 600 餘公頃的造林地上，僅第 100 林班靠近七彩湖處有近百公頃的縱坡造林道痕跡，但這縱坡造林地上迄無森林成長。另在七星崗伐木站附近，鐵路兩側有極稀疏等人高的二葉松，以不規則錯落成爲。除此以外兩個

材班的整個林區，全是箭竹和伐餘樹頭，盡目荒涼。

■林田山第 101 林班

林務局檔案造林面積：322 公頃；造林樹種：二葉松、華山松、紅檜；已造林時間：8~21 年；成活株樹 314,000 棵。

• 現地勘查所見：

伐木跡地最高處在標高 3000 公尺左右；坡度在 50 度以上，顯係違限砍伐。20 餘年前伐木所遺小帶狀爲林地自然更新用的林帶已大量死亡，且無任何新的

這是造林已達 20 年的高登區 101 林班現場。人工造林在那裏？



以照顧人類的健康
為最終的理念的，
——工研醋
邀請您來共同參與

台灣美麗的自然森林，
千百年所演化聚生，
是大地最珍貴的資源，
也是維護生態平衡
最重要的角色。

回饋：



好醋大家分享

益壽多健康醋
益壽多健康露

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工廠：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0巷1號 ☎：(02) 7765711 (7線)
台北門市：忠孝東路三段24號(台北工專側門對面) ☎：(02) 7713492
台中門市：貴和街123巷13號(忠信國小後) ☎：(04) 2269159
高雄門市：九如二路418號(後火車站附近) ☎：(07) 3219540



人工造林痕跡，更遑論人造森林之存在。

整個勘測行程，拿著林務局白底黑字的「造林」報告檔案，和現場比對，我們的心情十分悲傷和憤怒。檔案上，我們看過的這幾個林班跡地，應已造林面積高達1439公頃；成活樹株高達1,794,000株。這和我們所看見的滿山芒草箭竹，伐後樹頭，形成太過強烈對比了。我們把一大片原始森林砍伐淨盡，在帳本上造了一片繁盛葱郁的人工林，實際上都是一片伐木後的荒草殘木。從造林痕跡之稀少看來，高登伐木後根本沒有續密，有計劃地造林。少數幾處充門面的造林地又成活非常惡劣。面對這令人傷心的現場，存誰不會想，這是不是全面、長期被掩蓋起來的，對國家森林財產的盜竊和破壞，對人民的惡意欺騙？

高登伐木跡地有帳無木

今年元月初，我們又組個探勘小組再度入山，沿七彩湖東的山腰，在一片箭竹之海，跨過伐餘殘材，往下走了500公尺，找到被棄十數年的當時伐木用鐵道，沿著鐵鏽斑駁的鐵道走了10多公里。以下是我們沿線所見的報告：

這高登伐木鐵道，當年是在海拔2,300公尺等高線上開，由高登往六順山、七彩湖、七星崗通到卡社山區。當年的伐木區，是以鐵道為中心，上下500公尺間為伐木帶，一路砍盡了34公里。

這一條伐木帶上，只留下少量狹小林帶或小塊狀林做為母樹。但因砍伐面太大，整個森林生態遭致破壞，這些小帶、小塊母樹「林」，早已枯渴而死而成樹屍樹骨所形成的「白林」。



林田山第99、100林班交界近處，有幾處縱坡、橫坡造林道的遺跡，面積近百公頃，此外，連個造林前整地的痕跡都找不到。而且在這舊縱橫坡造林道的伐木跡地上，看不到任何更新造林的林木，只見樹頭殘木悲傷地遺留在箭竹和芒草的荒坡上。

根據林務局的檔案資料，高登線全長34公里的伐木跡地，已經完成造林1803公頃。換言之，每公里長的鐵道伐區伐木跡地是50公頃。則34公里鐵路劃過的伐木區的伐木後跡地是1700公頃。兩相比較，檔案上的1803公頃，不但應該使整個高登伐木鐵路線上的伐木跡地全種活了綠油油的人造林，還有百餘公頃造林地甚至擴張到跡地之外。但我們現地所見，只有第99、100林班有近百公頃的造林痕跡而已。其餘所見，極目之處，淨是箭竹、刺籐和花草。林務局造林報告檔案上，在高登各林班上造林成活的200萬棵以上的人工森林，竟成了神秘、可笑、可悲的幽靈，無踪無影。



本局有嚴密的監督與考核！

我們上山勘查之前，拜訪過林務局造林組（掌理全省國有林的造林工作）的林峻名組長。我們問他，林務局是怎樣造林的。林組長是這樣說的：

「爲了達到林木再生，森林資源生生不息這個目的，本局在造林方面，有很嚴密的監督與考核措施。」他說，「伐木之後，必須馬上整地（即殘材整理），做好整齊的橫坡、縱坡造林道。造了林之後，每年得做三次以上的除草撫育工作；一年中，必須實地考核成活狀況。樹苗如有死亡，必須馬上補植。」

林組長說，造林後每年要除草、補種。六年後，撫育成林才讓它自然成長。其間每一造林作業，都必須有林務人員在造林現場監督和考核。每隔三年，還要經林務檢驗人員實地檢查和估算每公頃造林成活率。完成檢查和驗收後，再呈報各林處處長核實，核實通過之後，再詳細列入各林班的造林檔案備查。「因此本局經常派人入山，到各造林跡地考核與驗收。」林峻名組長自信滿滿地說。

我站在高登線上那一大片殘破凋零的伐木造林跡地，困惑地想著林組長自信的表情。如墮五里霧中，心中湧起一股難言的淒哀。

我没去看過，不知道！

造林現場所見，林峻名組長的話，林務局檔案上的白紙黑字，綜合成爲令人掩口欲嘔的醜劇。

從林田山區回來，我立刻去拜訪林組長，我將自己親自到高登伐木跡地造林現場的所見就教於他。林峻名這樣回答：

「高登線 1800 公頃的伐木跡

地，林務局確實已完成造林。」他說，「至於造林成果如何，我從來沒去過現場，不清楚，不能隨便發表我的看法。」

不是說造林過程中，林務單位有多次由專業人員到現場去「考核、監督」造林效果嗎？不是檔案上全是超額造林成活成功嗎？

林組長要我們去問木瓜林管處。元月 8 日，我來到花蓮見到木瓜林管處處長陳偉三。這是訪問錄音中的重要部份：

賴：從光復以後，木瓜林區砍伐面積有多大？

陳：這數字很複雜，一時無法統計。

賴：光復以來，木瓜林區伐木跡地的造林情況不知爲何？

陳：台灣全省從 5 年前開始，已經找不到可以種樹林的地方。十幾二十年前，全省已大量種樹造林，目前已無地方可以造林了……

賴：木瓜林區也是這樣，整個伐木跡地全種滿了樹嗎？

陳：那當然！

我們造林面積已超過伐木面積。例如，我們如果伐 250 公頃，造林就造 400 公頃。我們除了在伐木跡地上種樹，也在林相不良地區種樹造林……

賴：那是不是說明木瓜處的造林成活情況都很好？

陳：那當然！

我們是用高山樹種再種植的，成活率都不錯，完成撫育的人工林成活率高達 85%。20 年以後，自然淘汰下來，至少也還有 70% 好成活率。

賴：高山造林每公頃種多少樹苗？每公頃造林經費多少？

陳：每公頃造林株數不一定，一般是 2000—3000 株。樹苗培育、栽種，六年撫育等，每公頃平



均要花掉 13 萬元。

賴：能不能談一談高登線 34 公里長伐木區的造林情況？

陳：高登線伐區，從前叫林田山林場，原屬中興紙業公司（公營單位）所有。民國 62 年劃歸木瓜林管處。中興紙業留下來的伐木跡地，已經由木瓜處完成造林。

賴：目前林田山高登線造林成活情況怎樣？

陳：我從來沒上去過，不甚了

解。據上去勘查回來的報告說，該處全部跡地確已完成造林，不過因爲高山氣候與土壤影響，造林不算很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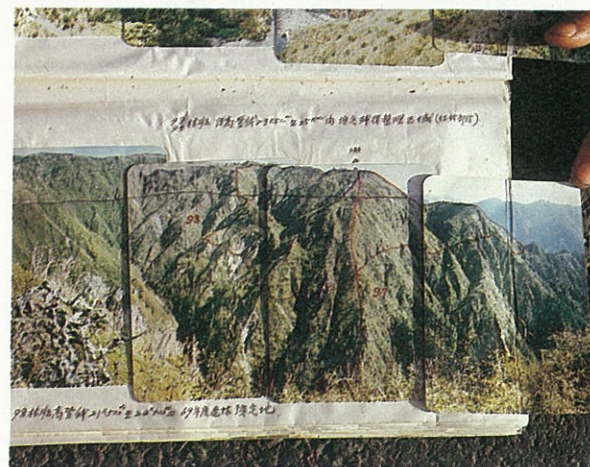
賴：不成功到什麼程度呢？

陳：沒有調查過，所以無法說出切實數字。

賴：木瓜處有沒有高登線造林成活的數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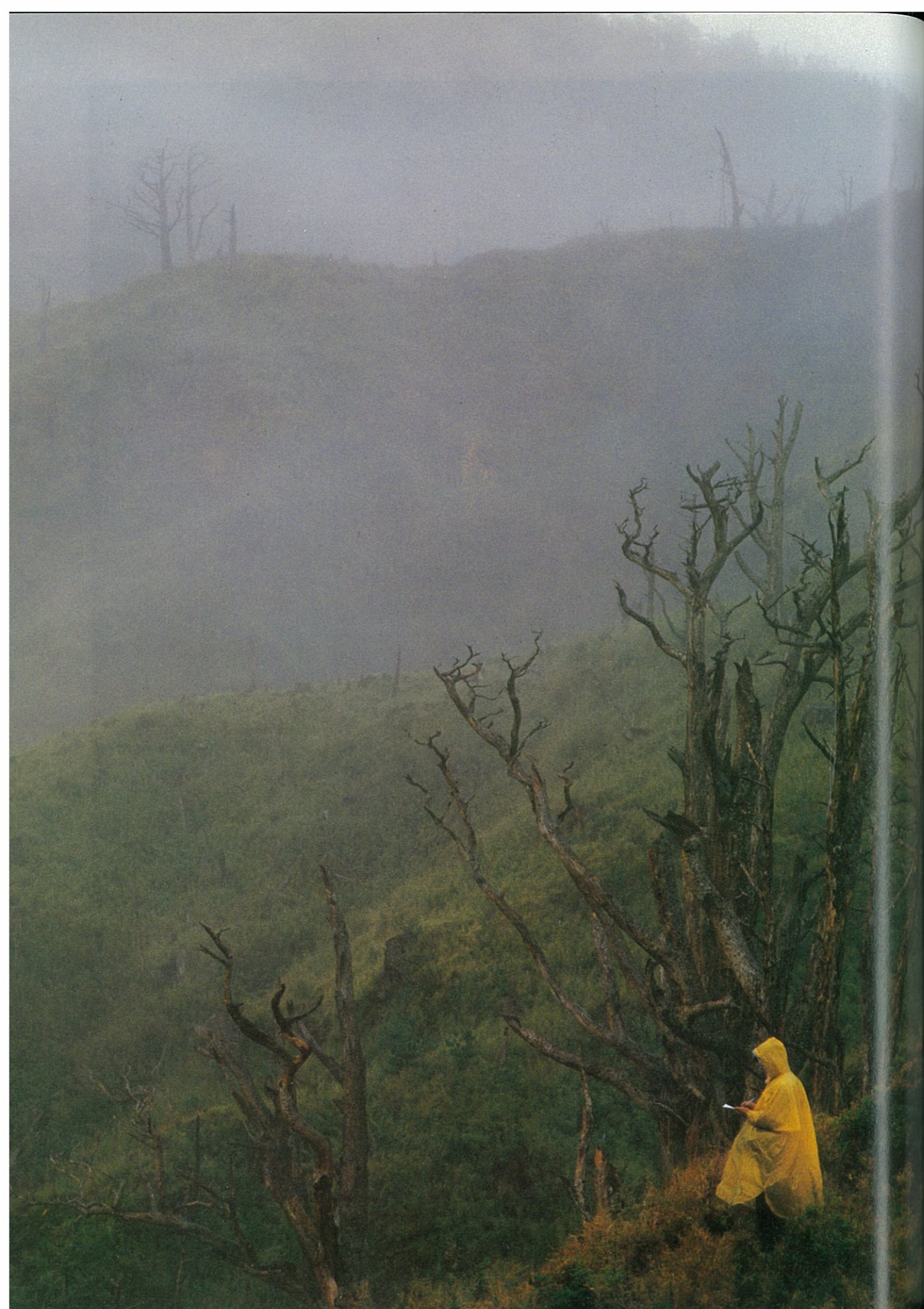
陳：沒有。高登線的路已經崩壞，很難做探勘調查。

這是什麼三流脚本？林務局造



今年元月，我們到達高登鐵路地，沿途路基已崩坍，森林也消失了。

這是林田山工作站的勘查檔案照片。時至今日，造林後的現場還是跟檔案照片中的情景一模一樣。



從98林班往南看去，七彩湖山區的100林班就像座森林墳塚。

木瓜林區管理處林田山工作站高登區：歷年各號案造林面積乙覽表

案號	事業區	林班	面積(公頃)	樹種	造林年月(年~月)	交地年月(年~月)	每公頃成結株數	備註	總計(每案)
56年第1號	林田山	102	56.00	二葉松	56~12	65~6	810棵	經字第53號	45,360棵
56年第2號	林田山	101	80.50	二葉松	56~12	63~10	828棵	經字第54號	66,240棵
57年變4號	林田山	100, 101	31.40	二葉松	58~2	61~10	810棵	經字第57號	25,110棵
58年變7號	林田山	102	5.44	二葉松	58~12	60~11	720棵	經字第59號	3,960棵
62年變3號	林田山	98	150.00	二葉松	62~5	65~4	1115棵	更字第74號	167,250棵
62年追12號	林田山	101	115.00	二葉松	62~2	66~7	1116棵	經字第76號	128,340棵
63年變2號	林田山	98	194.79	紅檜	63~7	66~11	1432棵	經字第80號	279,240棵
64年變1號	林田山	98, 99	128.00	紅檜	64~2	70~1	624棵	經字第84號	79,872棵
64年變3號	林田山	99	94.00	紅檜	64~1	70~1	1646棵	經字第85號	154,724棵
65年變1號	林田山	99, 100	137.21	紅檜	65~5	70~8	1194棵	經字第87號	157,608棵
65年變2號	林田山	100	150.00	華山松	65~5	70~8	1301棵	經字第88號	195,150棵
67年變1號	林田山	100, 101	120.00	華山松	67~3	70~5	308棵	經字第91號 (造林不成功)	36,960棵
67年變2號	林田山	102	80.17	紅檜扁柏	67~3	71~12	693棵	經字第92號	55,440棵
68年變6號	林田山	95, 96	80.55	華山松	68~7	70~8	840棵	經字第97號	72,240棵
69年變9號	林田山	100	77.00	華山松	69~4	71~11	1480棵	經字第100號	113,960棵
69年變10號	林田山	98	100.00	紅檜扁柏	69~9	71~11	1505棵	經字第101號	150,500棵
69年變1號	林田山	95	70.00	紅檜扁柏	69~1	71~10	1705棵	經字第102號	119,350棵
70年變6號	林田山	99	33.44	紅檜扁柏	70~4	71~1	2340棵	經字第107號	77,220棵
70年變7號	林田山	95	65.00	紅檜扁柏	70~1	71~1	2058棵	經字第108號	133,770棵
70年變8號	林田山	101	35.00	紅檜扁柏	70~5	71~1	2168棵	經字第109號	75,880棵
總計：高登鐵路線全長34公里，共造林1,803公頃。					造林成活株數總計：2,138,174(棵) 每公頃平均成活株數：1,185(棵)				

※本資料錄自林務局造林組內部檔案。

林組說，我沒去過，不清楚；木瓜處說，我沒去過，不甚了解。34公里一個偌大優秀森林，檔案上造林成活的200萬棵樹幾十年來沒有踪影，林政官員居然說他沒去看過，不知道，不甚了解！

2億3千萬公帑何處去了？

陳偉三處長說，每公頃造林費用是13萬元。高登線林區1803公頃的造林經費，就是2億3千萬。目前高登線林區有造林整地遺跡的地方，不到整個伐木跡地的十分之一。2億3千萬納稅人民的脂血，怎麼用的？人民應該向那長期隻手遮天，黑幕重重的林務局提出嚴肅的質問！

丹大林區超限濫伐的報告，在人間雜誌上從今年元月號陸續在「人間」雜誌披露之後，原本態

度誠懇的林務局，突然對我關閉一切資料之門。每次我從現場回來，立刻到林務局要造林及存活檔案資料，秘書處的回答是今後一切局裏的資料一概不許外界調閱。問他們為什麼從前可以，現在不行，他們拒絕回答。

資料檔案不借閱可以，我找局長訪問總可以了吧，但是我求見局長的要求，都被以「公忙中」，「開會中」「不在」的理由回絕。打從今年元月，我已經完全無法獲得任何林務局和其他林務單位任何資料和檔案，也無法像過去一樣受到林務局長的接見了。

然而，我們不相信，在這大改革、大開放，中央民代都有人要求全面改選的，政府要大振作、大作為的時代，林務局的幾隻小

手，能夠遮天蔽日？

然而，全面摧毀台灣原始森林的黑手，就在目前，還在台灣各林區恣意地進行著。四十年來，台灣林務機關把自然化育千百年的珍貴紅檜、扁柏原始森林摧殘殆盡，同時又花費巨大公帑偽報造林，沒有造出任何像樣的再生森林。

我們要求國有森林立即全面停伐，全面清查，追究有帳無木的造林責任。我們要求全面改組台灣林務單位，更要求從四十年濫伐台灣原始森林獲取利潤的國家當局，撥出大量必要的預算，使林務局從事業單位改編成公務單位，使林務局不再成為泯滅環境道德的「砍樹局」！

♣

台灣文化和輿論重鎮是這

創刊二年又半，計30期來，許多台灣最享清譽、持論嚴肅，深受社會信賴和愛戴的傳播

王蔚和(小說家)

《「人間雜誌」每期的內容都叫我感動深思，每期的圖片都令我激賞動容。有這樣一本「良心」雜誌，值得國人自豪，更值得我們大家熱心支持。同時我們也期望人間更奮勇前進，更上層樓。》

王鑫(台大地理系教授)

《「人間」雜誌深入報導社會上貧窮困苦的一面，為的是喚起社會大眾的認識；唯有徹底改善這些問題，才能提升全民的福祉。無論是先進的國家或是落後的國家，都存在著許多的社會問題，因此，「人間」是不分地域的，無論到那裏，我們都應該認識貧窮困苦的那一面，並且伸出我們的手，把他們提升起來。》

丘彥明(前聯合文學總編輯)

《能够在歷史站一席之地的雜誌，一定是一批有共同理想的人，不論編輯走向，或是創作，能結合出明確的「主張」來。「人間」兩年來，不論攝影報導及文學報導，和每期的編輯規畫，都清晰的呈現她對中華民族的主張。為了這個民族孱弱的重整，她焦慮、她關懷、她大聲疾呼……》

朱天文(作家·電影編劇)

《我是這樣想著的，陳映真最好的時候，是一種宗教的境界。受苦本身即是美，宗教的大浪漫莫過於此。陳映真「浪漫的」創辦了人間雜誌，當時許多人擔心他恐怕支持不了一年，但是到現在竟然也已兩年……》

李魁賢(詩人·名流出版社發行人)

《人困於狹窄的生活圈，看不到廣闊人間衆生相的甜酸苦辣。「人間」打開鏡頭，幫讀者睜開眼睛，以感性的文學，振動讀者的心弦。「人間」應該努力堅持探究

事物的真相，避免明顯的意識導向和價值判斷。》

李鴻禧(台大法律系教授)

《長年來，我埋首於厚重卷帙，迂迴於長篇論著，為的是尋找人間的價值與哲理。雖然在閱讀、思索而有所得時，會有心靈充實的喜悅；但是也換來肉體生理的倦怠。

這兩年來，我竟常從「人間」雜誌所刊的照片、旁白的簡潔文字裏，一樣悟出人間的價值與哲理，那樣輕鬆、自然。因此，我愛「人間」，也向您介紹「人間」。》

阮義忠(攝影家)

《這兩年是台灣脫胎換骨的蛻變期，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都在急速的新陳代謝。

而兩年多來，人間雜誌適得其時地把握住了台灣轉型期的脈搏，以人文主義的視點替我們的發展探診病情。》

呂光洋(師大生物系教授)

《在我們生活的世界，除了自然的事物之外，實在很難看到真善美的東西，要在大眾傳播媒體上找到合乎真善美的雜誌和文章更是困難。很難得的人間雜誌報導出本島的自然美，以及社會上的真相，喚起現代人所欠缺的良知和善心。每有機會閱讀「人間」，總令我這個學自然科學的人，久久不能忘懷。》

林俊義(東海大學生物系教授)

《兩年來，我不斷從「人間」雜誌的文章攝取台灣人真善美的滋養，使我更加謙虛、動情和落實，使台灣更加實在，進而打破長年製造出來的神話。「人間」在不聲不響中為台灣人間勾畫出未來的理想。》

吳晟(詩人)

《越來越濃厚的功利傾向誘導下，多數人已普遍喪失真心關懷週遭生命和環境的能力；而關懷，若非建基在真實了解之上，便欠缺深厚的基礎。「人間」雜誌在這方面付盡心血所做的彌補工作，無疑是具有重大的意義。但請務必避免任何有意或無意的失真報導。》

吳念真(編劇)

《當許多傳播媒體都已不自覺地淪為太平間的化粧師的現在，人間是少數的社會醫生之一。她以良知，以道德勇氣，以悲憫的心向知識份子報告人間的傷痕及病痛。

她從不替人間化粧，她期待人間永恆的健康——健康才是美麗。》

姚一葦(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主任)

《「人間」是一朵奇葩。這兒沒有俊男美女，沒有生活的享受，更不是供人消閒取樂；而是讓您了解週遭的世界和生存的環境，讓您注意所會忽視的事物，讓您感到人與人之間相互關懷的重要，讓您的生活更充實，更有意義。》

南方朔(新新聞周刊總主筆)

《我喜歡「人間」，而且敬佩獻身這個雜誌的一群工作者。他們是座橋，聯繫了我們每個人靈魂深處潛伏悸動的「愛」和這個殘缺世界。

「愛」是人類之所以選成其為人類的原點。在這個甚至連「愛」都已經逐漸庸俗的時代，把「愛」重新拉回來；拉到人的溝通、體恤、憐憫、相互携手，共同奮鬥這個古老的層次，或許才是我們能獲救贖的根源吧！》

樣看《人間》的……

學界、人文科學界、文學藝術界的領袖，為《人間》打了分數。以下是《人間》得到的成績：

施善繼(詩人)

《我時常在長跑的途程裏，想到「人間」，想到「人間」的原點：「陳映真」。陳映真和他「人間」的同仁，當然也是一群「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長跑者，然而他們並沒有具體數字的目標距離。古代希臘的兵士，尚且有將手中的信息傳抵目的，便算達成使命，但「人間」兵士手握熊熊火炬，却要不斷燃燒，馬不停蹄傳遞，不得歇息。

我常常必需在跑步中放慢脚步，擦拭模糊的視線，調整呼吸和跨距，再繼續向前跑去。》

徐正光(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社社長)

《在台灣，「人間」大概是唯一將強烈的信念與理想融鑄為一體的雜誌。每一篇文章、每一張圖片都充份流露出人間工作同仁的關愛、焦慮、沈痛、溫暖的情懷，令人感動，引人深思。

「人間」所刻畫的不僅是台灣社會、人文和自然的諸般變貌，更是這一代具有高貴心靈的中國人的精神活動史。》

徐佳士(政大新聞系教授)

《印刷媒介近年來大量增加，報紙解禁後，膨脹尤烈。紙張的耗費因而加速，地球上的森林砍伐必然劇增。

報刊份量增漲為人間帶來的福利能够抵銷森林縮小為地球增加的災難嗎？

假使印刷媒介的品質能向兩年來「人間」的表現看齊的話，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將是：「然！」》

黃春明(小說家)

《許多讀者認為「人間」報導內容，悲慘多於幸福。看後很不舒服。這不是「人間」的錯，是讀者逃避現實。

當然，真正的人間是最最豐富的，然而「人間」的豐富性顯然不夠。》

郭楓(新地文學事業基金會理事長)

《我喜歡讀「人間」，不僅因為這是當代中國唯一的綜合文學與攝影報導刊物，而且是由於它每期的內容，都傳達著迫害與抗爭、痛苦與熱情、希望與愛的訊息。真的，我們生活在人間，如果不關懷人間，還有什麼意義呢？》

張照堂(攝影家)

《就影像報導、社會傳真與文化自覺三個進程來說，「人間」是台灣雜誌業中最踏實、努力而具創見的反省／前瞻指南。

隨便至書報攤挑十本圖像雜誌放在天秤上，它們的重量不見得比得上一本「人間」，在這聲色犬馬的年代，也幸虧我們有這樣的一本雜誌勇敢地站出來做一個「抗衡」。》

焦雄屏(影評人)

《我們這個社會富裕之後，犬儒及近利成了聰明人的主流態度。理想主義及對其他人的關懷，似乎都變得合時宜甚至可訕笑的。「人間」讓我們看到這個社會殘餘的反省力量，讓我們知道理想及關懷仍是某些人堅持的價值。二年來，「人間」默默努力的一群人，以不合「工商社會」的誠摯展現他們的成績。我對他們充滿感謝，也願意以任何方式支持他們那一份心。》

葉石濤(作家·評論家)

《在巨大的台灣工商業社會的陰影下，沈默的無數勞動大眾為自己的溫飽，為社會的繁榮，付出了心血。這些卑微的小人物應該是高貴的地上之鹽。但是他們很少出現在資訊媒介上。「人間」是唯一代表台灣社會的「良心」和「正義」替他們說話的雜誌。「人間」永遠站在被壓迫、被欺凌的這一輩人同一條陣線上。我為「人間」兩年艱辛的奮鬥致由衷的

敬意。》

蔡源煌(台大外文系教授)

《「人間」是一份記錄性的(documentary)雜誌。「人間」以影像為當前的社會和生存空間存真，讓讀者從影像中去獲致「第一手經驗」之替代，並立意引發讀者對經濟之健康、政體之穩定、人民之福祉等問題的省思。「人間」是社會良知的照鏡，也是知識份子關懷生存環境的論壇。》

蔣勳(作家·東海大學藝術系主任)

《在我沮喪或挫折的時候，「人間」雜誌常常是給我安慰、鼓勵和重拾信心的力量；因為它堅持的人道主義，因為它永不止息的社會關懷，使我相信人可以活得更充實、更有意義；相信可以為一個更平等、更溫暖、更友愛的社會做多一點努力。》

瞿海源(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

《像人間雜誌這樣撼人心弦的刊物實在是台灣的稀有族類，像「人間」這般精心製作愛心澆灌的民間雜誌能存活得這麼好更是出版界的異數，也更讓人覺得我們還有希望，台灣社會乃至人類真是生機無限。》

蕭嘉慶(中國時報攝影組召集人)

《老實說，台灣是因為有陳映真這個人，才有「人間」這本雜誌的，並不是說台灣的人文環境已到某一境界，人道精神已遍地可聞，或者報導攝影的水準已够深廣，才產生「人間」的。因此，我們看待「人間」，至少應該從①陳映真會不會挫折太多、②「人間」有無關門的危險這兩點開始衡量，而盡可能地予以關懷。》

「76年度最具影響力的書」大贈送：

- 凡訂閱「人間」1年，可獲贈大陸報導文學名家「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集」三冊中任選一冊。(即可自①人妖之間②第二種忠誠③人血不是胭脂等三冊中任選一本，請於劃撥時註明。)
- 訂閱2年，即可獲贈全三冊，全書厚達1073頁(定價：450元)。本書曾膺選「76年度金石堂文化界、知識界票選十大最具影響力的書」，堪稱坊間最完整的劉賓雁報告文學選集。

■ 有效期限：77年3月31日截止。

■ 訂閱一年：一般訂戶 / 1480元，學生訂戶 / 1380元。(附學生證影本)

訂閱二年：一般訂戶 / 2800元，學生訂戶 / 2600元。

■ 電話訂閱專線：(02)7008113林小姐，大台北區專人送書收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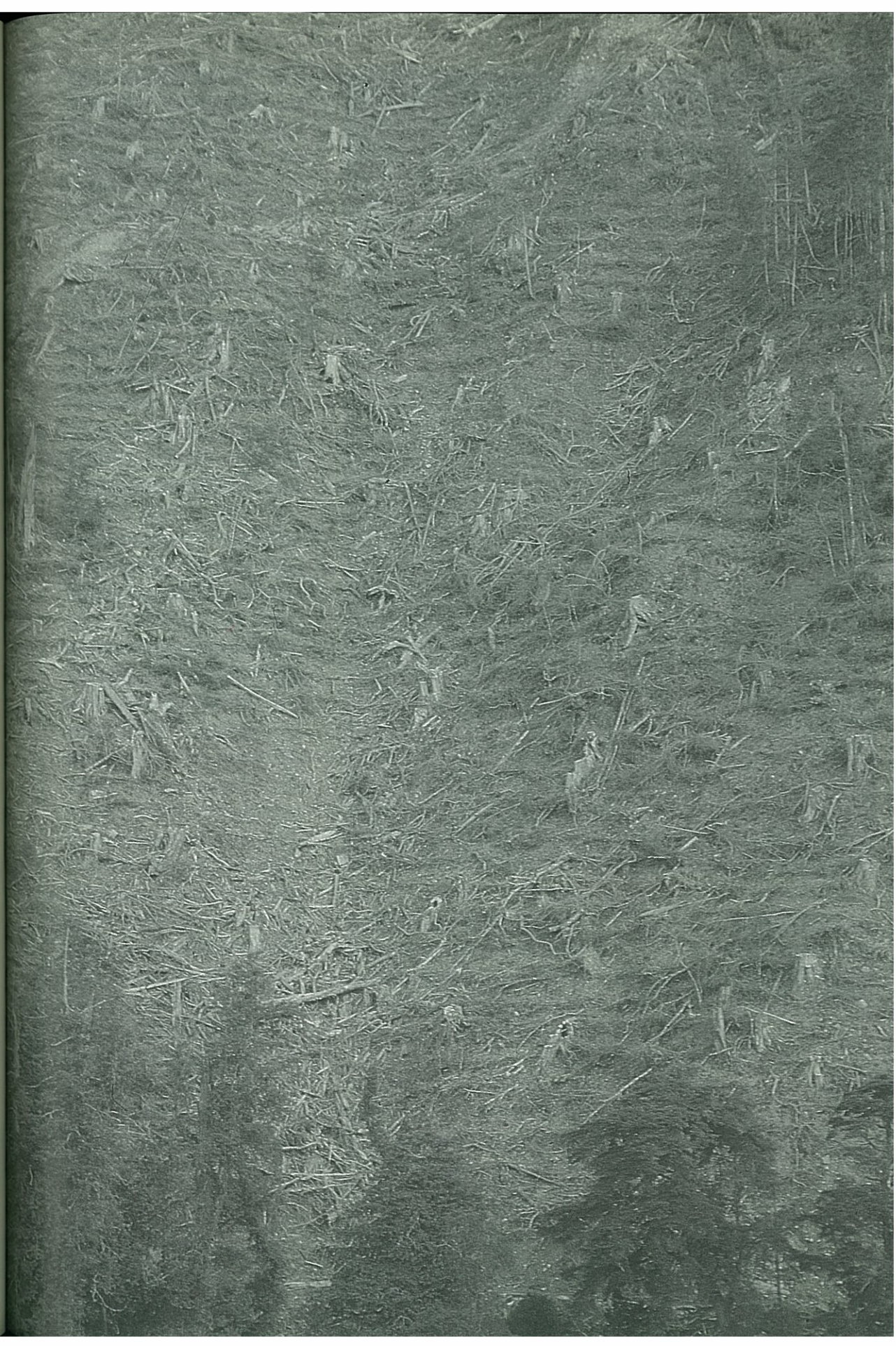
人間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一隻手能遮蔽 多少林政弊端？

元月號「人間」雜誌揭發了
丹大山區偽報標高、坡度、濫伐醜聞之後，
林務局以「誤伐」、「盜林」掩飾自己的責任。
賴春標又在人倫林道、西林林道和萬榮林道現場
發現林務局違法超坡度進行紅檜皆伐作業。
林務局斷然拒絕我們查閱檔案
想要以紙包火，隻手遮天的林務局
終有一日，引發愛護台灣自然生態環境的
廣大國民的義憤，難逃法律的追問！

距高登鐵路伐區僅一溪之隔的西林林道，林務局今日正在此高陡林地大肆砍伐。





距丹大林區一溪之隔的人倫林道，今日林務局也在此違法砍樹。

《人間》雜誌第 27 期（元月號第 112 頁）報導林務局在丹大林區涉嫌偽造文書，低報伐木林區標高及坡度數字、違法砍樹的內幕後，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心與迴響。目前不但南投調查站正在深入查究，立法院蔡中涵等 28 位立法委員，已在元月初對丹大林區弊端，使用《人間》雜誌的資料提出緊急質詢。

在立法院與調查單位正在深入追究丹大伐木問題時，林務局却在元月 12 日（聯合報），對外

宣稱：丹大林區發生兩件大「盜林案」，並解釋說：那是伐木商「越區」違規伐木的案子。元月下旬（中國時報），林務局又再度對外界宣稱：丹大會發生大規模超高超陡伐木，那是因標林伐木的商人「誤伐」的結果。

林務局的嫁禍花招？

我們強烈懷疑，這是林務局枉法瀆職，偽造公文書、違規伐林被我們揭發之後煙飾罪行和錯誤，企圖脫罪的手法。林務局先是說丹大林區的標商越區砍伐，現在被他們「逮到了」，正依法究辦中。林務局想藉此告訴人們：你看，是標商越區盜林才造成丹大超高砍伐。丹大林區違法超高超陡伐林問題，完全是標商個人盜林行為，林務局絲毫沒有責任！

林務局後來又說丹大林區超高超限伐木是「誤伐」的結果。「誤伐」是什麼意思？想來在林務局的巧思佈局下，誤伐是兩種原因造成的：其一，林務局可能說丹大林區超高超陡伐木，是標商越區「誤伐」所致。其二，「誤伐」只是林地現場測量人員，一時疏忽，登記標高錯誤所造成。這些說辭，全是為了幫助林務局的上層伐木作業決策單位，開脫法律責任和行政責任的伎倆。

林務局顯然想用這樣的說辭，把責任轉嫁給伐木林商和各林管處的幾個底層林務工作人員。因為違法濫伐現場地處深山，又因林務機關長期封閉，林務法規亦艱澀不易解，一般沒有深入森林現場體驗和林務知識的社會大眾，甚至傳播媒體的主筆、編輯和記者很難窺其弊端根源。

在筆者關於丹大林區濫伐罪行的報告裡，我們已詳細的把違法

現場的測量紀錄用圖表方式刊出。即如丹大林區發生盜林的八林班泰興木材行這伐區，其伐木是在 2,500~2,700 公尺間進行，這些伐區的最低標高已經在 2,500 公尺以上，和「越區」而超過 2,500 公尺砍伐如何扯上關係？又林務局涉嫌偽造文書，低報高度、坡度部份，經我們深入追查結果，證實丹大林區 5 處偽報超限砍伐案，都是林務局上層決策單位經理組按照既有嚴密審核程序，批准砍伐！每一違法超限伐木核准案的公文書，都說明林務局絕對應負法律和行政責任，與什麼因標高登記錯誤而「誤伐」無關！

綜觀林務局在《人間》揭發後所做這不斷的變招防衛出擊，無非是想用一切力量轉移社會和法律的注意，以擺脫偽造文書，違法砍樹的嚴重責任。林務局主任秘書林德勝，曾經這樣為林務局辯解：「超限伐木只見丹大一地，不足以偏概全，說成台灣全省都是如此。」林主秘更親口對筆者表示，深山林地工作困難，現場人員一時疏忽「誤測」標高，「在所難免」。他的意思好像在說：你看，假如林務局有意造假，那為什麼超限砍伐僅發生在丹大一地，台灣其他林區却沒有。是的，假如超限違法砍樹僅在丹大一地發生，林德勝先生的自圓其說也許還合理。不幸的是，我們的現地查證，不斷揭穿林務局的謊言。

土地面積比台灣大 30 倍的日本，不僅嚴格管制他們的森林資源，還不惜以高價進口台灣檜木。而我們的林務官僚，竟不惜一再以「疏忽」來掩飾他們每日在進行毀滅我們的森林的惡行，出賣我們的國寶紅檜。在中部的丹



大林區與東部的木瓜林區，在近 30 萬公頃的林地上，就發生這令人痛澈心骨的事。

不計後果的殺雞取卵作法

木瓜林區的高登，長 34 公里的超高超陡原生森林，已被毀滅。因為超高、超陡，人工造林無望，這一片廣大珍貴的森林永遠消失，無從再生。但是林務單位有沒有從高登慘絕的經驗得到任何教訓？——沒有！因為，和高登僅一溪之隔的西林林道與萬榮林道，今天，就是您正在讀這篇文章的現在，還正大規模超限砍伐原生林。又回頭看那已發生違法砍樹的丹大林區，林務局不但不認錯反省，反而在與丹大林區僅隔一條丹大溪的人倫林道，如今也在超陡砍樹！

以下是我們到三處林道伐區現場的勘查報告：（勘查時間：77 年元月~2 月）

●人倫林道：由南投信義鄉入山，隔丹大溪與丹大林區遙遙相對。今伐木作業在林道 64 公里處，該伐區標高雖在 2,500 公尺以下，但平均坡度已超過 50 度以上，此伐區旁正有一野溪支流，砍伐樹種為紅檜，作業方式：皆

這是萬榮林道伐區，平均坡度 35 度以上的林地依法禁砍。這種陡峻林地砍後，造林會成功嗎？



人倫林道42公里處前後數公里間，都是這種高陡，造林不成功的荒蕪現場。

伐。

●西林林道：由花蓮鳳林鎮沿知亞干溪入山，今日的伐木作業是在林道51公里以後的幾處林班進行。51公里處是萬盛木材行伐區，此林地在去年底前已砍完，另52公里附近的林班正大肆伐木。依現場的勘測，各伐區標高雖在2,500公尺以下，但其平均坡度却高達50度以上，砍伐樹種為扁柏，作業方式：皆伐。

●萬榮林道：由花蓮萬榮鄉沿萬里溪南岸入山，今林道已開至50公里處，去年5月我們造訪時，47公里處砍伐已接近尾聲，目前正在大肆砍伐者是在48公里後展開，勘測各伐區的坡度也都陡達45度以上，砍伐樹種為紅檜，作業方式：皆伐！

「標高2,500公尺以上、平均坡度35度以上的林地，造林無法成功，依法也一律禁伐……」林務局造林課長余春榮親口對筆者這麼說過。西林等三處林道伐區，都屬於超陡的施業限制地。這些超限林地砍伐後，造林鐵定失敗。但，令人痛心的是，今日林務單位為伐木不計後果的殺雞取卵作法，已到令人髮指的地步。

這是什麼伐木倫理？

林務局的經理組就像個高明的魔術師。在以前，把丹大標高2,700公尺的林地變成2,300公尺。現在又將人倫、萬榮、西林林道這些伐區的坡度，從高陡的45、50度變成合法的35度以下。接著林務局的林產組，就把些經偽造後的伐木處份案，拿出來公開叫賣，這塊一千萬，那塊二千萬……。台灣40年來，自然化育千百年而成的高山紅檜扁柏林地，一塊塊的標出去砍伐，一片片的伐盡，把龐大的林木標售金瓜分用盡，最後留下的却是處處有帳無木的荒山野嶺。

這是什麼伐木倫理？伐木邏輯？這又算什麼森林經營之道？

可是，我們的林務官員，個個能說這樣冠冕堂皇的門面話。您聽聽：

●前任林務局長許啓佑：「今日台灣森林資源已在日漸枯竭中，如何妥善、合理開發，使此能再生資源的木材收穫不虞匱乏，而森林狀況仍能日愈茁壯，乃是今後從事林學林業各部人士重要課題。」

●林務局長何德宏：「森林是可再生資源，因之造林後要妥善照顧，並做好保續作業，以達台灣森林資源生生不息。」

●林務局經理組長蘇學坡：「森林是要經營的，伐木後必須馬上造林並嚴加撫育，森林是可再生的，它不像礦石、取之用盡就沒有。」

這幾個月來，筆者不斷深入台灣高山林地現場，探勘台灣林務現況，為了求索真相，我不斷拜訪林政官僚時，他們都如此信誓旦旦表示，森林再生是如何重要，林務局的伐木、造林作業監督管制又是如何的嚴密。

是的，如果您有機會看到林務局的內部檔案資料，不管在造林或伐木檔案上，一切必都合於規定，而且成績斐然。但，當你拿著這些已施行伐木作業的檔案資料到各伐木林地現場核實一下，你一定會跟我一樣提出強烈的質疑：檔案中的樹在那裏？檔案中的標高、坡度在林地現場為什麼都長高了、變陡了？

改革勢在必行！

自從元月號《人間》雜誌對丹大林區偽造文書濫伐案予以披露之後，林務局對我完全關閉了林務資料之門。好幾次我向林務局要人倫林道、西林林道、萬榮林道這三個顯然超陡砍伐地帶其在檔

案上的坡度記錄時，我們完全被林務局和木瓜林管處回絕了。

山的高度和坡度，只要有儀器，人人可得而測之，林務局拒絕向記者提供檔案資料，只是欲蓋而彌彰罷了。

紙是包不住火的。我們不斷的調查顯示，台灣林政數十年來真是一團漆黑。中央方面，吸乾台灣珍貴森林的脂血，肥大了台灣的工業，如今却不肯撥出預算，改造林務局為公務單位，使它有條件不伐木自養，好好再生台灣森林；而林務局也絲毫不想清算數十年來官商勾結自飽私囊又圖



利他人的腐敗結構，一面文過飾非，隱蔽罪責，一面還在放膽、瘋狂地違法超限濫伐。為著台灣的命脈——森林，我們呼籲讀者、大眾傳播媒體挺身而出，制止台灣原林被繼續大量毀滅！我們相信近年來，台灣在民主政治道路上大有開展，台灣林政黑色王國一定無法長期僥倖躲過改革的風潮的。

一棵人工樹苗，由播種到撫育完成需時8年。但，一棵成長千年的原木，在鏈鋸下却僅幾刻鐘，即結束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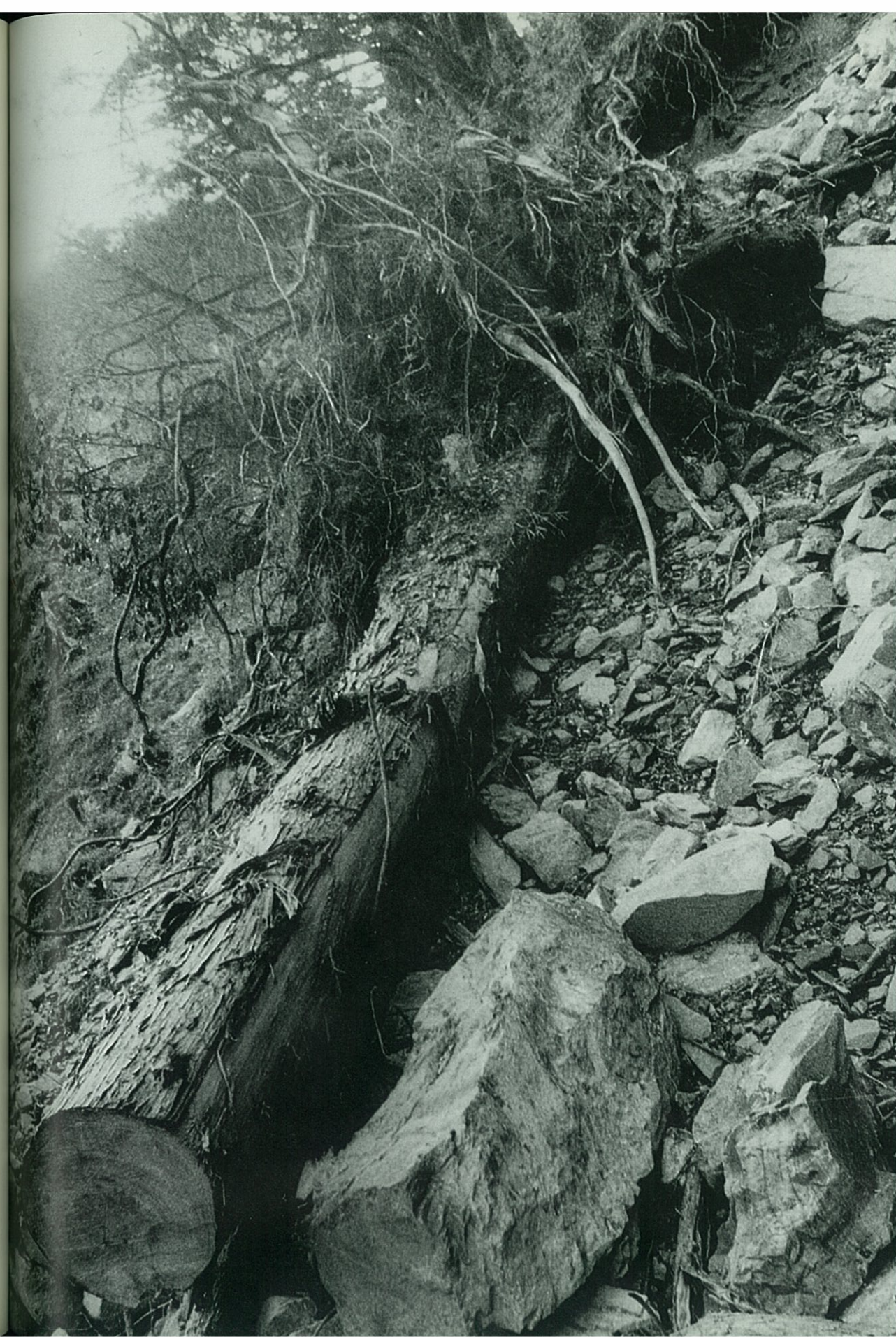
台灣森林 沈痾急診病歷

保持台灣森林生機
最後的十點呼籲

40年來，在政府許可下，
瘋狂砍掉了43,600,550立方公尺的
繪木、扁柏和其他珍貴樹種森林，
以2,906,703輛長10公尺，載重15立方公尺的材車，
車車相接，足以繞台灣海岸線25.5圈！
「八七」、「八一」、「葛樂禮」、「八一七」嚴重水災頻發；
水庫嚴重淤積，溪流含土砂量陡增，
木材畜積日陷窘境……
台灣自然森林、自然生態、氣候和天然景觀全面崩潰。
台灣林務的貪慾、無知、瞞肝、瀆職和違法，
已經成為當前政治大改革、進步環境下
最大的死角和諷刺！

因伐木造成的崩坍情景在深山林地處處可見。

撰文 / 攝影 ■ 李剛





這顆鐵杉直徑將近一人高。

• 四十年瘋狂砍伐

台灣地處亞熱帶，溫暖多雨，極適森林生長。又以高山疊起，由海拔數公尺直到最高的 3950 公尺，地形變化多端，所以樹木也由熱帶至亞寒帶，由闊葉林、針闊葉混合林以至針葉林，蓄積極富；其中尤以海拔 1000 公尺至 2500 公尺的紅檜、扁柏，均為數百年至數千年的檠檠巨木，最為珍貴。如最早的阿里山，總蓄積據原先估計，即逾 600 多萬立方公尺；太平山更高達 1,372 萬立方公尺；八仙山更多逾 1,822 萬立方公尺；1959 年成立的大雪山林業公司也有 1,337 萬立方公尺，其餘如同在日據時代即已調查、作業的巒大山林場、竹東林場、太魯閣林場、木瓜山林場、林田山林場亦蓄積豐厚，原始檜木林更多在 70%~80% 左右。

台灣的伐木，始自日據時代 1912 年的阿里山，至 1945 年投降為止，全省計砍伐森林 19000 公頃，材積 680 萬立方公尺，平均每年約 20 萬立方公尺。

1945 年台灣光復以後，林政、林務分立，林政屬農林處林務科，林務機關先後設林務局、林產管理局。1959 年又先後成立「大雪山林業公司」、「國軍退役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森林開發處」；1960 年全省林政、林產業務及合併為林務局，15 年中分分合合，但森林砍伐的工作却從未鬆懈，無論政策是「植伐平衡」或是「保安與經濟並重」，光復後 1947 年度的伐木量即已超過日據時代的平均值而達 65 萬立方公尺；1959 年更高達 1,251,873 立方公尺。是年「八七水災」發生，次年又發生「八



一車車的鐵杉、檜木自深山運出

一水災」，1963 年「葛樂禮」颱風，又引起大水災，社會輿論紛紛呼籲，專家學者進行調查，但伐木量繼續增加，1965 年已逾 1,663,296 立方公尺，1973 年更達最高額 1,714,469 立方公尺！

自此以後，因值錢的檜木好砍的已砍得差不多，而檜木出口至 1970 年止獲利 9 億餘元，達最高峯後，伐木量始逐年下降。至 1975 年「八一七水災」發生，行政院通過「改革方案」，以「國土保安」為主要目標，每年限伐 100 萬立方公尺，實際伐木量方降至 1,110,260 立方公尺。自此以後，台灣森林蓄積容易作業者幾已近「挖掘一空」。至 1981 年已降至 718,586 立方公尺。也是由此開始，林務局方正式大量虧損，乃藉口第二次林業調查「生過於伐」，不顧針葉林負成長的事實，要求增加伐木量到空前的 250 萬立方公尺。行政院經過「討價還價」的結果，終於放寬至 150 萬立方公尺，無奈「流水落花春去了」，「好景已難恢復，至 1985 年伐木量降為 707,557 立方公尺。1985 年也祇有 735,665 立方公尺。前後 41

年間，在政府許可之下總計伐木 43,600,550 立方公尺。以長 10 公尺，載重 15 立方公尺的運材車換算，共需 2,906,703.3 輛。車車相接，全長可 29061 公里。以本島海岸線總長 1,139 公里計，運材車可繞全島 25.5 圈！

為向歷史與後世子孫作交待，我再把我依據林業資料所作的「歷年森林砍伐量總計表」，補充至 1986 年刊在這裡，以供參考。

土壤沖蝕，水庫淤塞

樹木除了當柴燒、充建材、當工業原料以外，它更大的用處是它的「公益功能」：調節氣候，改善景觀，保持水土、涵養水源，平衡生態環境，供作觀賞休憩——越發是現代的國家，越發重視它的公益效用，它是花再多的錢也買不到的。

台灣是我國大陸棚上的一個年輕小島，除東部「大南澳片岩」地質較古老堅實（仍多破碎帶與峽谷地形）以外，中央山脈及中央山脈以西廣大山地，均屬第三紀前後的沉積岩（也夾有部份石英岩脈），多頁岩和砂岩，尤其是半變質的粘板岩，所以也稱為「中央粘板岩山地」。經過激烈的「造山運動」，加以多次的「海進海退」，所以多褶曲、多斷層、多斷崖崩坡。台灣又正位於亞熱帶與地震帶之上，所以又多風、多雨、多颱風、多地震；而多節理的粘板岩，又最容易沿岩層侵蝕、風化、崩解，加以雨量又集中，所以最容易形成崩坡、坍方、流土沖失、河床淤塞——這由河床中下游無不溪床寬闊，岩石壘壘，平時流水一脈，一雨即成洪流滾滾可以證明。

這樣多山而又地形複雜、地質

脆弱、雨水集中的環境，唯一能自然地、大規模地發生保護作用的，祇有森林、和森林形成的植枝與生生不息的平衡系統；尤其它保持水土，減少沖蝕、保護地層和涵養水源的功用，最為重要。

可惜，數千年的天然森林，尤其是長成大喬木的紅檜、扁柏，數十年幾砍伐一淨；加以數不盡的通過懸崖陡坡的伐木林道，更加劇了破壞沖蝕的力量，而林務局祇求「急功近利」、「趕盡殺絕」的「皆伐」方法，與復舊造林的不易，更使情勢日益惡化。

土壤的沖蝕，極不易測定，但由水庫的淤積，可見一斑。最早是民國 1955 年尖山埤水庫的調查，其淤砂量已達 212,000 立方公尺。尖山埤水庫集水面積不大，據計算整個集水區表土的沖蝕，每年已達 20.6 公厘。

台灣各大河流「最大懸移質含砂量」趨增表（表一）

河名	1973 年含砂量	1985 年含砂量	增加量
淡水河	5,068	14,197	9,129
蘭陽溪	11,857	15,500	3,643
大甲溪	1,140	6,679	5,539
烏溪	1,720	11,000	9,280
八常溪	4,190	12,800	8,610
花蓮溪	23,000	56,000	33,000

（含砂量計算單位：PPM）

繼，直營伐木已先後停止，且已幾近「歇業」狀態，欲再增加實在不易。

標售也始終維持在 30 萬立方公尺上下，所以變動較大者，則為價格：如針一級原木每立方公尺在 1979 年為 17,900 餘元，1980 年為 18,500 餘元，以後逐年降，至 1985 年跌為 12,300 餘元，1986 年為 12,200 餘元。關二級，則由 3,400~3,800 餘元，降至 2,400~2,500 餘元，在這種狀況之下，也確非林務局「不戰之罪」——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如不能改制，或不能給它足夠的預算，使它解決人事的包袱，走上以公益為重的現代化經營，則祇有任其繼續「羅掘」或任其繼續虧損，則所費必日增，破壞必日甚。一個有為的、或正走向全面革新的政府，是不該如此因循、不長進、不負責任的。

我們誠懇的呼籲

- (一)、2500 公尺以上的高山森林，立即禁伐 50 年。
- (二)、2500 公尺以下中低海拔山區，除已成熟的人工林以外，立即禁伐 30 年。
- (三)、坡度 35° 以上急陡坡（在森林經營上稱為險阻地與絕險地）及岩石破碎地帶、重要集水區

石門水庫自民國 1963 年開始蓄水，原訂容量為 310,000,000 立方公尺，使用 20 年，迄今淤砂總量已達 47,000,000 立方公尺；目前仍以每年平均 2,180,000 平方公尺的速度增加中（早在 1964 年測量時，已發現淤積的速度為預估的 24 倍。）其餘如烏山頭水庫、德基水庫、萬大水庫等，無不積砂嚴重。

溪流方面也淤塞為害，如濁水溪的沖砂計劃，每年即費五千萬，效果如何，要到 20 年後才知道。近如由民國 76 年開始的「六項治山防洪保土工作計劃」，總經費更高達四百五十億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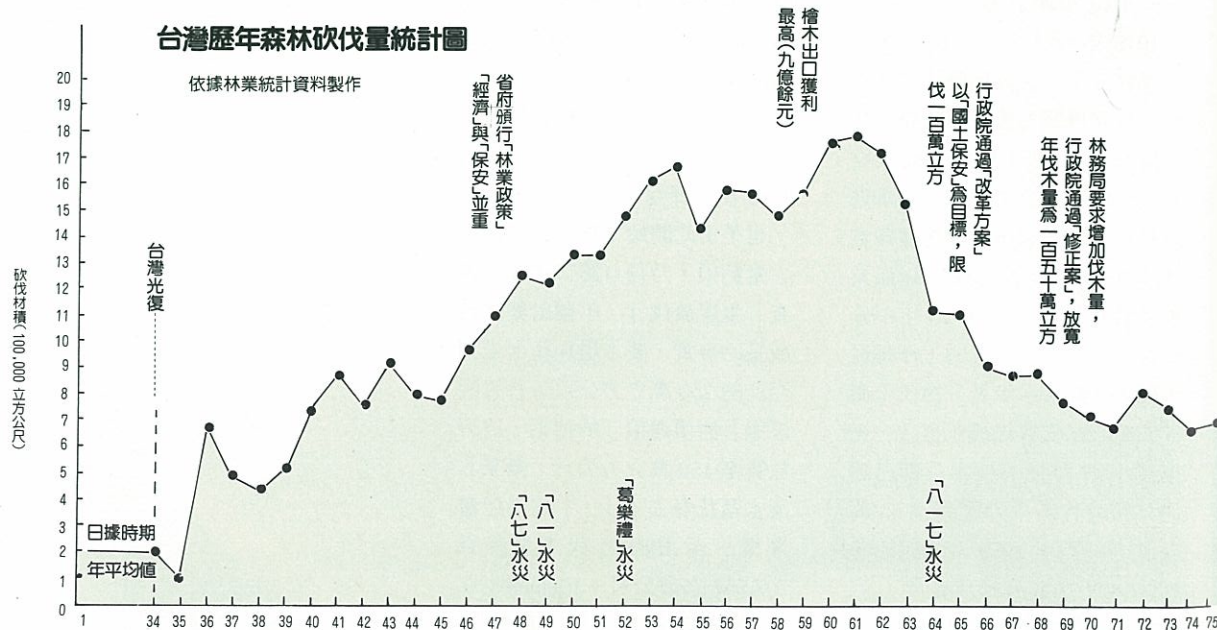
實際上，各主要溪流重要集水區內土地沖蝕的情況，已極為普遍而嚴重，前據農復會實際調查，濁水溪沖蝕的面積已高逾 94,000 公頃，花蓮溪 56,000 公頃，下淡水溪與淡水河，各為 54,000 與 52,000 公頃，連同其餘各溪，總沖蝕面積已達 389,000 公頃。

雖然其他河流也各有增減，不能機械的認為就是淤砂的增加，但 40 年來台灣森林濫伐所造成的水土破壞日甚、治山防洪的費用在逐年的大量增加，則是事實。

盈虧的探討

林務局自 1977 年開始虧損以來，除 67、68 年以外，以後幾乎連年入不敷出，每年有幾千萬元甚至 7、8 億餘元的虧損以至於今。

考其原因，伐木量或標售量的減少，固為原因之一；但主要的還是價格問題。伐木量據資料顯示，近十年始終在 70~80 萬立方公尺之間（因各大林場蓄積不





吸血管似的林道，深入中央山脉。

、溪流兩岸寬度 100 公尺的森林帶與造林不易成活地區，一律禁止伐木。

(四)、坡度 $25^{\circ}\sim 35^{\circ}$ 陡坡（在森林經營上稱為急斜地，已不利經營）地區，一律列為保安林，嚴限「皆伐」作業；林道開闢亦應注意地形、山勢，不使土壤流失、坍方。

(五)、東郡大山和丹大山區為中央山脈最深山地；景觀幽美，多斷崖草原與珍貴野生動物，丹大山北稜並有唯一的「水晶山」，

但西有郡大林道、東有瑞穗林道、北有丹大林道，隨時可進入伐木；應即列入「玉山國家公園」，以作完善保護。

(六)、能高主山、安東軍山地區，為著名高山草原與湖泊地區，雄山名岳，風景壯麗優美；埡口雲海、檜林巨木，萬德瀑布，均為一絕，但木瓜林區的伐木已深入白石山，電力公司的工程道路已接近檜木林，應即列入「太魯閣國家公園」，以免更多破壞。

(七)、雪山、大雪山、大劍山、大霸尖山以至聖稜線、品田、桃山地區，為台灣第二高山，雄峯



疊起，峻嶺綿延，風光幽美，景氣繁富，尤以完整的冰河地形和翠池的圓柏大喬木林，最為罕見。現在大雪山的林道已深入尖石山，對僅剩的高山原始林和自然景觀，構成極大的威脅，應即考慮成立「雪山國家公園」，以利保存維護。

(八)、所有劃入國家公園的林地，應即行協調撥歸國家公園管理處管理，熱心保育具有專長的林業人員，亦應盡量撥入國家公園管理處工作，既可增強森林保育的有用人力，亦可減輕林務局的人事與經費負擔。



(九)、成立由公正、著有聲望的林業學者、教授組成的專家小組，協助林務局全面規劃以「國土保安」、「公益功能」為主的林業經營方針，並積極清理盜伐、濫墾、佔用、違法超高伐木、不當伐木等積弊；對於過去 30 年耗用大量公帑，列有紀錄的 80 萬公頃造林，亦應確實清查，加強撫育，如有虛列，並應追究責任。

(十)、全面落實森林法及行政院與林務局前述的限伐原則，統一管理全省國有、公有、私用林，必要時應准林務局隨農委會升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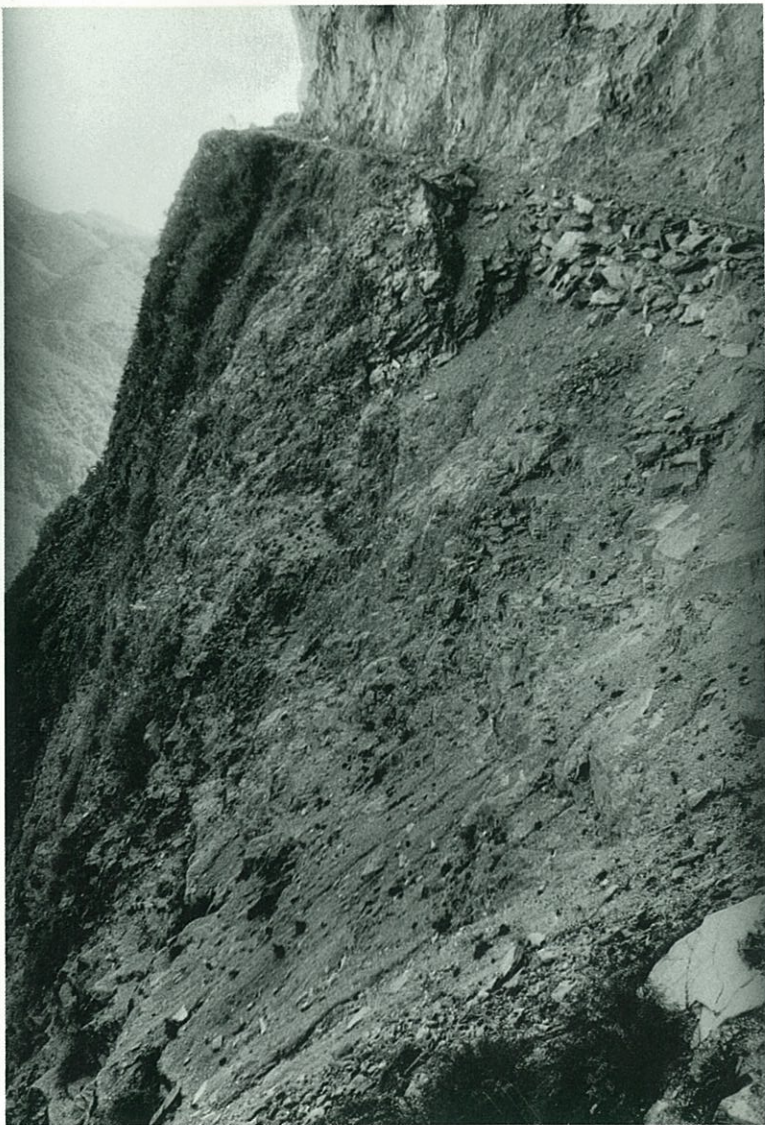
，避免省級機構與利益團體的干擾，核實給予預算，使能以保安為主的現代化林業。

停伐・撥款・改組・造林

林務局的大量伐木，早已非正當經營之道，著作等身的已故台大森林系老教授周楨先生即曾沉痛指出：

「據估計，除已造林及伐木跡地外，縱言針葉樹天然林面積尚有百分之三十二，針闊混淆林與闊葉樹林尚有百分之六十八。但重要樹種如紅檜、扁柏林，按前

60° 以上的陡坡，照樣徹底砍伐。



林道崩塌的砂石傾入溪底，而這些泥砂使得水庫急速減短使用壽命。

航空測量隊調查，可以作業地實屬有限，不過 13,400 公頃，其不易達到地，卻達 26,000 公頃。

開採木材蓄積，却愈來愈進入深山遼闊地帶，以致蓄積不但見豐富，且感日漸貧乏；紅檜、扁柏高貴蓄積，甚且將趨於消滅之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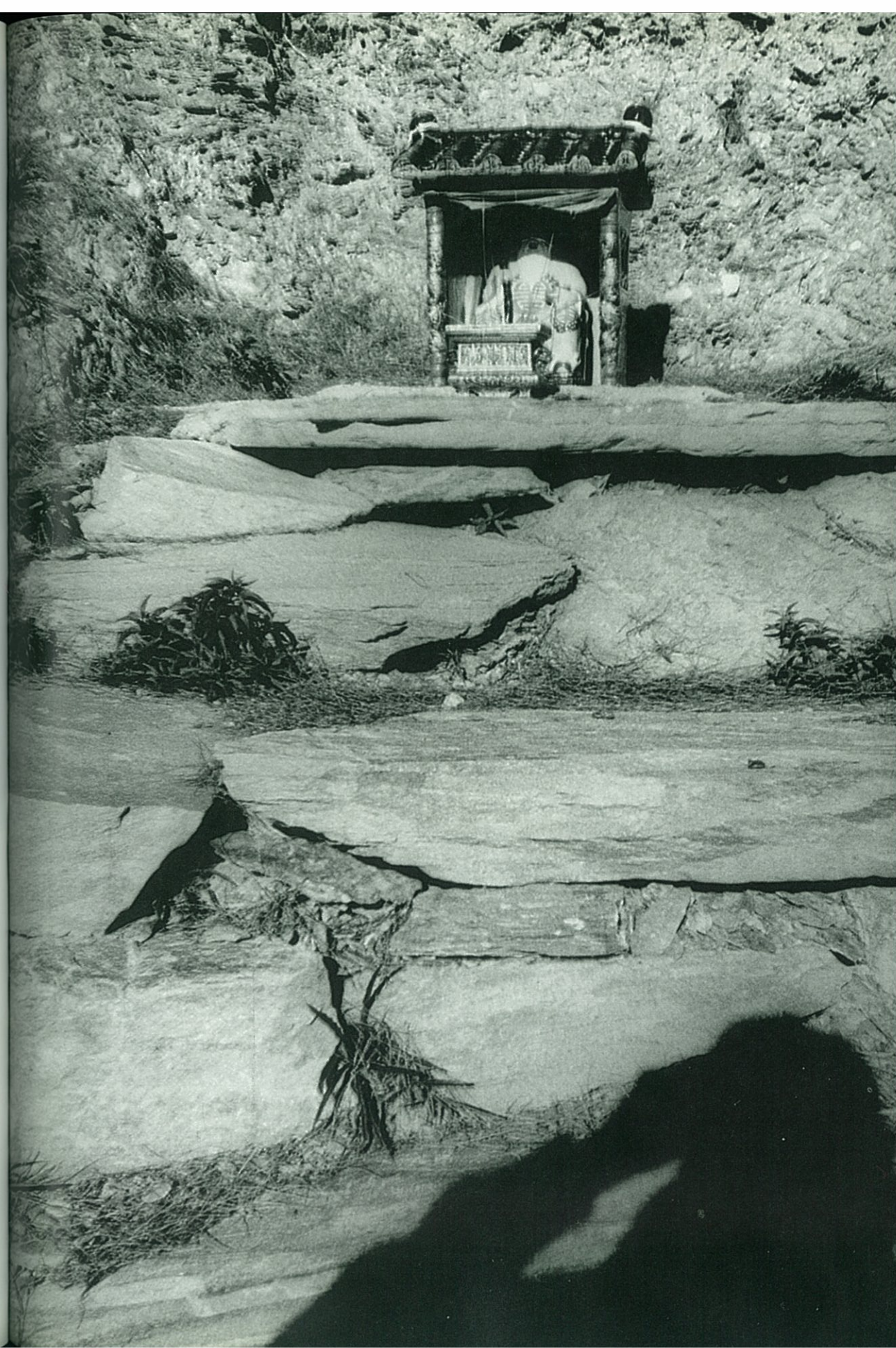
伐木工人留下的土地公廟，孤零零遭到風吹日曬，這片地方已搞得再無平安了。

其實，這種「窘境」早已出現。據林務局內部一份文件記載：「查本場過去歷年造林面積共僅一千餘公頃，砍伐跡地，大部份荒廢。況過去砍伐，雜亂無章，時東時西，忽上忽下；運材路線，屢折屢建，時廢時興；即此僅有之面積，亦忽東忽西，忽前忽後，既未達可伐年齡，無法採取，根本問題在於造林面積不足以維持繼續經營。」

在造林未能砍伐以前，仍需維持每年最低生產量約 30,000 立方公尺，而本場近年來木材之生產，實已東拼西湊，一部份為保安林木材，一部份為枝梢根株殘材及一部份為闊葉樹材，其生產費之高昂，自在意中……。

在這種情況之下，迄今又已逾 30 年，如仍拖延不決，繼續視為「事業機構」，逼其「生產」自足，則不但破壞更大，且幾近資源「掠奪」，有違經營理念與政治責任。

「在已開發的國家中，均以公益功能為重，也即不以開發森林為財源，而着重在間接功能的永續保持。森林為人類所能把握的最大自然環境，如何發展森林的多目標利用，並以人工與天然方法保持森林的永續功能……為當前林業經營之最高目標」。這是林務局林政組長林基王先生說的話，祇要政府支持，林務局一定可以恢復正當經營，則台灣的森林當仍有「厚望」。☉



獻給青春的憂傷和歡喜，一本您會忍不住喜歡的書……

墜入花叢的女子

《曾淑美詩集》

喜悅和悲傷——從胸坎站起來
變成遠方的樹林
在青空下無礙地生長

名詩人羅智成特為此書作序。他說：

這個詩人的文字是誠實的，一本屬於自己的
華麗的辭典正從模仿與侷促的語言之中成形。

我喜歡他沒有技巧地說：

「我年輕無懼的翅翼
因預知下一次平庸的降落
而顫抖」

因為那像極了他全新的齒輪所運轉出的談吐
與於藝術的過度尊敬。流露出一個在文學作品
中沒有隱瞞又易於相處的心靈。

定價：90元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人間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02)7091920-3

榮譽膺選去年台北金石堂系書店舉辦

「年度文化·知識界票選十大最具影響力的書」之一

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全三冊》

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一)

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二)

關於劉賓雁文學的評介及其他

國際知名中國大陸最重要的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的精華作品
已經在台灣結成兩巨冊堂堂出版！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文學、歷史和思想中所表現出來的真
往往招人忌恨、疾視和逼迫。

但歷史上却總有一些不避自身的慘禍、

堅持說出真話的文學家、歷史家和思想家。

劉賓雁正是這樣一個現代中國最受尊敬的報告文學家。

在官僚主義、贖職、特權泛濫，理想和信念枯頹的時代，
懷著對人間性最深的信賴；

懷著對信仰、理想和愛最後的執念，

劉賓雁孤獨地撞擊一道愚昧、自私而殘酷的冷牆。

劉賓雁的勇氣、道德與正直，使他的作品

發散出不可逼視的光芒與魅力。

深深相信民衆書寫和創造歷史的劉賓雁，

向一個日益與民衆異化的社會發出最尖銳而悃誠的控訴。

從來還沒有典範性報告文學的台灣文壇，

劉賓雁的作品集中表現出報告文學的思想、道德與藝術的典

為台灣「非小說」的思考與創作，開啓了遼闊的道路。



第二種忠誠

計編收：關東奇人傳 / 告訴你一個秘密 / 路漫漫其修遠兮 / 畢竟有
勝無聲 / 第二種忠誠 / 一個人和他的影子 / 好人啊！你不該這樣軟弱
/ 艱難的起飛等，計367頁，24萬字左右。

人妖之間

計編收：人妖之間 / 本報內部消息 / 本報內部消息(續) / 川行隨想
在橋樑工地上 / 傅貴浮沈記 / 風雨昭昭 / 在罪人的背後 / 千秋功罪
，計367頁，24萬字左右。

人血不是胭脂

計編收：我所知道的劉賓雁 / 我的日記 / 時代的召喚 / 於
於《人妖之間》答讀者問 / 劉賓雁的血淚歷程 / 人的解放 /
言論自由 / 路子還可以更寬些 / 人血不是胭脂(上)(下) /
自我檢查 / 劉賓雁和他的時代 / 劉賓雁：撥開迷霧、現
真相的勇士 / 劉賓雁—我的朋友 / 「做人還是要傻一點
！」—訪劉賓雁 / 劉賓雁談文藝與改革等，計320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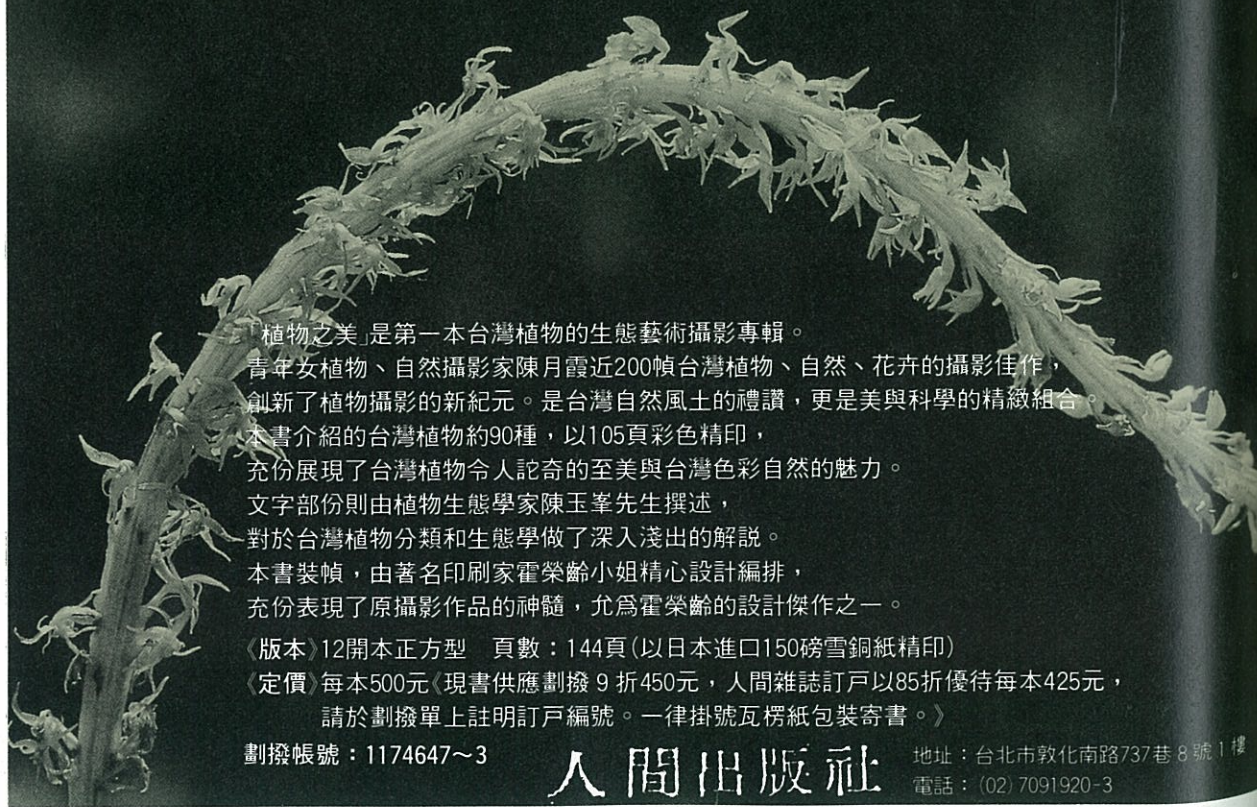
●每單本訂價：150元，(三本合購定價：450元)

郵撥85折 / 優待：單本 / 128元，三本合購 / 384元。

●(以上價格均含掛號郵費) 郵撥帳號：1174647~3號

人間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7091920~3

啊，美麗的台灣植物！



「植物之美」是第一本台灣植物的生態藝術攝影專輯。
青年女植物、自然攝影家陳月霞近200幀台灣植物、自然、花卉的攝影佳作，
創新了植物攝影的新紀元。是台灣自然風土的禮讚，更是美與科學的精緻組合。

本書介紹的台灣植物約90種，以105頁彩色精印，
充份展現了台灣植物令人詭奇的至美與台灣色彩自然的魅力。

文字部份則由植物生態學家陳玉峯先生撰述，
對於台灣植物分類和生態學做了深入淺出的解說。

本書裝幀，由著名印刷家霍榮齡小姐精心設計編排，
充份表現了原攝影作品的神髓，尤為霍榮齡的設計傑作之一。

《版本》12開本正方形 頁數：144頁(以日本進口150磅雪銅紙精印)

《定價》每本500元(現書供應劃撥9折450元，人間雜誌訂戶以85折優待每本425元，
請於劃撥單上註明訂戶編號。一律掛號瓦楞紙包裝寄書。)

劃撥帳號：117464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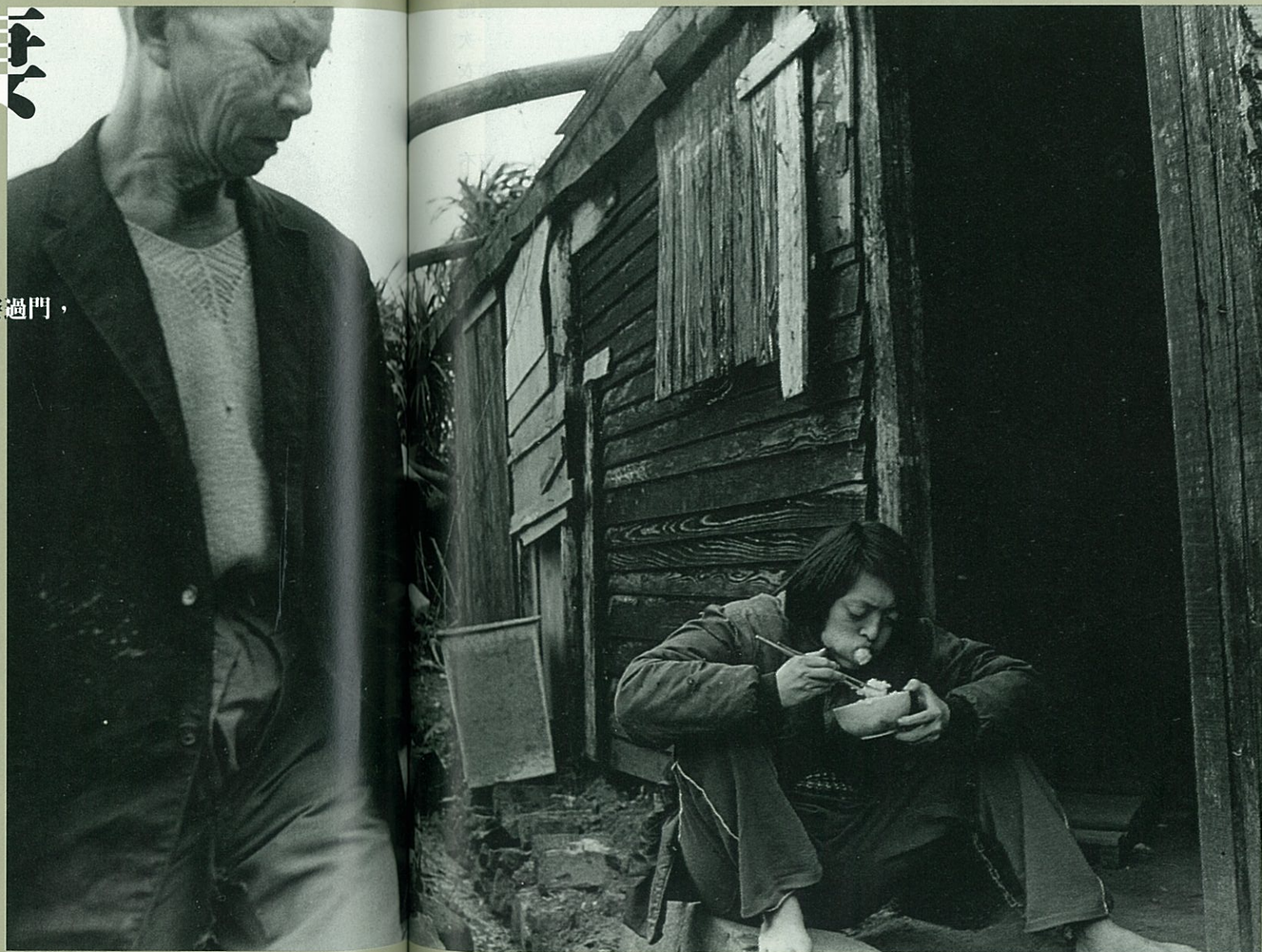
人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02)7091920-3

海角夫妻

王金瑞和陳寶美的 愛情故事

70歲那年，老兵王金瑞把23歲的陳寶美娶過門，才發現她其實不只傻，還是個瘋子。他為她餵飯、洗澡、做飯、洗衣，白天，他出去放羊時，他用細鐵鍊把她拴在家裡。晚上，兩個人各坐一把椅子看電視，風馬牛不相及地說話談天……《我們中國人，夫妻間講的是情義。當初人家沒嫌我老，今天我能嫌人家瘋了？》王金瑞說。



寶美一口吞進
整個湯圓，又
整個吐出來。
金瑞看著，不
禁皺起眉頭。

攝影■蔡雅琴
撰文■曾淑美

鍊子拴住寶美的腳踝，
百般無聊中，
她用足掌把地土刨起一個窪陷。
年輕的寶美，卅歲的面容
却已承載太多命運的不幸。



陳寶美蹲踞在門坎上，癡望著
簷外忽大忽小的雨勢。她的左足
踝上，圈著一條鐵鍊，和門軸拴
在一起。

粉紅棉襪衫，裡襯嫩黃尼龍毛
線衣，下身著淺綠的牛仔布長褲。
這樣俏俏的顏色組合，是她的老
丈夫王金瑞為寶美挑配的。只是，
衣服有點緊小。陳寶美好像被網
綁住了，身上的肉一塊塊拚命往
外凸擠。

「從前比較瘦，現在胖了。一
天吃四頓飯呢。」金瑞在斜對門

的另一間小石屋，忙著為家中的
16條狗烹煮一鉛桶飯菜，眼睛卻
不時望著外頭的妻子：「她喜歡
吃辣豆腐乳，一天至少吃一瓶。
跟我們湖南人一樣，喜歡吃辣。」

一陣風夾著雨猛吹向石屋，寶
美的頭髮抖抖索索被吹得一絡絡
揚起，像屋外蔓生的野菠蘿的長
葉。金瑞取出一件外套，要幫她
穿上，她不肯。金瑞想起第一次
到她家相親，她母親要為她換衣
服，她亦不肯。她母親向金瑞解
釋：「寶美不愛漂亮嘍！」

王金瑞當時已近70歲，怕留不
住虛榮心重的女孩，故而特別看
重寶美不愛漂亮的「美德」，把
她娶回家。是年陳寶美23歲。過
門之後，王金瑞才發現老婆不但
看起來傻傻的，還會真的發瘋。

狂妻

從鼻頭角的漁港往前，鼻頭隧
道口左側的山坡上，不時出現三
五成群低頭啃草的羊。這些都是
王金瑞養的羊。山坡頂有個鼻頭
國小，王金瑞和陳寶美的家，就
在國小後面的斜坡上，孤獨地俯
臨著波濤萬頃的太平洋。

陳寶美很喜歡小孩，有時候走
進鼻頭國小，摸小孩子的頭，露
出一嘴缺殘不整的黃牙，說：「好
乖。」嚇得小學生哇哇大叫。又
有時自動脫光衣服，走來走去；
王金瑞管束她，她發作起來亂扔
東西，連地上的磚石都扔上屋頂。
王金瑞無奈，只得用鐵鍊把她腳
踝鍊起來，自己出門放羊的時候，
便把她鍊在家裡。

「她媽媽跟我講，她18歲才開
始變成這樣子。結婚前去看她，
她都靜靜的不說話。我知道她腦
筋有點問題，但想想自己也老了，
人家不嫌我老，我何必嫌人家傻？
有一次帶她到鼻頭角來看羊，我
問寶美喜不喜歡羊咩啊？寶美牽



著綁羊的繩子說：喜歡、喜歡。
走路一絆一絆的，學羊咩的樣子。
我看了心裡很高興，她既然喜歡
羊咩，那以後一起生活應該沒有
問題。」金瑞說。

他們是1980年結的婚。寶美剛
進門的時候，還會洗洗切切、弄
菜弄飯的，白天王金瑞在外放羊，
她在家中洗衣服、餵狗，家事雖
不是做得很精細，卻也差強人意。
可是，到了晚上問題就來了。

「我年紀雖大，身體卻很好，
小腿還跟羊咩的腿一樣靈，爬山
坡跌倒了，一下子就跳起來，不
輸給年輕人咩。」王金瑞頓了一
會，略略靦靦地往下說：「晚上
睡覺的時候，我想跟寶美做夫妻，
寶美不知怎麼搞的一直不肯。她
結婚的時候已經不是處女。我心
裡有氣，她又不是第一次跟男人
睡，幹嘛推推拒拒？一次我火起
來，用力打她的臉。寶美忽然坐
直身子，一個字一個字很清楚的

說：『你打死我好了！』我嚇了
一大跳。她那樣子好像一個剛睡
醒的明白人。」

此後，陳寶美的精神狀態迅速
惡化。家事不做了，放著雞、狗
和她的老丈夫挨餓，成天自言自
語，發呆，看到王金瑞就惡罵：
「豬頭！狗頭！」，把碗盤、衣
服丟進羊圈裡，掏出羊糞往自己
臉上抹。

王金瑞帶著她四處求醫，去過
榮總、802醫院、桃園醫院。可是
王金瑞無法陪寶美長久住院，因
為家裡的羊無人看顧，又請不到
工人代管。兩人回得家來，陳寶
美照樣發作，王金瑞跟在後頭收
拾久了，心煩氣躁，不免對陳寶
美打罵一頓。而陳寶美也跟他打；
人更瘋了。

家裡兩隻黑狗交配，居然生下
四隻白色的小狗。王金瑞每次經
過狗窩，總暗暗納罕：黑狗怎的
會生下白狗？他對妻子最初得病

夜裡，像對正常的夫妻，
在零亂的屋內一起看電視。
幾年相處，總有片段
這般溫馨的時刻。

七十六歲的金瑞
洗著鍋盆，剛把羊放上山坡，
回家來，也要準備寶美、
雞、狗等「一家子」的食物。

的原因也暗暗納罕著，心裡有個古怪的想法，可是嘴上一直不敢說，也無法去求證。

「有一次，寶美聽見別個地方遠遠傳來雞叫聲，她問我有沒有聽見一個女人在喊冤枉？她說，那個女人好可憐哪。我聽了就想，寶美妳才真的可憐哪！」金瑞說。

坎坷

去年底，王金瑞的岳母隱約說出寶美18歲那年被繼父瘋狂痛打，此後人才變得癡傻的致病經過。背後的實情，金瑞不問也清楚：

寶美是被自己的繼父強暴了。正和他不敢問出口的推想吻合。

陳寶美的父親是馬祖人，母親是湖南人，一家子本來住在馬祖，後來搬到基隆，方便陳寶美的父親跑船。陳寶美是長女。像每個貧寒家庭的長女一樣，她從小被訓練成一個很會做家事、帶弟妹的能手。陳寶美很乖巧，特別得父親寵愛，每次跑船回來，總帶一些玩具禮物給她，又牽她的手到海邊散步。後來父親死在海邊，10歲的陳寶美的悲傷比其他孩子強烈許多，精神狀態很不安寧。

陳寶美14歲的時候，母親跟另一個男人同居，家裡出現了繼父。據寶美的母親說，有一次繼父喝醉了，要陳寶美再去買酒，她不肯，繼父氣起來猛打她的頭臉，抓她的腦袋去撞牆壁，就這樣寶美才瘋掉的。

內情當然不止如此。寶美一直怕跟王金瑞晚上做夫妻、怕挨打，顯然是被強暴的餘悸猶存。金瑞嘆了一口氣，說：「她的繼父害了她，也害了我！」

王金瑞是湖南韓陽人，民國元年生。26歲那年，眼看日本鬼子



打中國越打越厲害，忍不住跑去參軍報效國家，考進湖南的陸軍高射炮隊。他經歷過抗日、剿匪，乃至於台灣的2·28事件，民國58年退休，孑然一身。

1973年，他花掉30兩金子，在鼻頭角海邊砌了四間石屋，開始打算安家娶老婆。但，一般人家誰肯把好端端的女兒嫁給老阿兵哥？王金瑞相過許多次親，經過許多周折，才在1980年娶到陳寶美。他原指望陳寶美能生個一兒半女，誰知陳寶美硬不肯圓房，病發時還常需王金瑞為她洗澡洗衣、弄飯吃，王金瑞倒像平白領了一個大孩子來照顧。

陳寶美從小帶慣弟妹，是很喜歡小孩的，所以看到隔壁國小的學生可愛，會忍不住去逗耍。有一次她回娘家去住，弟弟細故罵她：瘋了。寶美看著弟弟，說：「你小時候讓我抱過，怎麼可以罵我瘋？」

王金瑞在旁聽見妻子的話，覺得既好笑又辛酸。

山坡上的家

王金瑞很得意30兩金子砌蓋的四間石屋，直對人家誇說自己的住屋是個「寶」。他堅信自己的

海崖邊四間以油布蓋頂的石屋，
「是用卅兩金子蓋的！」
只有一間夫妻倆居住，
其餘都是動物的家屋。



家比別處看得到更長的天光。

「前面就是大海嘛，早上太陽最早從海邊升起來，晚上最後落下去，所以這裡天光當然長囉。還有，颱風來的時候，左右有山坡、野菠蘿把風通通擋住；屋子地勢高，也不怕捲海嘯。」他說。

四間石屋裡，金瑞和寶美佔住一間，其餘都充作羊圈和雞舍。夫妻倆住的，又用三合板分隔成兩部份。後面滿滿擺著一張木板床，堆疊著花布棉被和軍毯；前面則是客廳兼廚房兼衣櫃——所有的衣服都沿牆或披或掛。有一部常常故障的舊冰箱，一部黑白16吋電視。照明用具是20燭光的燈泡，客人來時則換上60燭光。地上擱著鉛桶，滿盛著飯菜，羊圈跟狗圈不時闖進來咬一兩口。王金瑞斥畜牲出去，罵他們「沒規矩」。

「我這屋子來過貴客哦。幾年前孫運璿院長到鼻頭角視察，遇到我在放羊，我帶他來看這房子，

他還稱讚我是自立自強有成就的老兵呢！」金瑞開心地說。

客人來的時候，他必定請客人喝汽水，否則自覺不成敬意。他家的客人多半是到海邊看風景的遊客，看看迷了路，遇到放羊的王金瑞，被他收容到石屋歇息。石屋本已窄仄，擠不下三五個人，王金瑞常讓出床鋪當座位招待他們。

陳寶美的神智時明時昧。好的時候乖乖蹲在門坎上看雞隻羊隻喝水，壞的時候追著王金瑞惡罵。無論如何，王金瑞早起第一件事，便是伺候她大小便，然後弄一頓飯給她吃。幫她穿好衣服，牽到門口把鐵鍊拴緊，才能安心趕羊出門吃草。

王金瑞現在養有62頭羊，黑白老小俱全。聽他說，全盛時期養200頭，報紙還派人來訪問過。「現在養少了，一方面是給寶美治病賣掉一些，另一方面要分心照顧她，不像以前能一口氣管那麼多

隻羊圈。」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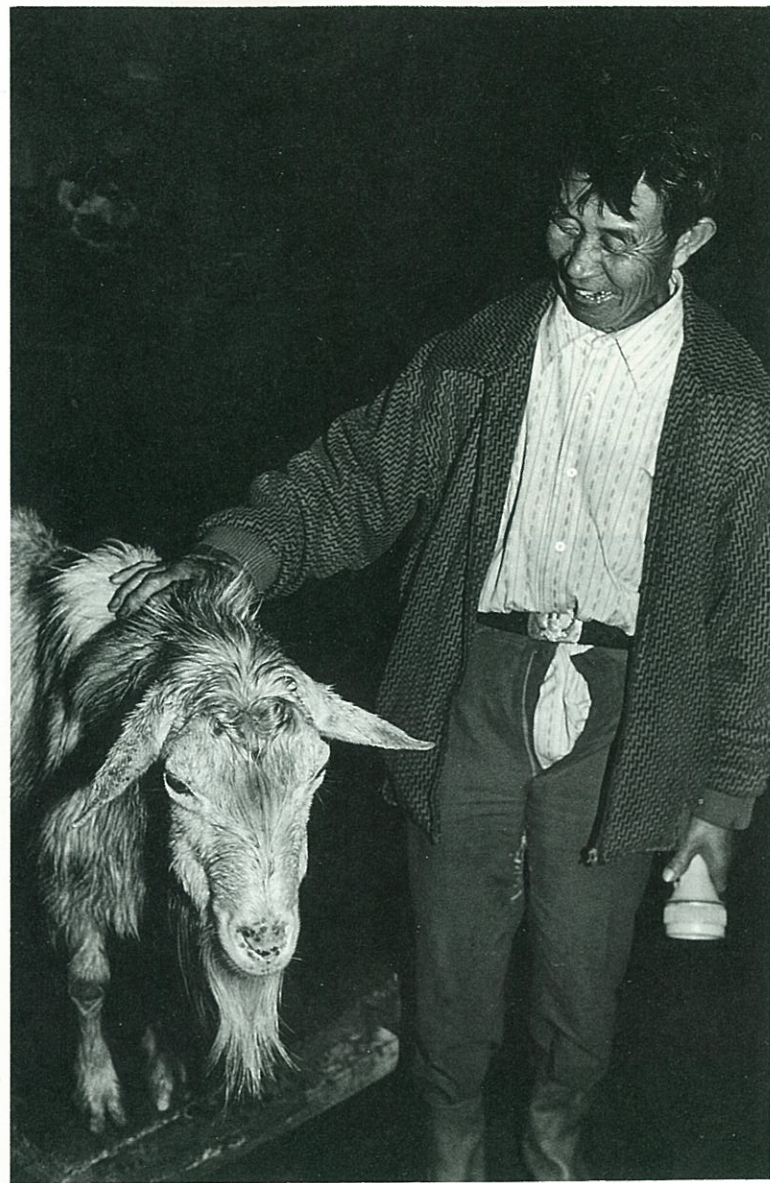
羊圈一到山坡上，便自動四散開來吃草，常常東幾隻西幾隻相隔數片山坡。王金瑞也不去管牠們，只是慎防幾隻不識路的跑到公路上被車子撞倒。有時候過路人看到小羊圈溫馴可愛，會「順手牽羊」抱回去當寵物，王金瑞便擋在路口把羊截住。他從民國51年開始養羊，早已視羊如人，根本捨不得宰，為了生活餬口，不得不和人買賣羊圈，不然他是很願意放任牠們在海邊山坡上，一輩子快快樂樂地吃草。

「妳有沒有聽見，」他手指著一對競逐著奔上坡地的母羊和小羊，說：「那隻小羊圈叫咩一咩一，是在叫『媽一媽一，等我一下。』，母羊回頭對牠咩，是叫小羊圈慢慢爬，沒有關係。」

中午王金瑞回石屋餵寶美吃午飯，休息一下，就又出來放羊，直到黃昏才回去。羊圈會從各個山坡自動走回羊圈，王金瑞清點過數目，若無遺失，便關上外面柵門。此刻，16條狗爭先恐後衝上前迎接主人，期待一頓好晚餐，雞隻也不斷在屋子四周咯咯咯大叫。王金瑞安撫一下狗跟雞，便著手煮飯菜，倒進大鉛桶，邊跟外頭的寶美講講話。陳寶美有時候自己掙開鎖腳鍊的鐵絲，拖著鍊子進屋子走動。王金瑞嫌她礙手礙腳，喝斥一下，陳寶美照例回罵：「豬頭！狗頭！」兩個人狠狠地互罵一頓。

但，飯還是要吃的。王金瑞為陳寶美盛好飯菜，再配上辣腐乳，送到她手中。吃完了，問：「還要不要啊？」若不飽，王金瑞會再盛飯給她。陳寶美愛吃水果，冰箱便常備著香蕉、橘子。

餵過雞、狗，王金瑞開始打掃羊圈，掃出幾畚箕黑藥丸似的羊糞，然後通通倒進太平洋。趁著



滿身臭汗，洗過熱水澡，再幫陳寶美洗。晚上無事，他會和陳寶美各據一張椅子看電視，風馬牛不相及地互相說話。

王金瑞偶而生氣起來，還是會打寶美。她也回打。一老一瘋，如此做著夫妻，恩恩怨怨地過日子。

海之角

過了70歲以後，王金瑞便開始存錢，準備自己的後事。前年，他花了60萬在鼻頭國小對面的山

金瑞說：「好乖，『將軍』！」
『將軍』是羊群裡歲數最大的一隻，
已經是祖父級的輩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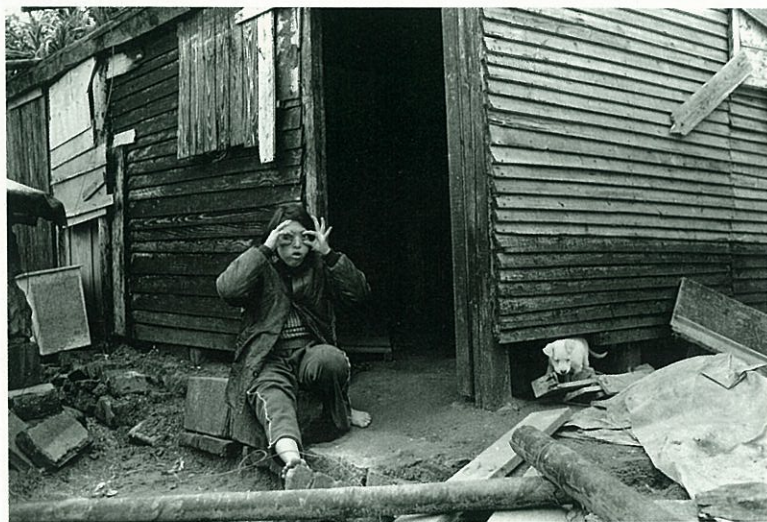
一個渴望伴侶的良善老人
令人難忘的笑容。
即使是如此艱辛的處境，
金瑞也從未離棄過
他的狂妻。



坡上，買下一座安適的墓地；今年，他要努力存夠10萬元買一副好棺材。

放羊累了，王金瑞到未來將安厝自己的那塊地上的亭子裡坐一會兒，舉目四望，看見一片好山好水，只可惜自己沒有孩子往後來受這風水的好處。沒有小孩，沒有鄰居。可以信託的朋友又多老死了，他暗自擔心陳寶美往後乏人照顧，不曉得會瘋、會病成什麼樣子。

「她現在像個小孩，什麼都不



寶美想要看清這個她無能面對的世界。她說：「有一個人的眼睛快要瞎掉了……」

會，什麼都要人照料。可是誰耐煩得了她哦！除非是像我這樣的老傻子。」王金瑞半自憐地說著。結婚這7、8年來，雖然妻子的精神病已構成離婚的正當理由，雖然他常對她打打罵罵，但，金瑞從未真正動念要離掉寶美。他說：「我們中國人，夫妻間講的是『情義』兩個字。當初她不嫌我老，現在我也不能後悔，嫌她瘋。做夫妻是一輩子的事，離掉我會良心不安。」

從湖南隨軍流浪到鼻頭海邊一隅的山坡上，從天涯到海角，不論經歷什麼，他講究的只有做人心安。他豁豁然預備著自己的死生大事，習習慣慣地照料著陳寶美，雖然不免怨艾而粗聲粗氣，但他知道自己沒有對不起任何人，所以活得很安穩。

從王金瑞和陳寶美的家向左，一大片野菠蘿叢外，刺薊匍伏蔓延了半片山坡，結著一顆顆桔紅色的小果子，路人經過，每每驚於這植物的強韌豔麗。刺薊長在



柵門口，王金瑞聽到讚嘆，好像聽到自家花草被讚美一樣，滿懷謙虛歡喜。但，他還是帶了鋤頭，毫不猶豫地把刺薊挖掉，因為，「上頭有刺，羊吃到會刺傷嘴巴。」他說。

生活永遠才是最結實、重大的要事。

目今，王金瑞最高興的事，是在清晨一大早聽到陳寶美口齒清楚地喊：「天亮了，起床囉！」

他知道妻子今天神智尚清，謝天謝地。 ♀

在暮色中要趕羊
回欄的金瑞。
孤影隻身，他得到了
他所希望的嗎？

百歲 人瑞圖

攝影 / 撰文 ■ 梁國龍

124 人間 [1988·3月號]

王天時

清光緒10年(1884)生·今年105歲·
台北縣三峽鎮人。

三峽的「滿月瀑布」區是個名勝地。每逢假日，總有許多人擠到這兒看瀑布。可是有誰知道這兒住著一位105歲的壽公？

頭一次按址尋訪王天時老公公，適巧他被住在鶯歌鎮的兒子接去住了。我立刻又尋到跟三峽只隔一條大漢溪的鶯歌鎮去。

王先生身體還很硬朗，望之只有八十歲許人。平時，他都是獨自一人，從三峽塔乘公車到鶯歌看兒孫去。可是老人家買半票，遇到他不認得的司機或車掌，比對身分證時，不仔細看，常常把「民前27年」生看成「民國27年」生，而產生困惑。可一旦搞清楚王老先生是個生於民前27年的百歲老爹，司機和車掌又打商量，百歲公不但應該半票，簡直應該免費乘車。可惜他們不是客運公司老闆，還是照章收他半票。



王老先生坐計程車，也會碰到我們永遠別想碰見的事：常常有司機和他聊天，向他問起他的年紀。「一百多歲囉……」他說。大部分的司機，總是驚訝地從後視鏡裡張大眼睛看人，然後高高興興地說：「載到您百歲爺，是我的福氣，今天免錢。」

因為他常在住家附近行走，所以幾乎所有認得他的人，無論長幼都稱呼他「阿公」。他說：「就不要碰上巷道上人多。不然，這個叫阿公，那個也叫阿公，還真會把人吵得受不了啊。」

問王老壽公他最喜歡做什麼？你猜他會怎麼說？他說：「逢年過節的時候，玩幾把四色牌仔……」

[1988·3月號] 人間 125



謝琴

清光緒12年(1886)生，今年103歲，
台南縣西港鄉人。

只要天氣好，他一定獨自一人到菜市場的小吃攤去吃他想要的東西。而那些小攤老闆只要看到他出現，一定爭相拉他到自己的攤子上來。「能供養百歲人，是一生難遇的福氣喲！」他們說。

他也常到西港廟庭、小公園等老人常聚的地方，和那些比他遠遠「年輕」的老人們一道曬太陽、聊天、消遣。只要興致一來，他還會找人賭個小錢。別的老人們也很喜歡跟他賭錢，因為他們相信，和百歲人賭錢：「贏是福氣，輸是光榮」。我問謝琴老公公，到底是贏的時候多，還是輸的時候多了，他說：「又不是吃到100歲的人就不會輸，當然是有贏也有輸啊，真愁哦你……」

前一陣子瘋狂搞「大家樂」的時節，永遠有人找人瑞謝琴出示「明牌」。在這上頭，謝琴老公公比樂迷神智清醒多了。他總是這樣責備樂迷：「你們這些傻瓜

啊，人家是用機器搖出號碼的啊，怎麼問我呢？」問他簽不簽大家樂，他說：「跟那個機器搖的，有什麼好賭的？我還是摸我的車、馬、炮過癮些……」。

他說他5歲的時候，日本人就駐進他們的村莊。15歲的時候，他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在街上把人斬首示眾。問他日本人統治好嗎？「不好，太嚴厲了。而且生活也很艱苦，平日祇靠著薯籤過活。」他說，「日本仔走後，換中國仔來。清朝時代、日本時代、中國時代，我都曉得。」問他什麼時代好？「中國仔時代較好。土地改革了，作穡人有一塊土地，要食，要用，比從前豐富。」

周其美

清光緒4年(1878)生，今年111歲，
台南市人。

「光緒君四年出生，經過宣統，日本到民國……」記憶力奇強的周其美老公公，這樣概括他一生的編年。

日本人佔領台灣前，他當了16年大清子民。在他的回憶中，當時駐台清兵率多來自大陸。「清兵對待老百姓，比後來的日本人好多了。12歲時，我在台南城裡的清兵軍營、煮飯工作過一年，每個月待遇是四塊錢。」他笑著說。

他16歲那年，清兵走了，日本人進了城。他記得從此城裡便



不斷的有日本人抓到「土匪」（抗日台灣農民）殺頭示眾。台灣光復那年，他68歲，對於台灣在歷史上政權更迭的頻繁，他有這意見：「台灣時常換頭家」。近十年來，政府時興在每年重陽節時由地方首長親自拜訪高齡公民祝賀、送禮。對此，周其美老先生是滿意而高興的。他常說：「我一生都是個平凡百姓，沒想到上了百歲，和官廳有來往了……」。聽他說，他老太爺也是高壽90才離世的。他育有5男

4女，最小的現在也已67歲。他說他內外子孫合起來共有200多人。

86年前，他24歲時結婚。他說，在當時，如果有100元，就可把婚禮辦得盛大風光。依他自己的經驗是，他這樣算給我聽：聘金12元。豬肉100斤共12元。喜餅和糖菓類合計300斤共也是12元，合計36元。問他當時紅包怎麼包？他說，比較至親好友包一塊紅包，很大了；其他鄰居，一般是包三角銀。」

陳池

清光緒13年(1887)生，今年102歲，
南投縣南投市人。

102歲的人瑞陳池老先生，養著白鬚，在南投市的老人社會中，他有個人盡皆知的渾名，叫「土地公」。

除了聽力較差之外，他的身體還很健朗。尤其是眼力出奇的好。問他現在幾點鐘，他抬起手錶，能準確地告訴你幾點幾分，一點不差。

每當他獨自走在街上時，來往的車輛，只要認得他的，都會讓他。街上的人說，陳池上了街，紅綠燈全失效。陳池自己成了紅

綠燈，通行無阻。計程車司機最喜歡免費載他回家。因為那些司機都說，能載到100歲陳池是一種福氣。

他共有4男3女。輪番接他老人家去家裡孝養。我問他的家人，一天當中最喜歡的是什麼？回答居然是：「洗澡」。陳池公公是個酷愛乾淨的人，每回洗澡，他就像快樂神仙似的泡在浴室裡，不泡上一小時，還不願意出來。「每每都是在家人催喊下才肯出浴室。」他的孫媳婦說。



蔡黃惜

清光緒9年(1883)生，今年106歲，
台南市人。

「聽說我十歲的時候，生了一場重病死了。家人用草蓆把我一捲，就要抱到墳場去埋掉。這時，幸而有一位江湖相士發現我沒有斷氣，才沒有把我埋掉。就這樣，我就一直活到現在。我83歲那年，患過子宮癌，接受治療之後，也不會死去。」

今年106歲的蔡黃惜老太太對我回憶著說。

初一見面，就讓人覺得她是當時好人家的女兒。尤其是她那雙極為標準的三寸金蓮，是我所看過幾十個百歲阿婆中最小的一雙。尤其讓人驚訝的是：她共有三姊妹，而且都還健在，其中一位也已經有100歲了，另一位88歲。

家庭富裕，她一生長在深閨，她說她一輩子沒上過市場或商店買過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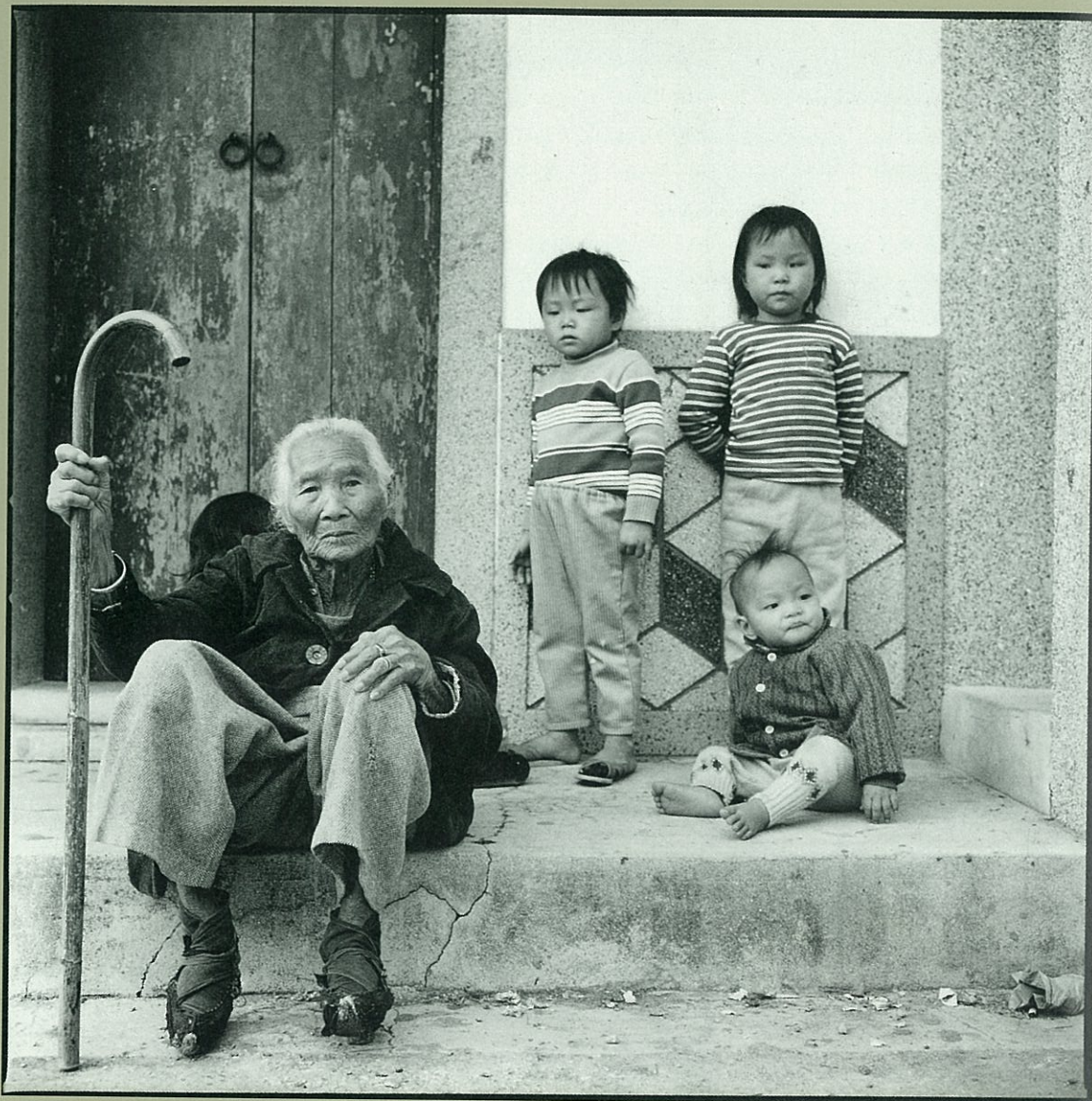
因「在那個時代，婆家經商，丈夫經常早出晚歸。」她說，「結婚好幾年之後，自己男人生什麼樣兒也沒弄清楚。」

她對日據時代的回憶是「不怎麼平靜」。「常有土匪作亂，並且時常禍及到無辜的百姓」她說。

原來她所謂的「土匪」。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抗日蜂起的台灣農民。那些農民抗日隊伍，因為

有封建迷信，個個身上掛著香包。不知台灣民間信仰的日本人，便將凡是身上掛著祈福香包的台灣平常百姓也抓去當「土匪」殺頭。蔡黃惜老太太還記得，曾經有從鄉下來的一對賣魚夫婦，擔子才挑到她家門口，就被日本人抓走，從此沒了下落。後來才知道日本人發現他們身上掛著香包，當成土匪抓去了。蔡老太太對「土匪」因而加倍憎恨。而這因階級出身而來的感情，却到現在還很鮮活呢……





蔡王梅

清光緒11年(1885)生，今年104歲，屏東縣琉球鄉人。

現在的社會裏，我們把日本人看成先進國公民。有些人爲了和日本人做生意，把日本人捧在心坎上巴結。可是在百年來生活在小琉球的壽婆蔡王梅的心中，日本人却是「番仔」呢！

她回憶 19 世紀末年日本人剛到小琉球的情景，這樣說：「日本人來的前幾天，風聲傳說有番仔來殺人呢。村子裏大部份的人都往當地的山裏頭躲藏。幾天過後，並無想像中的恐怖，於是大

家又陸續的回到家中，跟往時一樣過活。」問她日政時代的印象，她說：「番仔管人很嚴，生活過得很艱苦。」我問：「現在呢？」「現在比較自由，而且吃穿不愁，但是比較亂啦，尤其現在的人沒以前這麼『古意』（老實）」她說。

她 13 歲上被賣給人家作童養媳，育有 2 子。大的今年也 83 歲了，生活在 5 代同堂的大家庭裏。

她從小就纏足，日本人來了，廢止纏足，那時她才 19 歲，放了解，反而走不動。她家人向日本人央求，日本人看她可愛，格外准許，她的腳就一直纏到現在了。

現在她眼力還很好。她自己的三寸小鞋，一直是她自己綁、自己縫成的。這是綁了百年的小腳啊。「很久才解下來洗一次腳，睡覺時也不解下來……」她說。

最後我問：「活了百來歲，現在您認爲做人當男人好、還是女人好？」

她說：「當然是做男人好哦。男人四處溜溜去，出海討海，女人……」。

沈蘭妹

清光緒9年(1883)生，今年106歲，屏東縣三地鄉人。

經過長途的跋涉，我隨意地在屏東三地村一棟小屋前的空地上歇腳，只見屋前有一位老人家，坐在地上只顧挑檢她剛採下的檳榔。對於我這個外來人，一點兒也不理采。我離開空地，約莫半個鐘頭以後，向路旁放學的小學生問路時，才知道方才挑選檳榔的老太太就是我要找的 106 歲人瑞婆婆沈蘭妹。

在村長和她那現年 50 幾歲的孫子協助翻譯下，我才能完成採訪。才只前年，她的丈夫還活著，也是 108 歲的高壽，是他們村裏頭有史以來，年齡都超過 100 歲的公婆人瑞。她們夫妻感情一



向恩愛，我們漢人說「百年好合」，只有他們當之無愧。她共有 3 男 3 女。平常家人上山工作時，她就在家獨自燒飯作菜，有時還跟著上山幫忙幹活呢！

村長說，原住民對老人很尊敬。因此只要村裏頭有節慶或喜宴，都必等有她出席了，才算完滿。祭典、餐宴，要等她到了才可開動。「這是村民對最高壽者的一種敬重。」村長說，她也常出面排紛解難，結果總是使兩造皆大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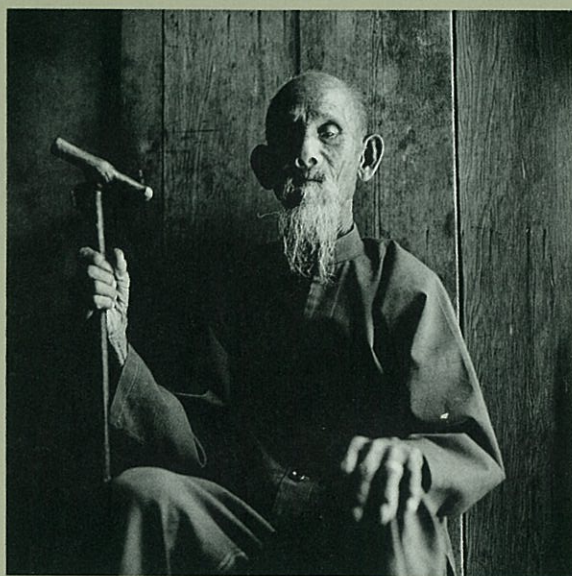
三地鄉是魯凱族的部落。但據她的孫子說，沈蘭妹老婆婆却是漢人。沈蘭妹的孩子說：「她幼小時，被我的魯凱族的阿公帶到山上領養成人。」因爲在部落中生活了一生，沈蘭妹酒力很強。據她的家人說，只要聽到她喊肚子痛，就知道她想喝酒了。「她知道自己年紀太大了，兒孫不肯讓她喝酒傷身。有一回她鬧肚子

疼，家人都急了。她却怎也不肯讓人帶去看醫生。弄了半天，家人才知道原來她是想喝酒。沈蘭妹的孫子說。

從此，沈蘭妹每回要喝酒，就叫肚子痛，直到有人拿酒來爲止。她雖然好酒，但是她的酒品也是村裏頭的模範。在我離去前，她拿蓋碗裝米酒請我喝。面對這樣性情可愛的百歲婆婆，我已未喝先醉了。

阮義忠 **暗房** 工作室
影象報告第2冊

影象訪問



梁國龍訪百歲人瑞

蔡秀月訪紅毛港

許伯鑫訪光明里

尤景祥訪手術房

陳素貞訪捆工阿堆

羅敏綺訪大陳一村

吳晁璋訪夜之東區

攝影集和攝影展於3月12日同時推出

- 影象訪問攝影集
- 全書收錄7位攝影新秀的70幅作品，雙色精印是國內黑白印刷的極致表現。
- 定價250元，預約8折200元
- 影象訪問攝影展
- 展期—3月12日~24日
- 酒會—3月12日下午3點

人間出版社
劃撥帳號：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電話：7091920-3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爵士藝廊 JAZZ
JAZZ PHOTO GALLERY
台北市八德路2段433號2樓
TEL: (02) 7219011

《劉賓雁談報告文學》之一

什麼是報告文學

報告文學，是紀實文學的一種，和傳記文學、歷史文學不同，它是以當代的事件、問題和人物為自己的對象的。

報告文學介於新聞報導與文學作品之間，它雖然選取具有新聞性的題材，但運用了形象等文學表現手法。

報告文學（在臺灣，一般稱為「報導文學」）是人類進入資本主義階段以後的產物。這時，人們的社會生活領域極大地擴充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複雜得多了，了解世界和了解自己的渴望也不斷增長。簡短的新聞已經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舊體紀實文學又嫌太慢。「報告」（Reportage）便應運而生。這種新聞體裁類似我們報紙上的通訊，短小而敏捷，能夠比消息稍多稍細地向人們介紹有關事件的過程、人物和場景。人們對此仍嫌不足，於是便有長篇報告產生出來，有了更多的描寫、分析以及作者思想、感情的抒發。德國作家基希關於30年代中國的報告文學。斯諾的《西行漫記》等，都屬於此。這類作品，文學加工程度不一。近年來美國流行的所謂「nonfiction」（可譯為「非虛構」或「非小說」）作品，全屬紀實。有時作者幾乎不置一詞，完全看不到加工的痕迹。例如美國作家斯塔茲·特克爾所寫的名著、暢銷書《大蕭條》和《美國的梦想，失去的和找到的》，全是各種人談話的紀錄，但作者在主題和思想的確定以及對象的選擇、談話的組織與剪裁上，無疑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撰文 / 劉賓雁

報告文學

向

何處去

與溪烟同志商榷

俄國的《特寫》，則有較多的文學色彩，並且不都是寫真人真事的。19世紀的特寫大師格列勃·烏斯賓斯基，終生寫的都是反映當時俄國現實生活中重大社會矛盾的紀實性作品，但也有一定程度的虛構，往往並不寫真實的人名地名（中譯本有他的代表作《遺失街風習》）。蘇聯30年代起從事特寫和小說戲劇創作的作家瓦連欽·奧維奇金也是如此（他的特寫作品《區里的日常生活》在蘇聯發生過震撼性影響）。

我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報告文學有了引人注目的蓬勃發展，形成一個高峰，在廣大讀者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通過事件或人物命運的報導揭示重大社會矛盾，進行剖析，幫助讀者透過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認識其本質，鼓舞人們增強信心和勇氣，同阻礙我們前進的勢力進行鬥爭。另一種是描寫生活各個領域中的先進人物或新氣象，繪聲繪色，以情感人，引導人們學習。只寫真人真事（有時受條件限制，也不得不姑隱其名），又有不同程度的文學色彩，是我國近年來報告文學的特點。

報告文學寫的是發生在今天、在我們身邊的真人真事，比任何他種文學作品具有更大的「可信性」，這使它特別富於戰鬥力。報告文學體裁上的特點——結構比較自由，允許漫筆、鋪展、跳躍，不必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允許有一定的政論性等等，使它比一般文學作品涉獵更廣闊的生活領域，包括那些永遠不會進入小說、舞台或銀幕的現象或問題，它以更直接的方式（不必通過典型化手段）反映生活，從而可以更尖銳地揭示矛盾，並以比理論文章更生動的方式去進行剖析；它可以通過對真實的人和事的謳歌或抨擊，深刻地訴諸讀者的理智和感情，來表達人民的利益、願望和要求，引起讀者的強烈共鳴。

把溪烟同志的《報告文學之「難」》（載《文匯月刊》1983年6月號）認真、仔細地拜讀了3遍，若有所悟，原來如此：「報告文學中的眾多的『難』中，最難的還在於報告文學作者「準確地認識、把握和反映現實生活矛盾之『難』了」，簡而言之，是作家主觀上的問題。

因而，作者必須「具有極大的嚴肅性和責任感」，要「花費極其艱苦的勞動」，要「嚴格」、「認真」，要「飽經」懷胎和分娩的艱苦，要「備嘗」艱辛，此外還「並且注定要經受生活的直接的、嚴格的檢驗」，這是第一。第二，還「需要有比過去複雜許多倍的頭腦，有高於過去許多倍的認識能力，並且有超過過去許多倍的艱苦勞動和努力」，才能「準確地認識、把握和反映現實生活矛盾」。還要「認真總結經驗，提高我們的文學水平、馬克思主義的水平，提高作為社會主義作家的高度責任感」。還要「擺正……個人和人民群眾的基本關係」。這是三「要」。還有三個「不要」，即不要作「人民的裁判者」，不要作「人民的『救世主』」，不要作「人類的『先知』」。只要解決好作者主觀上的這些問題，特別是「擺正個人和人民群眾的基本關係」，即解決好「三不要」的問題，「我們工作中的許多困難，就比較易於解決，我們方能看到自己的不足甚至可能產生的錯誤」，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三個「要」，雖然標準不低，還可以作為努力方向，按溪烟同志的指點去力爭做到。這三個「不要」，就有點難辦了，因為不知何所指。誰曾經「裁判」人民或企圖以「救世主」「先知」自居呢？只能「無則加勉」了。

令人不放心的是：作到這「三要」、「三不要」以後，報告文學之「難」是否就不再存在了呢？

溪烟同志也並不忽視還有一個客觀世界的存在。他的特點是擅於把客觀的問題轉化到主觀上來。第一次觸及客觀，他寫道：「由於社會生活的極端複雜性，對同一個事實，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或者加上主觀的不同傾向性，有時就可能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描述和解釋。」「那麼，由此會出現什麼問題呢？會不會有人站在錯誤的「角度」、出於錯誤的「傾向性」而責難站在正確一方的作者呢？不，那是不會的。溪烟同志只看到一種危險，那就是報告文學作者由於「認識上的侷限性」而導致「報告文學可能出現失實、部分失實以及判斷上出現某些片面、偏激甚至失誤的可能性」。作者第二次寫到客觀，認為「報告文學中提出的問題越尖銳、越複雜，越容易引起人們的注目，引起人們的討論和爭議。」什麼爭議呢？會不會有人

由於被批評而惱羞成怒，或出於被表揚者的嫉妬而挑鼻子豎挑眼呢？溪烟同志認為基本上不存在這個問題。那麼爭議由何引起呢？「這種爭議……更多的是發生在報告文學的真實性上，」並且這「一點也沒有什麼奇怪。」他雖然也說，「那些與報告文學反映的內容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人們，對它的真實性具有特別的敏感和特別嚴格的要求」，因為「與他們往往有十分密切的利害關係」，也承認報告文學引起的「討論和爭議，往往就是社會生活中的矛盾和爭議在文學藝術上的一種表現」，但他卻不同意我的論點——「三年來的事實證明，報告文學的阻力，難道不就是我們黨的路線、政策貫徹中遇到的阻力嗎？難道不就是中國社會進步途中遇到的阻力嗎？」認為這是「未免太缺乏具體分析了」。我說「今天稍帶批評性的文章幾乎沒有一篇不遇到『失實』、『嚴重失實』的指責甚至控告的」，溪烟同志則更不能同意，認為「至少它是一種誇大和偏激之詞」。我應該檢討，因為我沒有在這些話前面說明，我幾年來的作品沒有一篇是寫鄰里、妯娌之爭，題材全是三中全會路線的擁護者與反對者之間的鬥爭、黨風的敗壞、黨組織的不純、改革者的成功與挫折等等涉及中國改革事業的成敗、執政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因而招來溪烟同志的誤會。但是，溪烟同志對我的反駁又使我對他的那句話——報告文學引起的「討論和爭議，往往就是社會生活中的矛盾和爭議在文學藝術上的一種表現」究竟何所指，不大理解了，好像也「未免太缺乏具體分析了」。至於批評性文章遇到的指責和控告有多少，我的話是否「至少是誇大和偏激之詞」，那就只能請他到中國記者中做一點調查了。他將會得知，生活實際要比我的話「誇大和偏激」得多，因為還有誣告、恫嚇、竊聽電話、打傷兒子、不給房子、不準老婆調動工作直至剝奪正常工作權利等等現象，比「指責和控告」要豐富和嚴酷得多呢。第三次談到客觀，他說：「生活又要來評價文學，對文學反映出來的生活現象和對生活作出的判斷說三道四、評頭論足，並且採取不同的方式來表示自己的意見。由於社會上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和政治觀點……因此……一個作品出來，七嘴八舌，議論紛紛，反映出不同的甚至對立的看法，也就難以避免。」怎麼辦呢？溪烟同志又把問題引到作家的主觀上來，「你有什么理由不允許當事者作出申辯呢？」你為什麼「要害怕」這種「生活的檢驗」呢？只許你對生活「評頭論足」，就不允許人家來檢驗你呀？人家的指責中還「不乏善意的、合理的、正確的因素」呢！

「生活的檢驗」，說得很好。然而生活又是誰呢？

溪烟同志在文中多次談到「社會矛盾」，承認有「不同的人」，甚至承認報告文學引起的「討論和爭議，往往就是社會生活中的矛盾和爭論在文學藝術中的表現」，但是當他說到以報告文學作者為一方、以「生活」為另一方，後者對前者進行「檢驗」時，這「生活」卻變成了無機體，成了單一、純粹、沒有矛盾的東西。仔細品讀，才發現他所說的「生活」原來就是「當事人」，即他在文中反復提到的那些與報告文學所寫的「人與事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人」，「有十分密切的利害關係」的人，包括對報告文學進行「申辯」的當事人，從而也就是報告文學批評或揭露的對象。這就是「生活」？未免狹小一點了吧？

不過溪烟同志的觀點並不是沒有依據的。這幾年，我們聽到的不盡是「當事人」的呼聲嗎？這種呼聲不是產生了相當的效果嗎？——一些作者改弦更張，去寫沒有「當事人」的作品了。有的則被指為：「他每寫一篇報告文學都要失實，不然人家為什麼老是告他的狀呢？」只有一次，派人去調查了，然而調查報告竟也不能成立，因為「當事人」說這報告本身也「嚴重失實」。

「當事人」並不僅僅是告狀，他們以行動進行「申辯」的勇氣和力量，也可以達到驚人的程度。去年，廣東省深圳市有一個林敬誼，曾以摘掉《南方日報》記者站牌子的果斷行為馳名。也是去年，包括LY地區在內的S省一些市、縣，又採取了禁售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物的違憲措施，致使S省的很多讀者不得不到上海、北京、太原等地購買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報告文學集《艱難的起飛》，或向作者索取。

近幾年的報告文學作品，確實有失實現象。作者主客方面的原因是不能否認的，責任也是不應推卸的，應該做一點分析。有不同性質的失實，發生在不同條件之下。以我本人而言，低估情況的複雜性、疏於聽取各種不同的意見，以至有時感情用事和輕信等都是有的。但是我在寫作過程中卻一步也不敢離開我收集到的事實，想像力長期擱置，從不作任何虛構。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也不能諱言記者和作家了解情況中遇到的困難，而有些困難是人為的。只要看看上海《民主與法制》今年五月號發表的對《洪洞縣里奇案》報導的反應，便可明了記者活動受到多少干擾，反映情況的人的公民權利又受到多大侵犯。

真理在手，何故驚慌？

由於《報告文學之「難」》始於理論而終於論理，我們不妨看一看事實。邏輯推理固不可少，怕只怕一旦脫離了現實，邏輯越嚴密，理論就會越荒謬。

為了使讀者對於「生活的檢驗」即「當事人的申辯」有一個比較真實的了解，我願在這裡對溪烟同志的論點提供一點圖解。

先從最近發生的一起小小插曲說起。S省YN縣一位讀者M，讀了我發表在《文匯月刊》今年第一期上的文章《不應銹蝕的武器》（報告文學討論專欄），於2月25日寄去一篇文章參加討論，題目是：《報告文學應是現實鬥爭的銳利武器》。文章的第一段是：「現實往往違背某些人的意願而作出無情的嘲諷：當今有些觸及到社會現實矛盾的報告文學作品，往往為某些人物所仇恨，並冠以『失實』、『嚴重失實』的罪名進行詆毀和刁難。然而，那些遭此指責的報告文學作品，卻又往往在廣大群眾中享有無限的生命力——人們競相傳閱，嘆為觀止。」這篇文章沒有被採用，這也是正常的。但由於只用了兩個釘書針封住信封，以平信寄出（這也是正常的），就給偷拆信件的人提供了方便。稿件3月18日退回，直到27日才轉到本人手裡。他的文章贊同我的觀點，又寫了我批評YN縣委的報告文學在當地的影響，自然會引起縣委的興趣。因而M當時就懷疑稿件可能已被人拆閱。不出所料，第二天，縣委書記的夫人就到他家隔壁指桑罵槐了，這是她慣用的手法。3月30日，在縣政府辦公室召開的計劃生育會議上，縣委招待所所長特意坐到和M一起工作的一個人旁邊，詭秘地探聽：「聽說M寫了不少稿子，他都寫了些什麼內容？」對方回說不知，所長繼續追問：「你同他經常在一起，怎能不知道呢？」「我對這些事向來不打聽。」4月2日，M遇到縣醫院的一位醫生，問他：「你是不是發往上海一份稿件？」「你怎麼知道的？」「前天有人告訴我的，說你有一份稿件從上海退了回來，不知怎的落到縣委負責人手裡，看了，對你很不滿，說你竟然替劉賓雁說話，是個『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危險分子！並且有人還為此慶幸，說像你那種文章被退了回來，對「他們」是個打擊！……」M聽了，聯想起一系列異常情況，比如縣裡某些領導人最近一反常態，對他側目而視等，不禁憤慨起來，寫信說：「他竟然到了這種程度，無視憲法規定的保障公民通信自由的權利，而隨意拆閱正常來往的郵件！」

然而M自己也知道，他不是這種違憲活動的第一個受害者。兩年多以前，我的報告文學《路漫漫其修遠兮……》的主人公姜保安同志就被縣委派人去郵局拆查他的私人信件，縣郵局工作人員趙文先同志出面證實了這次違法行為，並在《人民日報》讀者來信專頁上作了揭發。結果，被縣郵局領導停止工作、停發工資迄今已兩年之久。趙文先屢次到JN市和北京上訪，毫無結果。最近，他的大女兒又受到株連：被無故解

除了大隊民辦教師的工作。這樣，一家7口人就斷絕了收入，生活陷於困境！

在YN縣和LY地區，由於贊同《路漫漫……》一文作者的觀點，對文章所反映的現象表示不滿或進行鬥爭的，一無例外地遭到各種打擊報復。從復員軍人、汽車司機到科級幹部，都有被停止工作、停發工資的。這種情況雖是少數，但性質是十分嚴重的。

有人以為，寫正面人物為主的報告文學，大概會順當一些。其實也不盡然。1980年夏，筆者到DD市的前一天，市委組織部剛剛主持過一次中層幹部的「民意測驗」，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票，都主張對二輕局局長李日升提拔重用。當時，省內外報刊關於李日升同志的事迹和他領導的市二輕局的經驗且經發表了200餘篇報道。於是，我便採寫了《艱難的起飛》。沒想到此文一發表，事態就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不但李日升的提拔問題從此告吹，在一片攻擊和謠言聲中，他的日子也很難過了。直到中央輕工業部調研室的同志去DD市作了調查，副部長又親自去DD市二輕局蹲了點，才真相大白：《艱難的起飛》中報導的李日升其人和二輕局的經驗並沒有失實。主要是「生活的檢驗」發揮了作用。同李日升的命運形成對照的，是我在文章中提到的那位市委副書記。我採訪時，上下對此人都有不少非議。《艱難的起飛》一發表，此人立即變成了一塊香餠餠，又上電視，又上電台，還登上了省人代會的主席台！真是何其怪哉！

這是不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呢？不是。有黃宗漢（獲獎報告文學《希望在人間》的主人公）、宮本言（獲獎報告文學《勵精圖治》的主人公）和李芳洲（獲獎報告文學《她心中有顆明亮的世界》的主人公）等人的痛苦經歷為證。

從李芳洲一例也可看出，當評論家們對報告文學具體描述中的真與偽談論不休時，生活中卻有人以手中的權力顛倒著人與事根本性質上的真與偽。

李芳洲是一位青年盲人女醫師。1978年11月，李芳洲帶領兩位青年盲人，獻出她自己簡陋的住房，在S省CD市東區辦起南署盲人按摩診療所。創業的艱難是難以想像的。但是經過短短4年，醫院工作人員已發展到30多人（14人是盲人），大部分原先是待業青年。門診部發展到4個，還有了一個住院部。創造了29萬元可計價值，治療病人幾十萬人次。百分之八十五的病人療效良好。但是，僅僅由於《中國青年報》1981年5月9日關於李芳洲的一篇報導沒有提到「在區民政局副局長G同志的領導和幫助之下……」，就帶來一場大禍。G怒氣沖沖指責盲人醫生說：「這篇報導不真實！關鍵在於沒有突出黨的領導！」在這以前，他曾多次提名

李芳洲擔任區盲協副主席，3次叫李芳洲寫入黨申請書。現在轉眼之間變成另一個人了。G副局長到處說：「個醫院和李芳洲全是報紙給吹出來的。我們民政局本沒承認他們！」他鼓動病人到別處治療，煽動他給李芳洲和醫院委員「提意見」；把早已平息的起誤會鼓吹為「醫療事故」，挑起矛盾，逼使醫院病人賠款，利用醫院中道德敗壞、貪汙盜竊之徒置劣實假藥拿到有關部門去誣陷這家醫院；團中央6次李芳洲出席全國新長征突擊手大會，G悍然制止……區里派調查組到醫保調查時，又發生了這樣的怪事：規定醫院人員「不准給G提意見」，「不准越級向上訴」，只叫醫院的人相互揭發檢舉。調查組的一員找人寫材料作偽證，說當初成立盲人診療所是錯誤的。

盲人醫生們在寫給中央領導同志的申訴信中說：「我們對G確實存在著難以消除的畏懼心。他猶如一團積聚我們頭頂的烏雲，始終不散。要知道，在今後漫長日子裡，我們改善醫療條件，需要他審批；我們升調資，需要他審批；我們改善生活福利，須經他審批；我們擴大醫院規模，也得經他同意。而他呢，他對於我是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的……」已經成為事實的是連續2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的李芳洲，現在不是了；院擴建，銀行貸款5萬元，一切手續都已辦好了，G句話，告吹了……盲人醫生們在飽經G的誣陷、迫害、刁難和打擊，多次向上級機關申訴而得不到保護的情況下，忍無可忍，憤怒地喊出：「我們要上告！就醫院暫時垮掉，我們也在所不惜！」

我請求讀者務必記住，無論《中國青年報》的報或報告文學《她心中有顆明亮的世界》都沒有批G其人，只不過未歌其功、未頌其德而已。這是第一、第二，G的官職並不高。第三，事情不是發生在窮鄉壤，而是在文明薈萃之地；不是昨天。而是從兩年起，就開始了對於這些在兩重意義上（一、殘人；二、對社會做了出色的貢獻）都應該受到格外的保護與護的人們的迫害。

我們當然要大寫特寫張海迪式的人物。然而同是殘青年的李芳洲和她的伙伴們還在4年以前就開始創張海迪式的業績了。問題是，當報告文學作家僅僅實地描寫這些好人好事，而對於好人受到的打擊、遇到的困難不置一辭時，算不算作到了「報告文學的真實性」？我們可以猜到，絕大多數讀者會認為：G式的人物，非寫不可！寫李芳洲而不揭G，至少是不夠真實的！然而不寫G，G已經在大喊「不真實」，並大打出手，假如你不表彰他的功勞而揭露他的罪行，李芳洲及其同伴的遭遇又怎麼樣呢？從李芳洲同志寫給我的3封信中流露的心情看，她寧願作家、記者不寫她的「她

事」，而在解除她們「頭頂上的烏雲」上助一臂之力。

這些事例在訴說些什麼呢？它們告訴溪烟同志：不必擔心報導文學會逃脫「生活」即「當事人」對它的「檢驗」。事實證明，無需誰來呼籲，這種「檢驗」無時不在進行，威力還可觀得很呢；「檢驗」的範圍也遠遠超出作品和作者而波及甚廣；「檢驗」的手段和方式更比文明禮貌的「申辯」有力得多。

然而更重要的，卻是可以從這裡得到一些啟示：假如這些報告文學果真如「當事人」多次控告以及公開批判中所說的那樣「嚴重失實」，他們為什麼要如此驚慌、恐懼呢？「人正不怕影兒歪」嘛，一篇報告文學不過是個影子，它歪了，你是正的，手中又掌握著大權，何須費盡心機直至採取非法手段去壓制和打擊許多同作者並無「伙同作案」關係的群眾呢？可以要求進一步核查，可以向廣大群眾了解，也可以通過一定組織澄清事實，不就完了嗎？

應該相信我們的人民，他們有能力判斷是非。一篇充滿謊言的報告文學，絕不會削弱他們對於廉潔正確的一級黨委的信任和擁護，而只能喚起他們對於造謠文人的憤慨和憎恨。真理在手，何必動用拆看私人信件、造謠盯梢、打擊報復等等違法手段，不惜破壞自己美好的形象呢？

真實和實質

《人妖之間》那本老賬，本不想重提。但溪烟同志這一次又提出這個問題，且短短兩行字中竟有兩處重要失實，而這兩處失實，又正好涉及到我們之間的主要分歧，因而不能不談一談。

他說，《人妖之間》在「重要事實」上失實，而作者後來修正了這些「重要事實」的失實，正好「證實」了「對《人妖之間》的失實的指責」有「善意的、合理的、正確的因素」。

全然相反。《人妖之間》沒有一個重要事實失實。我的修改主要是：一、糾正了一個技術性差錯——一張大字報的時間；二、去掉了涉及人物私生活的幾句話，並非由於失實，而是認為可寫可不寫；三、去掉了——醫藥公司經理（未用真名）貪汙公款的事難以確認。但此人還有其他方面較嚴重的經濟問題。

對《人妖之間》的批評，有沒有「善意的、合理的、正確的因素」呢？

《黑龍江日報》（1982年2月18日）和《北方文學》（1982年2月號）上對《人妖之間》的批判，雖然文章的標題是《評〈人妖之間〉的失實》，其實提出的指控已遠遠不是什麼失實的問題了：一、《人妖之間》對賓縣歷屆縣委的評價和賓縣整個形勢的估計是錯誤的；二對許多事件的描寫是不真實的；三、對許多同志（按：

指在王守信一案中犯有受賄罪和犯其他錯誤的人）的批評是不負責任的；四、對某些人物（按：指同王守信堅持長期鬥爭並在破獲王守信一案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劉長春同志和與盜竊犯鬥爭、本人反遭打擊的韓誠同志）的表揚也是誇大其詞的。此外，「失實之處還有不少，我們就不一一贅述了。」

如果作者聽信以這篇文章的化名作者為代表的有關黨委和同志的主張，就必須一筆勾銷「歷屆」賓縣縣委在縱容王守信這一類人物為非作歹上所應負的責任，進而以縣委書記梁維玲取代「小人物」劉長春作為「英雄人物」；更不能去追尋產生王守信人物的社會條件；不寫或少寫犯有貪汙盜竊罪行的人；不寫或貶低「小人物」即群眾在揭露王守信上所起的作用。這才是真正的分歧所在。而如果依了他們，就必定要取消《人妖之間》這篇作品本身。正如1980年調查組的報告所指出的：《人妖之間》的主要問題不在失實，而在於對王守信事件本身沒有揭深揭透。然而不深不透尚且招來如此強烈而持久的反對，再深再透，又怎麼得了！可見，《人妖之間》引起爭議的原因，主要不在個別事實的出入，而是作者和「當事人」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有著難以調和的分歧。

溪烟同志說：「如果自己反映的符合事實，那麼事實就勝於雄辯，自己還可以拿出更加確切的論據，來證實自己的觀點。」說得很好，只是難以兌現。《人妖之間》的問題，無須作者說話。《黑龍江日報》的同志們可以證實，有多少讀者以各種方式對《評〈人妖之間〉的失實》一文及其意圖提出抗議、質疑和批評，要求在該報展開討論。1979年和我一道去賓縣採訪的姜洪同志，以親身經歷和採訪紀錄為據著文一一批駁那篇文章的論點和依據。但是並未能發表，因為「生活的檢驗」權利屬於「當事人」。

近年來幾乎每篇評論報告文學的文章，都把「真實性」作為首要問題，似乎作者的不負責任以及由此招來的反對，是報告文學發展的主要障礙。我再說一遍，報告文學作者首先負有對所寫內容符合真實的責任，但當報告文學作家聚會時，大家都一致感到，問題的癥結不僅僅在這裡。不是說有的作品中沒有失實的問題，也不是說不要改正。但是，只要依據實際情況進行分析，便會看到問題不在於一篇報告文學作品在事實（包括對好人、壞人的評價）上有什麼出入，而在於作者與反對者之間對一個問題、一個事件或一個人物的態度和立場上存在分歧。這4年，我寫的報告文學中，有兩篇在個別非主要事實上出過這些差錯，但大部分作品是沒有這個問題的，為什麼也遭到「當事人」的激烈反對呢？

帶有一定批評性的報告文學，不能不觸及到一些人

的利害問題；對於某些人來說，甚至是他們政治上的榮辱、得失的問題。因而，我和李春光、王永安、張雷光同志對於S省YN縣「三種人」當權、反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黨中央領導同志以及堅持極左一套的批評，竟招來充滿仇恨的攻擊，說我們是「在某些大人物指使下」去揭露他們的，是「目前正在推行的那條復辟倒退路線的走狗，納吉的鷹犬」，殺氣騰騰地發出「權奸不除、國無寧日」！的叫囂，這不是很值得人們深思嗎？

最近，《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關於湖南大學壓制知識份子的報導，遭到該校前黨委書記、總支書記等人的頑固抵制。報導是真實準確的，還得到湖南省委的支持，但是該校黨委書記和黨總支書記直至已被撤職之後仍然不肯檢查錯誤。同樣的情況也見於湖南衡陽市歸僑工程師江永絮所在的工廠，以及一些其他單位。這些事例至少可以說明一點：報告文學以及新聞報導即使完全真實，有時也會招來反對，最方便的藉口就是「失實」和「嚴重失實」。

也有一種報告文學，在生活的「檢驗」中受到格外的照顧。反對寫「真人假事」的報告文學的那位作家，親自主持採寫了一篇「真人真事」的大型報告文學《崛起》，寫的是S省LC地區領導人近年來創造的驚人成就。這一次，果然，既無報刊批判，也不見「當事人」「申辯」，前省委也不來指控「失實」。美中不足的是，它同中央紀委調查組對於該地區，該人的了解與評價有很大距離。LC地區幾十名長期受壓的老幹部一起去找那位作家質問，據「談話紀要」記載，那位作家的回答是：我們是奉省委之命寫的。果然很靈，至今未見有人著文批評那篇作品寫的是「真人假事」。溪烟同志寫道：「我們還沒有見到有一篇好的報告文學惹過多麼大的麻煩，看來是說對了，《崛起》就是一個證明。它「好」，所以沒有「麻煩」。

報告文學的作者和支持他的讀者，是普通勞動者，既沒有特殊的身份，也沒有凌駕於別人之上的權力。他既沒有能力像「當事者」那樣成百份地向上遞送狀子，也無權力創造有利於自己的條件。因而，當一篇作品引起爭議時，他往往被置於被責難、被非議的地位。我在反復咀嚼《報告文學之「難」》時，難以理解的一點就是作者何以對於「當事人」傾注如許同情，讓他們代表了整個「生活」，而對於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報告文學作者卻是提出各種苛刻要求而絲毫不顧及他們明顯存在的困難。僅僅因為他們是作者，是引起爭端的「肇事人」嗎？

其實社會的人對待社會的事總是有他的立場和他的感情的。而這，就是能動的認識論中的主觀因素。「……對我說來任何一個對象的意義（它只是對那個與它相

適應的感覺說來才有意義）都以我的感覺所能感知程度為限。……憂心忡忡的窮人甚至對最美麗的景都無動於衷；販賣礦物的商人只看到礦物的商業價值而看不到礦物的美和特性；他沒有礦物學的感覺。」

溪烟同志看不見我國社會生活中實際存在的矛盾鬥爭，看不到環繞報告文學的鬥爭無非是這個鬥爭一個部分；不承認作為社會生活之反映的報告文學到的阻力同中國社會改革遇到的阻力之間的關係；把報告文學之「難」歸結為作家的主觀問題，又把個主觀的問題全部歸結為具體描述中的真實性問題。我想，原因恐怕就在於大家對於書齋以外發生的事著不同的感覺罷。

感覺上的差異引向認識上的差異，又引向對待一重大問題所持的立場和態度上的差異，這就是我們間發生分歧的原因所在。

人民需要什麼

在文章中的最後一段的最後幾行，溪烟同志指報告文學的作者說：「報告文學是人民的學生，是人民的代言人，而不是人民的裁判者，不是人民的『救主』，不是人類的『先知』。……擺正這個個人和民群眾的基本關係……我們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甚可能產生的錯誤，我們才能用報告文學這個武器，自己的人民更好地服務。」

報告文學要代表人民說話，這是毫無疑義的。但這篇報告文學「裁判」過人民？哪個作者自命為人民的「救世主」和「人類的『先知』」呢？溪烟同志說報告文學可以「是人民的代言人」，那麼允許「代言」些什麼呢？「代言」到什麼程度，才不至於成為「裁判者」、「救世主」和「先知」呢？為人民代言，難免就要對一些人、事和有組織的是非有所評議，這就很有點犯「裁判者」錯誤的危險。之所以需要作家去代言，想必由於作家能言人們之所不能言，於是又有成為「救世主」和「先知」的危險。應該請評論家為我們定一個分寸，以便掌握，才不至犯攬不好自己和民群眾的關係的錯誤。

溪烟同志的文章從頭到尾談的是報告文學作者應該如何、不應該如何，篇幅不算短了，應該是能夠充分表明他對報告文學作者的要求了。他多次談到作家的「責任感」、「社會責任感」問題，卻始終沒有同「人民的代言人」這個莊嚴使命聯繫起來。現在，在結尾，忽然冒出來一個「人民的代言人」問題，但緊接著又是警告我們切不可越軌，有些令人莫知所措了。因為只要你讀讀近幾年的報告文學作品，就會明白，「裁判者」、「救世主」、「先知」這些帽子，是加不到報告文學作者頭上的。

和奧維奇金在一起的日子

夏衍同志在《關於報告文學的一封信》（載《時代的報告》1983年第1期）裡，有些很精闢的見解。他寫道：「報告文學一是要真實，二是要有正確的立場。……要有立場，就要有點膽量和拚勁，堅持原則，敢於鬥爭，即使「打官司」也不怕。報告文學作家要敢於揭露矛盾，熱情歌頌推動歷史前進的新人新事，批評和鞭撻阻礙生活潮流的舊事物。我看現在有些作品，有不敢直接去碰矛盾、避開矛盾走的現象。……《新觀察》登過一篇文章，寫福建一個小廠廠長當了副省長，人物是傑出的，文章也寫得很好，但我個人總感覺到有點不『真』，也可以說『真而不真』。因為作者將這位廠長被『伯樂』發現後，被提拔過程中所遇到的矛盾、阻礙、派性干擾……都避開了，『諱言』了，繞著矛盾走，這就成了『無衝突論』，而『無衝突論』正是報告文學的大忌之一。」

可見，有兩種真實。除了在事實、時間、數字這些具體事情上的真實以外，這有一個更大範圍、更高一層的真實：你是否寫出了這個時代、這個地方、這個或這些人物生活中真實的矛盾和衝突？如果我們在一個歷史時期裡寫了很多在事實、時間、數字上全無差錯的報告文學作品，卻大都「諱言」了真實的矛盾和衝突，那麼無論作為報告文學總體或某一篇報告文學作品而言，還不能說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我們不是沒有這種教訓的。

從夏老的話看來，現在中國報告文學作家的當務之急，又似乎不是克服自視過高、膽子太大、「自我擴張」，把自己看作「先知」和「救世主」的問題，而是相反，缺乏點勇氣，自我縮小，或者還有點甘於「後知」和等待自己的「救世主」來指引和打氣。

那麼為什麼有些作家「繞開矛盾」走呢？當然有個社會使命感、政治激情和夏衍同志所說的膽量問題。然而也不能完全歸之於作家的主觀。

我本人就是在種種因素影響之下，已經改變了並可能繼續改變作品的形式。《人妖之間》中我用了少量的假名，意圖還是想不使那些人過去難堪。後來，《千秋功罪》和《應是龍騰虎躍時》，則不得不把全部人名、地名都以假代真了。但仍然有不少麻煩。我在《不應銹蝕的武器》中提到虛構的問題，是一種不得已的想法。然而現在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即使不再有人控告你「失實」，你還得提防著有一天「人民的裁判者」、「救世主」或「人類的先知」這三頂帽子會在一個什麼地方等候著你。怎麼辦呢？願向溪烟同志求救。

（原載〈文匯月刊〉1983年第8期，原標題為《向何處去？》）

凝視著生活

一個穿著褪了色的粗質黑呢大衣的人坐到我身後的汽車座位上。我回頭問他：

「你知道作家瓦連欽·奧維奇金來了嗎？」

他有點覺得突然，但馬上就笑了，回答說：

「我就是。」

他一笑，臉上就堆起寬寬的皺紋。我忽然覺得，是啊，他就是奧維奇金，那被草原的風打得粗糙的皮膚上，好像還敷著一層頓河田野上的塵土呢。像農民，很像一個善良的俄羅斯農民。

接著，他不停地窺望著窗外移動著的北京近郊的景致，一面就向我提起問題來：

「十月了，還是一片翠綠呢。……早就收割完了麼？……」

我們就這樣認識了。這是蘇聯新聞工作者代表團到來的第一天。從此，在我們漫長的遊途上，無論是坐汽車，或是火車、飛機，奧維奇金總是靠著窗子，把褪了色的黑呢帽推到頭頂上去，挺坐著，好奇地、沉思地望著窗外。就是跟人聊天，眼睛也是朝外看的，那眼光，總是在凝視著什麼。

有一次談起他旁邊的一個比較熟悉的中國人，他跟我說：「……這人的眼睛總在凝視著什麼。凝視的眼睛，一定能找到它尋找著的東西。」是的。奧維奇金自己就一直凝視、尋找、探索著，而結果是不大落空的。

「你們中國人是不是不大肯說往左、往右，常說往東、往西？」在到中國的第五天，他忽然問起我這個問題。

我說是。他滿意地笑了，接著就說：「隨時記著方向，是個好習慣。夜裡無星無月，也不至走錯路。戰爭中間，特別有用處。我們就不。我最易轉向了。」

對於土地，土地和人，他有很大興趣。天津——塘沽公路兩旁的大量墳墓，魯南的梯田，四川的沃土……都引起他的注意。

有好幾次，他惋惜地談起來夾雜在田野中的墳墓：「死人欺負活人。你看，那山田旁的石頭都是人們從荒山上一塊塊挖出來又砌上去的，而這最好的田地卻被墳墓占去了。」

觀察，研究，概括，一刻也不放鬆生活中的矛盾、衝突，是奧維奇金的特點。他說：「我最喜歡的，是那些令我思索的事。這也算是我這個作家的職業的義務吧。事情越是複雜，就越有意思……」

確實，思索是他的一個習慣。一路上，我很少看見他記什麼東西；間或記一些，也常是在旅館裡，臨睡

前。但他不住地想，不住地整理腦上的印象，追尋事物的實質。有一次，他有點得意地、神祕地眯著眼睛問我：

「你說，中國人的特點是什麼？」

然後就自己回答說：

「柔和剛的結合！昨天跟我談話的那位志願軍戰士就是這麼個人。談起抗美援朝，他說了多少聲『我是為了和平』，他真是個和平的人呢。可是一提起少年時期打死偽警察的事，談起跟美國人的廝殺，簡直就變成另一個人！他不住地揮手，眼睛都冒火了……了解這一點，才能明白今天中國所發生著的一切。」

「柔和剛的結合」這個發現，奧維奇金不光是從一個人身上得來的，他對我提起過許多人和事。看著他，我就真正明白了他為什麼帶著輕蔑談起那些「輕飄飄的作品」，那種到處在筆記上抄寫著，一點也不去思想的作家。

「作家最理想的住宅，是一部公共汽車」，他對慶的作家說：「把你所需要的一切都放在上面，就走吧，走吧，去觀察、比較、分析，然後寫……」

到最困難的地方去

反法西斯戰爭結束以後，奧維奇金沒有去他曾經過多年的庫班地區，卻來到俄羅斯中部，庫爾斯克區。他這樣解釋這次遷移：「戰前，庫班這個產糧區是體農莊運動中新問題出現最早的地方，所以我去得更多的是那裡。戰爭結束以後，我們人民的任務是要復戰爭的創傷。所以，我來到戰爭破壞最嚴重，因也是恢復工作最艱巨的中部俄羅斯地區。」

到鬥爭的最前線去，不是躲避而是迎接矛盾、衝突和困難！他跟妻子一起生活的年頭，還沒有搬家的數多。就在戰爭中間，他也是渴望到戰爭最艱險的地方去的。師政治部的同志打算把他留在情報處，可他一定要到戰士中間去，於是來到一個狙擊團裡作營的鼓動員。這個營在強渡謬斯河的一次戰鬥裡只下了十幾個人。「不到兵士中去與他們共甘苦，我沒有道義的權利去寫他們。」——他這樣想。

兩個作家來到一個區，來到這區的最先進的農莊這裡一切都是十分美好的。只是不知為什麼，區委記跟農莊主席不十分融洽。那個年輕的作家為這美不足感到惋惜，走開了。年長的，留下來，寫出了篇好特寫——《在一個集體農莊》。這就是他——奧維奇金。奧維奇金對中國各地的新聞工作者一再說：

「不要害怕矛盾，不要害怕它那糾纏不清的外表一層層剝下它的外衣，常常就會發現極其重要的問題

不這樣，也是不行的。比方寫中國，假如不寫它的困難與矛盾，能夠把中國人民的鬥爭真正表現出來麼？」

「有一次，報社派我去採訪，一個女斯達漢諾夫工作者，要我寫一篇正面的快活的特寫。我去了。這位女勞動英雄毫無感情地對我談了半天她的事蹟。談的是一套老生常談，顯然是早有不少記者採訪過她了。說著說著，她忽然哭起來，把頭一扭，難過地說：「你們幹嘛老要寫這些東西呢！報上一登，又是什麼得過十次獎金啊，每年去休養所啊……等等，就像斯達漢諾夫工作者都生活在天堂上一樣。這有什麼意思呢？你們為什麼不以另一個方向來寫我們呢？……」接著，她就向我訴苦：主席、黨支都怎麼討厭她，農莊員們怎麼排斥她……因為她不讓他們安寧。我聽了這些，大為掃興。回來，已到車站上買票了，忽然罵自己真是個傻瓜，這不是一個很好的題材麼！馬上回去繼續採訪。果然，從另一面，寫出一篇很好的特寫。不少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寫信來向我表示感謝。」這篇特寫就是《普拉斯科薇普·馬克西莫芙娜》。

奧維奇金在他的特寫、小說裡，抨擊官僚主義者和沒有心肝的人。有幾次，他的人物都以輕蔑的口吻談到『安靜的人』。這是些什麼人呢？安於現狀，對群眾的疾苦麻木不仁，害怕生活裡一點點波瀾，他曾這樣談起他未來的一個劇本《兩張黨證》：

「一個共產黨員，把黨證坐在屁股底下，生怕出什麼事情，戰戰兢兢，在最迫切的需要面前也怕犯錯誤，唯恐失去黨證，其實是怕失去自己的職位。另一個呢，黨證在他心裡，卻不去想它，而去大膽地、按照黨的良心所指的那樣為黨的事業而鬥爭。人們會說他冒險。他有時確實是在冒險，可他一點也不覺得。這兩個人，誰是真正尊重黨證的呢？」

奧維奇金自己，就是這後一種共產黨員。中篇小說《致以前線的敬禮》中的主人公、營鼓動員斯比瓦克的生活號令是「向前躍進」（部隊衝鋒時用語）。這個人，「好像什麼時候都剛和別人爭論過而又沒有爭論完」。這個形象，跟作者奧維奇金本人是很相似的。有意思的是，就是這本書，戰後問世時雖引起一陣風波。有的批評家因為它寫了戰前農村工作中的某些缺點而說它「有害」，主張禁止它發行。

奧維奇金說：「如果一部作品不受到一點阻礙，就是它毫不觸怒任何人——這些有什麼意思呢？在蘇聯，也還有不少患恐懼病的膽怯鬼，不敢正視生活的衝突和矛盾。但只要你是從生活實際出發，深信自己所寫的東西對黨、對人民有利，就不必怕，它一定外受到黨的歡迎！」——奧維奇金這樣說。他的特寫，幾乎

每篇在發表前後都曾引起過爭吵。有一次，克拉斯諾達爾的一家出版社要選他一本集子，但不肯收進特寫《普拉斯科薇普·馬克西莫芙娜》。經理說：「這不對勁。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在我國到處受人關懷，尊敬，而你這裡卻寫了整整一個畫廊的壓制新生力量的人。」奧維奇金回答說：「不，這畫廊裡還少一個人，那就是你！」後來在莫斯科出版了這本集子。

有一次，他在一個作家集會上談起「作家的勇敢」這個問題時，說道：「如果你寫一個尖銳的題材，你就大膽地去寫，假如你膽怯——那就不如不寫。假如你事先就有顧慮「唉，發表可難哪！」——那就最好別寫，不要折磨自己，也別折磨這個題材！這種膽怯，一定會在你寫的東西裡冒出來。……我們只有一個唯一無二的真理——共產主義的真理，建設共產主義的我們黨的真理，我們偉大的全人類事業的真理。你就該從黨的和整個蘇聯人民的利益這個立場出發，和那些你所反對的人爭辯，把一切痛痛快快說個乾淨！在對現象的實質進行估價這個意義上說，你要寫得盡量奧維奇金在完全從事寫作以前，曾作過幾年地方報紙的流動記者。他說：

「假如讓我重新生活，我也不吝惜十幾年歲月，再作新聞工作！」奧維奇金幾次這樣談起他十幾年的報紙工作經歷。報紙工作給予他的，不儘是豐富的生活知識，而且教給他從怎樣對待生活直到怎樣寫作。

「報紙工作教會我的，首先就是敏銳，」有一次他說，「一個新聞記者到一個區，往往只能住上個把星期。但在這個把星期裡，他要能夠發現黨區委書記在幾年裡看不見的問題。不這樣，他就不配叫作新聞記者。」

報紙工作也是教給人嚴肅、緊張地工作。

在旅途中，我幾次問過奧維奇金，對於中國他打算寫些什麼。每一次他都搖頭，說一個多月，走馬觀花，能寫什麼？怕什麼也寫不出，而且也沒有權利去寫。直到在幾個地區看過中國農村，快離開中國的時候，他才決定要寫。那是在成都附近。有一兩天，我發現他忽然變得更沈默寡言了，常常一個人皺著眉頭在地上踱來踱去。後來才向我宣布：「只有現在，我覺得不寫不行了！我覺得，我像是抓住了那重要的一環……」

平時他也是這樣的：不是到非寫不可時決不動筆。用他的話來說，就是：「直到你覺得再不寫它就要爆炸時，你再寫它。寫起來，你就得忘記一切，只記得你是在為著甚麼而寫作……」

在生活的巨流之中

今年4月初，去波蘭途經莫斯科的時候，奧維奇金邀我到他家裡作客。從莫斯科乘火車向南走12小時，就到了庫爾斯克。

我懷著極大的興趣走進了他的「創作實驗室」。這間10幾平方公尺的房間，四周擺滿了一牆高的書架。我一下就看見了俄文版的魯迅四卷集，《茅盾選集》和司馬遷的《史記》等，想起奧維奇金在他的信裡曾怎樣推崇魯迅的政論。今天，他第一句話又是談起魯迅，談起魯迅與高爾基的共同之點……

3天中間，我幾乎沒有走出這幢樓房，把時間完全放到談話，讀手稿，讀讀者來信和奧維奇金給青年作家的覆信上去了。

談到蘇聯國內經濟建設的形勢，奧維奇金興奮地告訴我，一個大規模的群眾政治積極性的高漲正在到來；群眾的主動性、創造性所受到的束縛一經解除以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裡就必將出現一個新的局面。

「這當然不那麼簡單」他說：「必須採取最實際的措施來和個人崇拜的後果作鬥爭。要提倡群眾的主動性、創造性，就得從保護批評者開始。要嚴厲懲治壓制批評的人，要創造那麼一種環境，使壓制批評的人腳下的土地都要燃燒起來。要使批評成為一種風氣，使人們親眼證實它確實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動力，使他們相信我們不是「玩弄批評」……否則，就無法克服某些群眾的那種疲乏感——「這種官僚主義，一點辦法也沒有！」

停了一會兒，他又沈思地說：「可惜，我們還常常忽視培養群眾的主人翁感。」

這些思想、這些憂慮，使他不能不繼續寫他的特寫，而不能不再推辭多年來打算寫的長篇。他說：「目前正是需要用特寫這種藝術手段工作的時候。需要在人民中間提倡公民的忠勇精神；還有那麼多問題需要解決……」。

讀過讀者寫給他的幾百封的來信，我更懂得了這些話的意思。這不是一般的「讀者反映」；各種職業的蘇聯人，在信裡向作家奧維奇金傾訴著自己的遭遇，提出自己對各種問題的見解與建議，表示自己的歡樂與憂慮……把這些信裡的語言集中起來，就可以想像得出蘇聯人在思慮著多少重大問題，人民對於公共事業的關懷是一種多麼可貴的巨大潛力！

一位名叫莫洛甘諾夫的工程師在信裡說：「要改變人，就得改變人的生活環境。古羅馬人選舉高級官員，任期只有一年，而且重要措施都要經過一切能執武器的人的表決。而我們呢，州委書記能夠決定成百個農莊生活中的事件，為什麼卻往往不徵求農莊莊員的意

見呢？正是這種狀況，使得某些領導幹部過分自信獨斷獨行，也造成有些下級的阿諛奉承。所以，應創造一種條件，使集體農莊莊員大會的決議與省委指示有同等的分量。」

一個鐵路上的工作人員告訴奧維奇金，經濟工作部追求數字、「完成任務」給國家帶來多少損失：了爭第一，有些部門爭著往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近郊青菜，卻無處貯藏；爭著及早購糧，卻未準備糧食……每年春、秋在他工作的那個車站都可以看見這個情景而報紙上還在鼓動這種「搶先」……

這些來信，不僅提出了推動奧維奇金去寫作的問題而且常常對他提供一些新鮮而有趣的思想。在奧維奇金的生活日程裡，很難劃分開哪些時間是「體驗生活的，哪些時間是寫作或休息的。一封急信，隨便一讀者、選民的來訪或電話，就要打斷他的寫作，於他開始「體驗生活」了；他時常應邀到讀者家去作客這該是休息了，可這又往往是他「體驗生活」的最機會。每年，奧維奇金都有很長的時間在鄉下度過正正經經在家裡坐下來寫作，一般都是在道路泥濘交通不便的時候，而就是這段時間，他作為庫爾斯州的蘇共黨州委委員、州蘇維埃代表、州和平理事會委員，作為一個人民的作家，接觸生活的機會也是多的。

生活！我坐在奧維奇金的寫作室裡，隨時都感覺到巨大生活的呼吸。這不僅因為桌上、紙夾子裡放了群眾的來信，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房間的主人——奧維奇金的全部思想與感情和窗外沸騰著的生活的流融合在一起。在奧維奇金所想、所說和所寫的都反映著此時此地的生活的迫不及待的要求和需要

對於一個作家，最大的獎勵是他的作品在生活中的實際影響。每天，都有這樣的信件送到庫爾斯市，捷爾仁斯基街68號：60歲的老鐵路職員，以他婦的名義向奧維奇金表示感激，說：「你的作品是生活的標尺，我從今要以另一種眼光去看人生與看學了。如果我年輕時候就讀了你的作品，我這一輩將不會是這樣過去的。」

奧維奇金就是這樣以自己的特寫幫助人們去建立的、更好的生活，而這也就是他的特寫的全部力量所在。

（原載《文藝報》1956年第4期）



人間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02)7091920-3
郵政劃撥帳號：1008701-0-號

題材一經採用，實際採訪刊登，除在文末註明致謝之外，並優惠價（八折）直接向人間出版社購買各種叢書。

我們向廣泛的人間讀者徵求報導題材。請寫明題材或故事梗概，為什麼這個題材使您覺得應該報導，及故事地點、人名、連絡方法等等。

稿約：

■ 義工

有理想、有愛心，渴望參與人間的理想者。

大專以上男女不拘，富雄心愛心人文素養具企劃組織表達能力，能獨當一面的優秀廣告人才。

■ 廣告A E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有意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加入人間，是您生命的另一起點！

人間需要：

■ 契約報導作家

我們徵求台灣年輕一代有社會傾向的小說家、散文家和其他文學青年，來人間從事報導文學的實踐！到台灣生活、自然、農村、山地無限豐富的現場去學習、體驗、調查和創作！

■ 契約報導攝影

我們歡迎長期閱讀人間雜誌，理論上、實踐上對報導攝影有認識的攝影青年來應徵。有意者請寄簡歷、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沒有經驗、沒有作品者切勿應徵）

關心人間，參與人間

人間出版社

理想・知性・信譽

八五年後，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趨勢下，人間出版社決心以她的理想，知性與品質，和讀者一道，共同建設優秀、豐富的出版文化。

- 郵購單冊85折，五冊以上8折，五冊以內每本請另加掛號費8元，一律掛號寄書。
- 歡迎親自駕臨選購，人間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7091920-3
- 另徵義工及駐校代表

通 信 欄

<input type="checkbox"/> 非洲人間	定價150元	水田田著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人與土地	定價280元	阮義忠著	郵購238元
<input type="checkbox"/> 植物之美	定價500元	陳月霞著	郵購425元
<input type="checkbox"/> 讓我牽著你的手	定價150元	李文吉等著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影像新銳	定價190元	阮義忠等著	郵購162元
<input type="checkbox"/> 留下來的身影	定價300元	洪裕正著	郵購255元
<input type="checkbox"/> 趙南棟增訂再版	定價100元	陳映真著	郵購 85元
<input type="checkbox"/> 第二種忠誠	定價150元	劉寶雁著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人妖之間	定價150元	劉寶雁著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人血不是胭脂	定價150元	劉寶雁等著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金水橋	定價600元	王拓著	郵購425元
<input type="checkbox"/> 台北、台北(上、下冊)	定價200元	王拓著	郵購170元
<input type="checkbox"/> 牛肚港的故事	定價 80元	王拓著	郵購 68元
<input type="checkbox"/> 在血泊中航行	定價320元	鍾喬著	郵購272元
<input type="checkbox"/> 創意編輯	定價120元	沈怡譯	郵購102元
<input type="checkbox"/> 公書大輸出	定價130元	楊憲宏等譯	郵購111元
<input type="checkbox"/> 卓別林傳	定價210元	邵君牧譯	郵購179元
<input type="checkbox"/> 布萊希特傳		李健鳴譯	

請您在欲購之書前方格打/，謝謝！

- ###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因電話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款，務請於交帳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
 電話通知劃款，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
 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局郵發	
收	帳	號	及
款	10087910	戶名	人間雜誌社
人	姓名	住址	電話
新臺幣：	寄款人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局郵發		
局郵發	(郵遞區號)		

收據號碼：

局號：

主管：

經辦員：

元 次 元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局郵發	
收	帳	號	及
款	10087910	戶名	人間雜誌社
人	姓名	住址	電話
新臺幣：	寄款人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局郵發		
局郵發	(郵遞區號)		

主管：

經辦員：

元 次 元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
 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
 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3. 信譽

也 變，必要的資金，
 有建立在理想和知性上的高度信譽，
 值得你依賴和支持。

2. 知性

好書的原聲是好的著作。人間
 出版社和台灣、北美、香港、大陸最
 優秀的文藝、思想、社會、政治方
 面的作家，有最好的聯繫。

1. 理想

出版工作者沒有理想，劃分了出
 版家和出版商的差別。人間出版
 社刊行的《人間雜誌》，具體說明了人
 間出版社的理想性。

人間出版社

●理想●知性●信譽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二年訂閱特價：2800元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 半年700元 請附學生證影本直接寄本社。
- 二年學生訂閱特價：2600元 ●永久訂戶：16,000元
- 訂閱全年贈送「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集」三冊中任選一本 (即自①人妖之間
 ②第二種忠誠③人血不是胭脂三冊中任選一本，請於劃撥時註明。)
- 訂閱兩年即贈送「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集」一套三冊。
- 77年3月31日前劃撥有效。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局郵發	
收	帳	號	及
款	11746473	戶名	人間出版社
人	姓名	住址	電話
新臺幣：	寄款人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局郵發		
局郵發	(郵遞區號)		

局號：

收據號碼：

主管：

經辦員：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局郵發	
收	帳	號	及
款	11746473	戶名	人間出版社
人	姓名	住址	電話
新臺幣：	寄款人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局郵發		
局郵發	(郵遞區號)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登帳編號	日期	存款金額	元	次	元
手續費	日期	存款金額	元	次	元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登錄內備
 證明請勿
 填寫

登錄內備
 證明請勿
 填寫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因電話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款，務請於交帳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
 電話通知劃款，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維他命B12・磷 維他命D・磷 維他命E・錳・葉酸 鋅・生物素・鈣 鈣・碘・鈣 維他命C・鎂・鈣

可能妳從未認真考慮過善存，因為妳很難想像，這樣小小的一顆維他命，竟然含有21種人體每天必需的營養素。

人體需要的營養種類不僅複雜，更有一定的成份比例，來自美國立達藥廠的善存配方，就是按照這種組合所調配出的完整營養配方，和妳常見或家人常吃的維他命不同，補充家人營養，照顧家人健康，一天一粒，非常有益。



台灣萬隆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37號
電話：5213222(10線)
總代理 /
耀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04巷2號2樓之2
電話：(02)7312266 • (04)2240311
• (07)2215423



這類善存含有好多種營養成份……

國外訂閱價格：

地區	年份	1年	2年
港澳區	NT : 1696元(水運) US : 60.6	NT : 3232元(水運) US : 115.4	
	NT : 2404元(空運) US : 86	NT : 4648元(空運) US : 166	
亞洲區	NT : 1900元(水運) US : 68	NT : 3640元(水運) US : 130	
	NT : 2644元(空運) US : 94.4	NT : 5128元(空運) US : 183	
歐美區	NT : 1900元(水運) US : 68	NT : 3640元(水運) US : 130	
	NT : 2872元(空運) US : 102.6	NT : 5584元(空運) US : 199.4	

● 國外訂閱人間雜誌，請將地址與姓名
以中英文書寫清楚，連同劃撥單寄回本社
即可。(支票抬頭請指名Ren-chian Magazine)
Ren Chian Magazine
NO. 8, LANE 737, TUNG-HWA. S. RD., TAIPEI
TAIWAN, R. O. C.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強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通信欄

新訂戶 續訂戶編號 _____

訂戶姓名： _____

訂閱日期：從 _____ 年 _____ 月起 至 _____ 年 _____ 月止。金額 _____ 元

電話： _____

地址： _____

職業： _____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收據地址： _____

收據抬頭： _____

統一編號： _____

● 一年訂費 1480元 半年訂費 750元
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全年120元)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